

新報

新聞



第 九 期 In 卷四十第

- | | |
|----------------|-----|
| 評國民大會之組織與職權 | 費 鞏 |
| 改革中國教育之意見 | 胡先驕 |
| 德國殖民地要求與歐局 | 儲玉坤 |
| 事業與修養 | 金 鐸 |
| 從朱載堉談到整理舊樂 | 胡彥久 |
| 未來的德俄戰爭與戰畧(六) | 馬季廉 |
| 太平天國史事雜錄(三) | 老長毛 |
| 黎培敬與貴州 | 曹經沅 |
| 新書介紹：羅素的「和平之路」 | 奉 生 |
| 淚 | 謝挺宇 |
| 在城市裡(三十二) | 張天翼 |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八日出版
(本報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開紙)



宣統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illegible]

北戴河濱支綫

| | | | | | | | | | | | | | |
|------|-------|-------|-------|-------|----|---|------|----|------|------|-------|-------|-------|
| 85次 | 87次 | 91次 | 93次 | 95次 | 下行 | 站 | 名 | 上行 | 86次 | 88次 | 9次 | 94次 | 96次 |
| 7.00 | 9.50 | 13.30 | 16.00 | 18.50 | 開 | 北 | 戴河 | 到 | 6.35 | 9.30 | 13.10 | 15.35 | 18.35 |
| 7.20 | 10.10 | 13.50 | 16.20 | 19.10 | 到 | 北 | 戴河海濱 | 開 | 6.15 | 9.10 | 12.50 | 15.15 | 18.15 |

通縣支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1次 | 輕油車 | 503次 | 輕油車 | 81次 | 客貨車 | 505次 | 輕油車 | 507次 | 輕油車 | 53次 | 客車 | 53次 | 輕油車 | 55次 | 客車 | 511次 | 輕油車 | 513次 | 輕油車 | 83次 | 客貨車 | 下行 | 站名 | 上行 | 502次 | 輕油車 | 504次 | 輕油車 | 82次 | 客貨車 | 506次 | 輕油車 | 508次 | 輕油車 | 54次 | 客車 | 510次 | 輕油車 | 56次 | 客車 | 512次 | 輕油車 | 514次 | 輕油車 | 84次 | 客貨車 |
| 7.30 | 8.30 | 9.30 | 10.45 | 11.15 | 12.53 | 14.00 | 15.30 | 16.35 | 17.55 | 18.40 | 開 | 北平前門 | 9.15 | 10.25 | 12.10 | 12.40 | 13.40 | 14.48 | 15.29 | 17.20 | 18.37 | 20.05 | | 21.17 | 22.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35 | 8.35 | 9.38 | 10.50 | 11.20 | 12.56 | 14.05 | 15.36 | 16.35 | 17.55 | 18.48 | 開 | 東便門 | 9.09 | 10.18 | 12.00 | 12.34 | 13.33 | 14.40 | 15.24 | 17.14 | 18.30 | 19.58 | 21.15 | 22.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36 | 8.36 | 9.40 | 10.51 | 11.21 | 12.57 | 14.06 | 15.39 | 16.36 | 17.56 | 18.53 | 開 | 雙橋 | 8.53 | 10.02 | 11.41 | 12.18 | 13.17 | 14.23 | 15.07 | 16.55 | 18.13 | 19.42 | 20.56 | 22.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52 | 8.52 | 9.59 | 11.07 | 11.37 | 13.14 | 14.22 | 15.56 | 16.53 | 18.12 | 19.09 | 開 | | 8.51 | 10.01 | 11.39 | 12.6 | 13.16 | 14.20 | 15.06 | 16.54 | 18.11 | 19.41 | 20.54 | 22.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53 | 8.53 | 10.02 | 11.08 | 11.40 | 13.17 | 14.23 | 15.57 | 16.55 | 8.3 | 19.11 | 開 | 通縣南 | 8.41 | 9.51 | 11.25 | 12.06 | 13.06 | 14.07 | 14.56 | 16.42 | 18.01 | 19.31 | 20.40 | 22.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03 | 9.03 | 10.16 | 11.18 | 11.50 | 13.30 | 14.33 | 16.09 | 17.05 | 18.23 | 19.25 | 開 | | 8.40 | 9.53 | 11.17 | 12.05 | 13.05 | 14.06 | 14.55 | 16.41 | 18.00 | 19.30 | 20.32 | 22.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05 | 9.05 | 10.23 | 11.20 | 11.52 | 13.32 | 14.35 | 16.10 | 17.07 | 18.25 | 19.33 | 開 | 通縣東 | 8.35 | 9.45 | 11.10 | 12.00 | 13.00 | 14.00 | 14.59 | 16.35 | 17.55 | 19.25 | 20.25 | 22.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10 | 9.10 | 10.30 | 11.25 | 11.57 | 13.38 | 14.40 | 16.16 | 17.12 | 18.30 | 19.40 | 開 | | 8.35 | 9.45 | 11.10 | 12.00 | 13.00 | 14.00 | 14.59 | 16.35 | 17.55 | 19.25 | 20.25 | 22.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補血強身

人造自來血

人造自來血
 補血最靈驗
 既能旺血液
 又可增胃力
 體弱虛弱者
 服之生精血
 病後及產後
 調服很有益
 一切滋補品
 效力莫能敵
 銷行三十載
 始終稱巨擘

五洲藥房發行

藥房
均售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九期目錄
民國廿六年二月八日出版

插圖

國內時事

(六幅)

紅軍重要的領袖

(七幅)

一週簡評

三中全会之後

中日關係(草人)

(一)

德奧談話

新羅約問題

西亂監察計劃(素)

(二)

評國民大會之組織與職權

費 肇(三)

改革中國教育之意見

胡先驕(九)

德國殖民地要求與歐局

儲玉坤(二三)

事業與修養

金 鐸(一九)

從朱載堉談到整理舊樂

胡彥久(三五)

未來的德俄戰爭與戰畧(六)

馬季廉(三一)

太平天國史雜錄(三)

老長毛(四一)

太平天國女探花林氏

鄭光明與杭州

乙丙日記論洪楊

老民

改省名

黎培敬與貴州

曹經沅(四五)

新書介紹

羅素的「和平之路」

奉 生(五三)

國際諷畫

外論介紹

國際新語

- 被吞下的炸彈 (Nathaniel Peffer) 歷 樵 (五七)
世界擴軍狂 (Major-General A.C. Temperley) 丹 楓 (五九)
德國的經濟難關 (The Nation) 蔭 恩 (六一)
小協約之危機 (Hugo De Laetne) 甲 寅 (六二)
美國改革最高法院案 (大阪朝日新聞) 紫 噉 (六三)
蘇聯四大將 (蔭恩) 西國民軍總司令弗朗哥 (子英) (五七)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六五)
一週大事日記 (七〇)

評論選輯

- 今後的建國精神 津滬大公報 (七一)
三中全會宣言與國貨工業 津滬大公報 (七二)
經濟建設與民生 (陳岱孫) 大公報星期論文 (七三)
今後對日問題 津滬大公報 (七四)

采風錄

國風社撰 (七五)

凌霄隨筆

(七七)

文藝

淚

謝挺宇 (八一)

在城市裏 (三十二)

張天翼 (八七)

時人彙志 (鄭裕宇)

編輯後記

編 者

美 麗 牌

華成煙公司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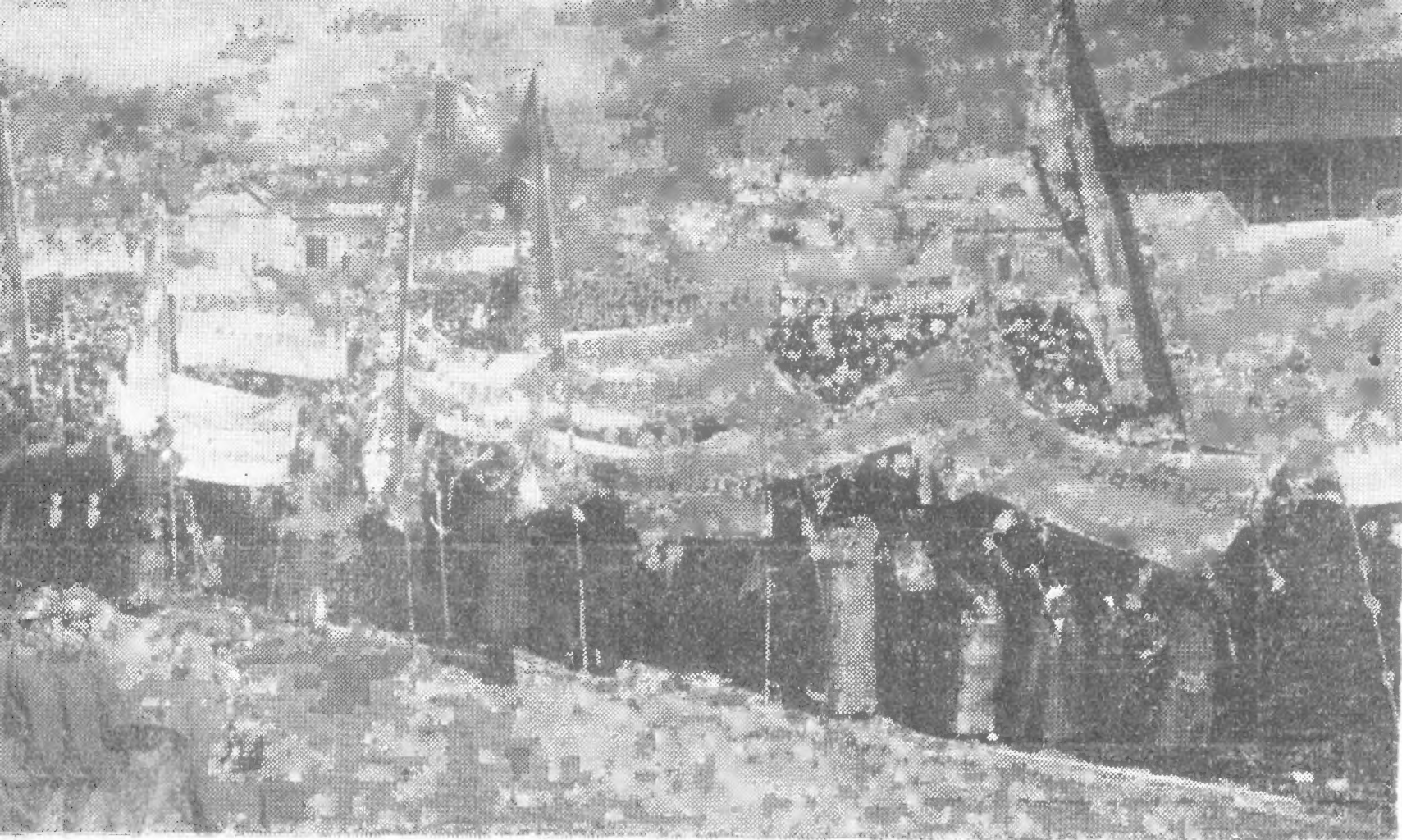


鳥語煙香
一般可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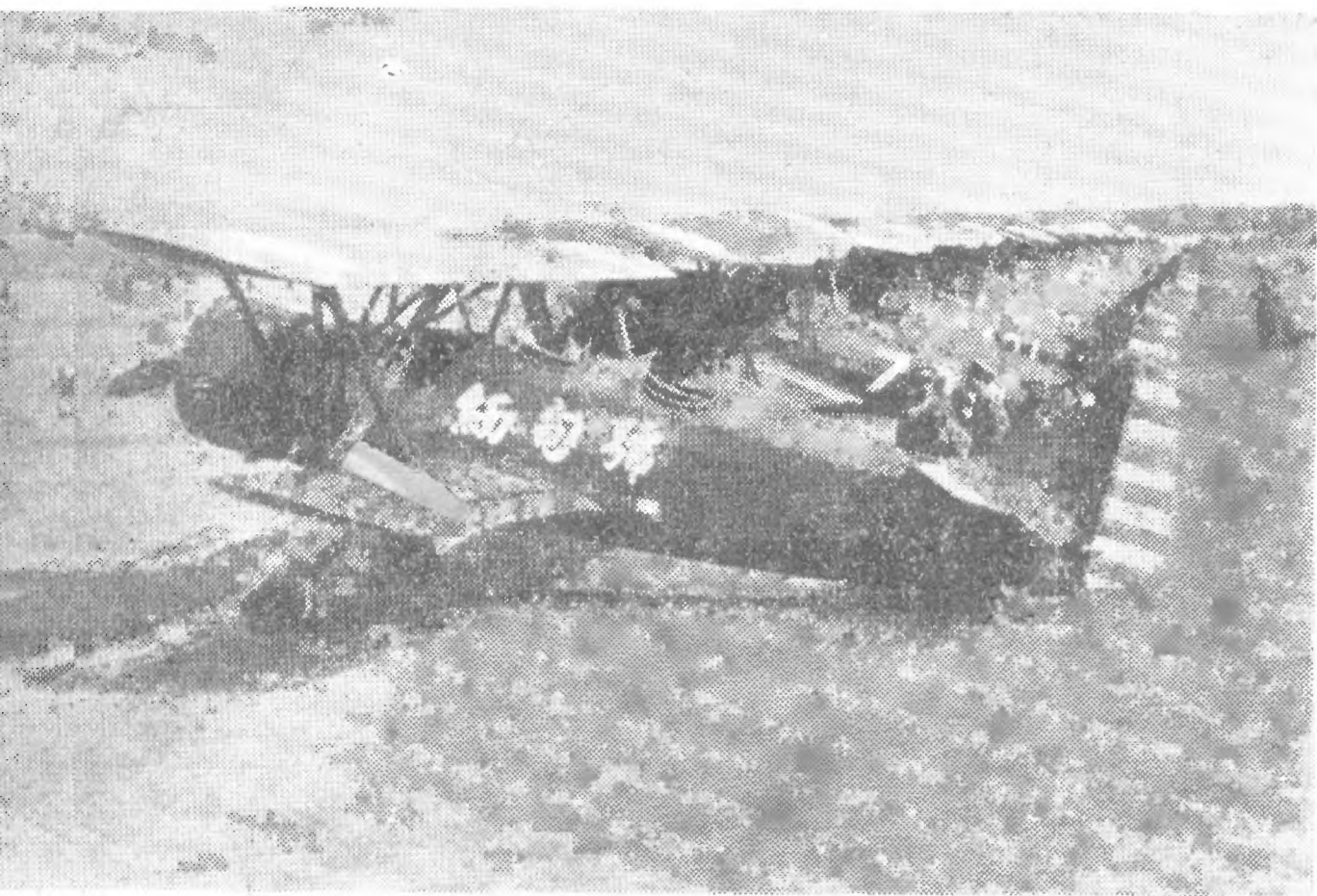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華成

國由時



△ 新運三週年武漢各界慶祝之情形



△ 華僑祝壽機二十八架在京行命名禮，右為行擲瓶禮之陳善魂小姐。



△ 右為一二八難的美家蕭，逝世已五週年，上海市政府特舉行公祭，以資紀念。



△ 蔣委員長致祭朱氏情形



△ 軍委會辦公廳主任朱培德上將於二月十七日逝世，圖中為其遺體。



江軍重要領袖

美記者史諾去歲入匪區，攝有紅軍重要領袖相片多幅，刊載本年第四五兩期「紐約生活」畫報，此項相片國內尚未經見，爰為轉載於下：



彭德懷



毛澤東與其妻賀志健



蕭克



朱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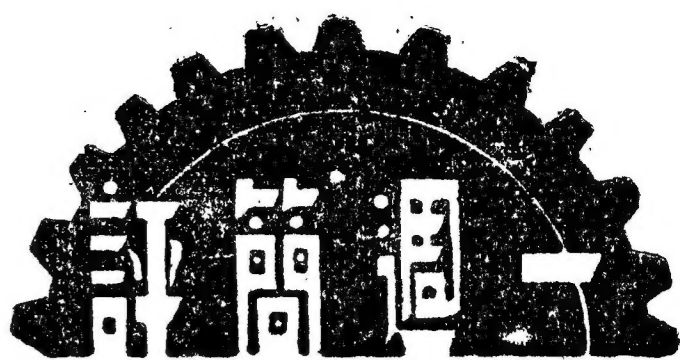


周恩來



林彪





三中全會之後

三中全會之後，一般政治問題皆甚沈寂。

久傳中央政治機構將於三中全會有所變動，蔣院長數辭不獲，行政院各機關因亦無重大變動。外交部長張羣氏辭職已准，將由王寵惠氏繼任。鐵實教各部長均傳曾請辭職，但未獲准，殆將不動。

關於西北善後，共黨部分自將根據三中全會的根絕赤禍之西項辦理，殆無多少問題。東北軍因甘省貧瘠，難容大軍

中央決定將其調駐豫皖兩省。整理改編為四軍八師，以于學忠何柱國繆澂流劉多荃四人分任軍長。內定何柱國任皖主席，于學忠任豫皖邊區綏靖主任。于調任後所遺之甘主席，或將屬諸胡宗南氏。劉鎮華久患腦病，需要休養，故其去職，乃事實問題。又因朱培德最近逝世，所遺軍委會辦公廳主任一職，至為重要，傳將由熊式輝氏繼其職，而以現任豫皖

綏靖主任劉峙任贛主席。這些疆吏的調動，係應事實需要，大約不久即將實現。

中日關係

西安事變之後，緊接日本政潮，中日外交，事實停頓。在這期中，中國的統一局面又進一步，日本在議會季節中，其對華政策顯示出一種動搖的傾向。林銑十郎在議會中的答復，雖仍聲明追隨廣田三原則，却已深覺武力之不靈，而將注重於經濟方面着手。這是技術上的轉變，當然不足以適應今後的局面。現在所需要的是觀念的轉變，日本須根本覺悟過去的觀念與手段已陳腐不適用了。

日本的對華政策，尚在動搖中，現在尚未便做完全的判斷。（草人）

德奧談話

德外長紐拉特的訪奧，談話業經終了，於二十三日返國。傳聞紐氏此行的使命，有（一）談商奧國復辟問題，（二）

恢復德奧義匈四國同盟，（三）侵略捷克數說。對於第一件事，德方因爲它足以妨碍德奧合併的實現，所以一向劇烈反對。但是這次可異的，義大利竟然改變了她從來對此事相當贊同的態度，而與德一致。此中原因，是極堪尋味的。其次，恢復四國同盟一說，德方已予以否認，大概即有此接洽，時機似尚未成熟。第三說，雖足聳人視聽，但德方對此，却已久有策畫。最近捷克境內南德黨的不安，尤足顯現事態的嚴重。英下院辯論，對於捷克情勢，亦未諱言。而報載高林赴波蘭的使命，似更言之有物。總之，紐拉特訪奧一舉之重要，是不可否認的。

本週尚有德日防共協定將正式邀義參加之說，更足徵德義關係將愈臻密切。蘇俄報紙傳稱，德義有分配勢力範圍的諒解。就種種方面觀察，似很有幾分可信的成分。世界兩大壁壘的漸次形成，趨勢是愈益明顯了。

新羅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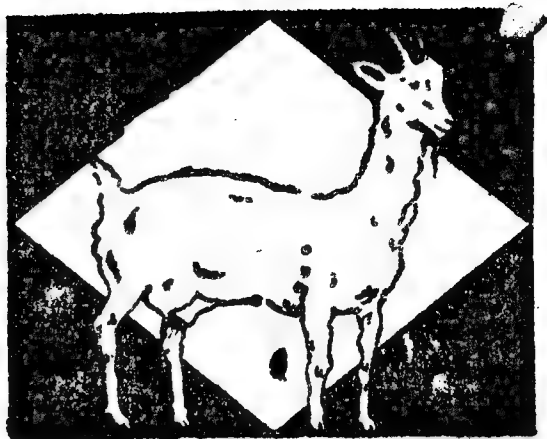
德國外交的活動，最近雖似傾注於中歐方面，但是它的

中心，却繫在英德關係上。現時兩國間的意見，有根本的歧出。簡單的說，德國是主張用舊式外交，談判兩國間的關係的，而英國外交當局却仍未放棄集體安全原則。他還想誘致德國參加新羅約的談判，對於尊重捷奧的獨立，作一種担保。最近英國新國防計劃發表後，財政支絀的野心國家，自然不能不感焦急。但是僅僅採取整軍步驟，是否即足令野心國家俯首就範，還是疑問。因爲英國所需要的，是更明朗化的外交政策。

目前國際有個良好的現象，就是英法美頗有加緊經濟合作的趨勢。如果德謨克拉西國家能够切實攜手，於國際情勢的安定，多少或不無裨益。

西亂監察計劃

禁志願軍赴西一舉，自實施後，成效尚未顯著；撤回西境原有志願軍一事，更無由實現。本週監察計劃，因關係國間意見的參差，竟發生了波折。最近西政府軍在戰事上又轉取攻勢。西國內戰停息的希望，還渺茫得很。西亂的延長，可看作歐局混沌的一種反映。（素）



評國民大會之組織與職權

費 羣

三中全會於上月二十日決議國選廢續辦理，並定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嗚呼望治之國人，聆此消息，莫不欣幸。惟原定國民大會之選舉法與組織法尙多可以討論之點，正宜乘時修改，以臻完善。出席中委亦多明鑒及此，已有提案交付審議。關於選舉，余曾爲文評論，以選權不宜過廣與候選不應圈定等五點爲言，（見本報十三卷四十四期），日來各報論壇，不乏與拙見略同之主張。茲請更進而一論國民大會之組織與職權。

作者根本之見，以爲召集國民大會以制定憲法，固爲必不可少之事，惟將來憲政開始，殊不必有此一龐大之機關，繼續存在。何以言之。蓋依憲草，國民大會主要之任務，在制定憲法以外，爲選舉總統與立法監察兩院正副院長及委員，創制立法原則，複決立法院制定之重要法律，與罷免官吏。是即所謂屬諸人民之選舉，創制，複決，罷免之四種政權，而托諸國民大會代行者也。按諸民主政治之理論，主權在民，不能付托，此四權者，應由人民直接行使，倘將直接民

權付與代表機關行使，即便失却直接民權之真意。然此祇理論，不足以爲反對國民大會設立之根據，則願就事實立論。事實上，四權中最重要者爲選舉權，祇須總統或議員，或二者同時，係出民選，人民已足控制政府。方諸美國，總統四年改選一次，即選民每隔四年，對政府過去之政績，作一總檢討，總統而欲聯任，在其任內，所有舉措，當不敢重違民意，控制之道，已在其中。方諸英國，人民直接選舉衆議院議員，間接決定誰出當政，衆議院隨時可以解散，故政府之政策成績，隨時可由人民判斷，以定其去留，裁制監督已不謂不嚴。在英在美，人民之主權，世稱最真，然其於中央政治，除有此選舉權以爲裁斷之具外，初未聞另有創制，複決，罷免等權。曠觀並世各國之有創制複決者，殊少有成效可言。在美，祇在少數之邦內行之，其所予人之觀感，爲政客之操縱，人民之盲從，簽名之假造，與投票之賄買，人民初未因此有真意見可以表示，而各邦之政治反以此而益形複雜。在歐戰後新興之小國，頗多採此極端民主之辦法，然其實

行之結果，使政府動受掣肘，益現脆弱無能，使議會遇事推諉，可以不負責任。行創制複決而較差強人意者，惟民主最成功之瑞士，良以其地小人稀，人民之經驗又富，智識亦高，較合於採行此制之條件，然亦不免以此使極瑣屑之事物，列入憲章，或於議會制定之法律，常為非分之阻撓，而觀夫每次參加投票之人數，常祇選民之什三四，亦可見人民對此之初無大興趣可言。至於罷免，美國西部之數邦，固曾行之，然其成績較創制複決為愈劣，不使官吏遇事畏怯，惟瘋狂之輿情是趨，即使政客更多一掀動政潮之武器，以與其政敵為難。此係就西洋各國之實際經驗而言。所以然者，蓋法律繁複，係專家之事，一般人民對於政治不為愚罔，即為漠不關心，名為有此三種政權而民權益真，實則選民，因此而更受政客之弄，況法律複雜，非經反覆辯難，豈但無從知其利弊，抑且末由曉其內容，故亦決非交萬千之選民投票，所能決奪而無弊也。

創制，複決，罷免在他國實行之成效，既如此。返觀吾國國情，是否適於行此三種「政權」，當亦可以思過半矣。以吾幅員之遼闊人口之稠密，以及各地情形之不同，物質的條件即先不合；以吾民智民德之低下，參政經驗之毫無，對於政治之不易發生興趣，精神的條件更復不符；以吾輿情之散漫，尙無政黨加以組織與指引，一般政客手段之卑劣，惟私人利祿之是重，政治的條件尤見缺乏。一旦以此創制法律

複決法律與罷免官吏之大權賦與，其不能勝任與徒滋紛擾流弊，殆無疑問。是故作者之見，人民於創制複決罷免之權，根本不必有，故亦根本不必勞國民大會為之代行。或曰，正以吾國地廣人衆，直接民權無法行使，故以托諸國民大會，正以見草憲者顧到事實與迴護民權之苦心，奈何以此非之。殊不知各國於議員直接民選外，所以復使人民自有此種政權者，蓋以議會有任期，如非中途解散，少則二三年，多則四五年，始經一度改選，在此期間，人民之意向不免轉變，議員不盡能代表之；人民對某項特殊重要之問題，或另有意見，而與議員之意見，不盡相符，故以隨時可以舉行之創制複決等辦法，以補歷若干年始得舉行一次之選舉之不足。今憲草既顧到事實，不以創制等權直接賦與人民，而以之托國民大會間接行使，輿情之變動隨時，而國大之任期固定，是與以此托諸歷數年始一改選之國會等耳，盡失實行創制複決等制之初意，是不但人民無由隨時監制其代表之濫權或溺職抑政客反可藉國民大會為其誇張為幻之場所，利未獲而害先見，又何貴乎有此。

以上論「四權」中創制複決罷免之不必有，與其不能付托國民大會代之理由。至於除此三種政權後僅存之選舉權，是為實行民治之最要關鍵。民治之所以異於力治或專制獨裁者，蓋以誰出當政不決於武力而決於民意，人民可以合法之選舉任免政府，不必以非法之革命，推翻當局。故選舉權

者與他種「政權」不同，人民必須有之，且必須直接行使，不容付托他人。但此亦有一限制，並非謂一切官吏，均須直接民選，祇須最重要之代議士由人民直接選舉，行政首長之選舉，直接與間接，即可視其權位如何而定，他如需有專門技術智識之法官，與類似法官須保有公正獨立之態度之官吏若考試委員等，均不宜民選。持是以論憲草所賦與國民大會之選舉權，即覺無一必要。依憲草，中央官吏由國民大會選舉者為總統副總統，立法院院長副院長，監察院院長副院長，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見憲法草案第三十二條）。監察院長與委員，職司糾彈，倘謂其性近司法，則可改由總統任命，倘欲其代「民」治「官」，則可改由直接民選。總統與立法委員，則一為國之元首，一為代民造法之議士，孫中山先生本定為由人民直接選舉，其言曰：「憲法制定後，由各縣人民投票選總統，以組行政院，選代議士，以組立法院」（見心理建設第六章）。今憲草定為由國民大會選舉，是已有悖中山遺教。更就憲草中中央政府一章中觀之，行政院正副院長，各部部長，及政務委員，均由總統任免（第五十六條），並向總統負責（第五十九條），是總統不僅為名義上之國家元首，並為實際上之行政首長，其擁權之重，地位之隆，殆與美國之總統彷彿，更不宜由國民大會選舉，而應由人民直接選舉，庶其權力之源淵，出自人民，擁權愈真，而人民對之之監制亦愈嚴。至於立法院既有通過預算，決定和戰，及批准條約

之大權（第六十四條），是憲草已以關乎人民膏血之課稅，國家權利之得喪，與國家之存亡托之，舉措之得失，動關人民之禍福，倘於立法委員之進退，人民不得直接與聞，似亦有背民主之原則，宜亦如各國之議會，改由人民直接選舉。

總之，國民大會主要之任務，祇為制定憲法，其地位相當於歐西各國建國時所召集之憲法會議，憲法制定頒布以後，其任務即已終了，應即解散，不必復令繼續存在，以任民意代表機關。蓋如立法院改由民選，以之任人民與政府間之中間人，以之任政權與治權間之溝通者，即已足夠，不必於似歐美之議會而又不甚相似之立法院外，復有一似歐美之選民團 *electorate* 而權力又復過之之國民大會。二者同時存在，不為職權重複，即為職權衝突，即幸而避免重複與衝突，如草憲者之所努力者，亦不免責任分割之弊，終非所宜。率直言之，草憲者只有兩條路可走，一為不必創設國民大會而將立法院之職權提高，使成一名實俱符之國會，一為增重國民大會之職權，使能充分行使，以代各國之國會，而將立法院之權力削弱，降為一純粹治權機關之法制局或法制委員會。此二途中，不採前者，即採後者，無折中之途徑可走，今草憲者所走者，乃為折中之一途，顧此失彼，此其所以可議也。

國民大會之設立，既為已定之政策，不容推翻，殆亦為將成之事實，不容更張，則請自如何增加其權力與改善其組

織上設想，使成一處事敏決而有力，真能監督政府之民意代表機關。則吾覺國民大會一章之缺點，爲實權猶嫌不足，與組織未臻完善，循此而謀改善之道，當自增加職權，與減少人數延長會期着手，請於下文分別論之。

以吾國幅員太廣人口太衆，直接民權之行使，有事實上之困難，因有國民大會之設。國民大會者，一面受國民之委託，代爲行使「政權」，一面授「治權」於政府，而從旁監督制裁之。是其地位，不但在政府之上，且兼德瑞等國行使直接民權之人民地位，與英國議會至尊之地位而有之。則其職權應至龐大，不但以人民之四權托之，且應盡有尋常議會控制財政與決定和戰裁可條約之權，庶能充分發揮其機能，與盡其民意代表機關之職責。按諸憲法草案所賦與國民大會之職權，本不謂不廣，已使成一具備議會機能之組織，然猶有極重要之職權數端，不屬於國民大會，而屬於治權機關之立法院，故覺有未當也。此一問題之核心，蓋爲政權與治權之關係。具體言之，即政權與治權之劃分，亦即國民大會與立法院之地位及職權問題。憲草既以國民大會兼有西方人民大會與議會之地位之一種政權機關，其職權不盡於複決創制，實應盡有通常議會之立法權與財政權，否則即不免割裂政權爲二，半以屬諸立法院，而立法院亦有政權，將非純粹之治權機關，豈但與五權憲法之精神相違，抑亦非健全完密之政治組織也。糾正此弊，故應以立法院職權中之屬於政權者

，移交國民大會，則至少應有三項職權，須自立法院手中取以授諸國大。

第一，民主國家人民，所最重視者，爲對國家財政之控制與監督。租稅出自人民膏血，何稅應課，何稅應除，當先得其同意，徵得之賦稅，用於何途，與其是否浪費，當能令其稽察。英國成語，故有「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之言，且亦曾爲美洲十三殖民地用以爲獨立之口號矣。各國預決算案，均須經由議會通過，人民代表藉辯論預算之機會，得有詳審租稅用途與抨擊政府舉措之機會，是一人民裁判政府最有力之具而亦政權之一也。今吾之民意代表機關，既爲國民大會而非立法院，通過預算之權，即不應如憲草之所規定，屬於後者，而應移以屬諸國民大會，使人民代表有權過問政府對於租稅之用途，國民大會控制政府之權始真。其次，憲草復以議決宣戰媾和之權，交諸立法院。和戰之決，影響國家存亡，關係人民切身，自亦應以付諸全國人民代表同意，不應國民大會此種重大之權力，而以屬諸立法院也。復次，憲草一面規定疆界之變更，須經國民大會議決（見第四條）。一面以議決條約案之權付托立法院（見第六十四條）。國際條約之訂立動關國家權利之得喪，與疆界之變更，尤息息相關，亦以一併改屬國民大會爲妥也。

國民大會之職權，經此增益，立法院之職權自必隨之減削，其地位將爲一種法制委員會，是其組織，亦必隨之改變

。職權既刪，立法院不過一專門起草法律之技術機關，人數可以減縮，產生之方法亦可更變。專門性質之技術機關，人數不應滿百，可定為四五十人足矣，此就委員之人數言。重專門技術與專門智識之人員，不宜出諸推選，人民既有國民大會代表以任喉舌，更不必復按區提出立法委員候選人名單於國民大會選舉之，可竟改為由考試錄取，定其任期為終身，或由總統任命，而予以一定之任期，此就產生之方法言。

至於立法院與國民大會之關係，一係治權機關，一係政權機關，本有主從之分，可由後者提示立法原則，或於接受政府提出之案件後，交立法院根據所示之原則，起草法律，再送歸國民大會作最後之裁決。比諸外國，國民大會最先提示之立法原則，殆如英國立法程序之二讀通過，立法院之據此而起草，殆如其經過委員會之一階段，而國民大會之最後裁決，又約略相當於報告階段與三讀通過。總之，此二機關立法職權之劃分，要以一任原則之決定一任條文之擬議為軌圍，似亦界限甚清也。比諸吾國現制，則國民大會與立法院之關係，又似中央政治會議之與立法院，亦無不合也。

關於國民大會之組織，可議者二端：一為人數太多，一為會期太促。此亦影響其憲草所規定之職權。以人數過多，額在千二百人以上，議會不便，集會糜費，故會期甚促；以會期甚促，三年始一召集，集議一二月即散，故每年須經一度通過之預算，與倉卒即須決定之和戰，權不相屬。此本不

妥，已於前文論國民大會之職權，建議增加，唯因此建議，故國民大會之人數與會期，亦不得不謀減少與延長，庶其行動靈活，適於合議，而擁權亦愈真也。

依憲法初稿，國民大會之人數，且近二千，衆論非之，爰減為一千二百人，合之當然會員之中央委員，數亦在千三百人以上，雖較前減少，余仍病其太多。現代各國議員人數，多自三百至六百。英法之衆議院人數在六百以上，已嫌過多，吾之國民大會，竟復倍之，以如此龐大之組織，行動必感不靈，處事必難敏捷，況向無政黨組織之訓練，集素昧平生之千數百人於一堂，勢將發言盈庭，而一無結果可言。即有一二決議，不為草率從事，或即為歷久始得，殊不足以應付瞬息萬變錯綜複雜之國事。藉曰選舉罷免複決創制，均無須討論，投票表決可耳。然則又何必耗糜國帑，加以召集，臨時分散票子，令各區代表，即在所在地票決可已，不猶更簡便省事耶。複決創制權之在西洋，以由人民直接行使，無法集之一堂，故不經討論，即付表決，且表決所能示意者，不過「是」與「否」，無法稍加伸縮。今憲草改直接民權為間接，改千萬人之事為千餘人之事，即欲糾其無法討論之弊，當不能復以「不必討論」為論據。但千數百人終猶嫌多。不觀夫蘇聯之大聯合蘇維埃大會乎，代表約達千六百人，號為最高權力，實則舉動十分呆滯，不宜掌有實權。每逢集會不過聽取政府之報告，畫諾而散。其主要之使命，不在決奪國是，黜陟政府，乃在欣賞勞農政府上年度之政績，而為之宣傳於全國，使國人周知而已。加之集會之疏，會期之短，更難談統治，論者以裝飾品目之。凡此情形，非與吾國民大會甚相似耶。謂非有意仿擬蘇聯，當亟謀避其弊害。最好代

表人數減為三四百人，至多五百人。選舉區之劃分與選舉權之賦與，自亦因此須為相當之更張。選舉代表本不必定泥每縣至少一人之原則，代表人數減少，選舉區域自必隨之擴大，可合毗鄰之二三縣為一區，而合出代表一人。且住民不必皆有選權也，至少應有教育資格之限制，則選民較少，亦可不病選區之太大。此祇略陳減縮代表人數方法之概要，有待仔細設計，此地限於篇幅，不欲詳論。

國民大會組織上之缺點，人數太多而外，為會期太促。憲法草案第三十條三十一條規定國民代表任期六年，國民大會每三年由總統召集一次，會期一月，必要時得延長一月。集會之疏，會期之促，由此可見。國民大會號為行使統治權之最高機關，擁權既如彼之重，而其代表名額乃如此之多，會期又如此之促，則其能否確實行使職權，便成一大疑問。統治權非可一日中斷，創制複決罷免諸權應能隨時行使始足盡監督政府與制裁官吏之能事，今三年始一召集，集會一月即散，謂其即足以依民意以行政權，其誰信之。因三年始一開會，故憲草不以通過每年預決算案之權屬之，固見草憲者之苦心所在，然更使人不解緣何不將國民大會之集會次數，稍稍加多，以稍增大其權力。推原國民大會召集期之少且促，要不外二因：一因人數太多，召集不易，一因人數太多，費用過巨。但為人數太多，故室息民權之發長，不幾似因噎之廢食耶。如謂必欲奉行建國大綱每縣一人之規定，而反將政權削減，不亦有拘泥字句遇失原旨之嫌耶。解決途徑，要在減少人數，增加會期。減少人數已於前文論之，茲請一論增加會期。國民代表任期六年，雖三年始集會一次，閉會期間與解散不同，初不能謂為職權停止，況經代表五分之二以

上之要求，或由總統作主，得召集臨時大會，似不可復以集會太少，會期太促非之。實則不然。六年之內，通常祇有二次會議，每次不過一月，其餘時間，代表散歸各地，國民大會之職權名雖存，而實等中斷。總統召集，係出被動，代表要求，亦非短期可以集事，終與各國常年開會之議會有異，不能視作一常設機關。且就事實而謂，官吏之失職，因而須加罷免，隨時有之，亦應隨時懲處，非可待三年始一考核也；法律之制定，年當在數十百條，苟有失當，或應有之法律而未有，亦當隨時加以糾正，非可待至三年，時效已失，而始一複決創制也。且以短短之一月或延為二月之會期，而欲了結三年內之許多積案，代表非超人，亦可決其必不能也。抑尤有進者，代表初集，會議之程序未諳，職務之分配未定，千頭萬緒待決之諸種問題，尤未暇研究，而欲令其於一二月內畢事，尤屬決不可能之事。美國眾議院，任期二年，而耗於初集會時之組織代表，分配職務，即須數月，議員方漸諳悉政治，而任期已近終了，美之學者，多以此病其太短。以論吾國國民大會之非常設，與會期之祇一月，不尤覺其短促急迫耶。故國民代表之任期不妨減為三年或四年，以符民意之變遷，而國民大會之會期，於其人數減少後，應改為每年集會，每次會期五六月，少亦三四月，使成一常設機關，庶隨時可以代表人民行使其政權，並得行使前文建議增加之通過預算案，宣戰案，媾和案，與條約案。

總之，國民大會為憲法之精神與骨幹之所寄托，為憲政成敗之最要關鍵，故國民大會一章，乃憲法草案之畫龍點睛，設此章不可行，則其他一切，皆須重加考慮矣。故於其職權之不足，與組織之未善，亟須予以注意，而作相當之增加道改善，使成一適於議事而有力之民意代表機關。



改革中國教育之意見

胡先驕

吾國新學制實施已十餘年，課程形式務求美備，程度甚為高深。試行之初，利害未見，加以學潮疊興，教育之良窳是否與制有關，無由證明。自近年政府極力整頓教育，對於學校之訓育，以嚴格為尚，並立會考制度，以為稽核之準繩，於是現行學制之弊害，乃漸顯著。年來教育界頗非議今日學校課程之過於繁重，教育當局亦有減輕學校課程之舉，除每週授課鐘點略為減輕外，且規定高級中學至二年文理分組，而大學入學考試之程度，亦通令不許過於提高，宜若教育制度已有適當之改革矣。然體察一般情形，課程尚嫌過重，（各省辦學者且常因種種原因，不肯恪遵部令，減輕課程或將高中分組）而學校當局過於重視機械式之智育，而不暇顧及學生之健康與德育，以及其自動求知之欲望與才能之養成，如故也。同人鑑於此種畸形之教育，若不亟加糾正，必使學生在體育上多數變為病夫，而在智育上無以養成自由愛智之風尚，同時德育之薰陶不講，而健全之人格無以養成，心所謂危，未敢緘默，輒以所見，貢之教育當局，以期能挽救今日教育危機於萬一，則國家之幸矣！

吾國之教育，自昔即主從嚴，但圖博極羣書，不問學子之身體與智慧，能否接受，從不知疲勞與學習，有何關係。故以誦習論，則除咿唔終日外，尚有夜課。以課程論，不問學生理解力如何，但用嚴厲輪用法，以督責之，甚至有主張先從最難之書籍入手，而在發蒙之初，即授以爾雅者，不能誦習，則鞭扑隨之，從不知疲勞之為害，謬持磨鍊出精神之說，以頭懸梁錐刺股傳為佳話，青年學子因苦學而得羸疾，中道夭折者，不堪殫述，而為父師者，殊不悟也。此種科舉時代之遺毒，至今尚殘存於一般教育當局之腦中，殊不知學校之所以成績不良，多由於課程之繁重，與教授之不得法，不能全歸罪於學生也。及至近年，政府欲整頓教育，不知從根本著手，但以會考方法以鞭策學校當局，學校當局欲圖會考之成績優良，則對於學生惟知督促其功課，學生生理與心理之健康，全不顧及也。此外更加以嚴厲之軍訓以及社會服務等課外工作，遂使學生終日無片刻之暇晷。飲食不良，睡眠不足，夜以繼日，尚未必能保證會考之必能及格。幸而會考及格矣，而入學考試又每每過於艱深，備極辛勞，而大學

之門牆終於可望而不可即。同時職業學校又極少，無由以容納此成千累萬之高中畢業生。此種畸形之教育，若不亟為澈底之改革，其遺害國家與民族，有不可勝言者矣。

今日課程之繁重，自小學起即如是。某君有子弟前在德國曾入小學校，繼入中國自辦之小學校，乃發見中國小學課程，較德國小學所有者，約重三倍。嘗有某小學校教師，其規定小學生回家自修之課，為百五十字鈔錄三遍，其繁重不衷於理，可以此類推矣。中學課程則視小學尤為加劇。某著名工程師嘗謂，渠少子在初中所演習之數學習題，乃研究高等數學專家之所應討論，而絕無裨於實用者。至於高中，則工課尤重。在某省某中學以課程特重之故，高三一班之學生十八人，經校醫檢查身體，發現患肺結核者十四人。學生精神不繼，竟至注射賜保命藥液以求補益，而飲濃咖啡提神，則尤為今日中學中數見不鮮之事矣。重以入學考試之困難，而無常識之父兄，但求子弟之上進，不復顧及其身心之健全，如學生在校成績不佳，或不能升學，輒荷責之，以致前年竟有某教授之子，以未能考入高中而自殺之慘劇。辦教育而至於此極，寧非賊夫人之子乎？及入大學，苟非學校內容腐敗，便是課程繁重，在二三著名大學，其法定課程即在高才生尚須極力用功，方能及格，是使學生身心無片刻之閒暇，從無自由涉獵之時間，即指定之參考書，亦從不能讀畢，所得之知識，太半生吞活剝，不能心領神會，以此欲求達教育

之目的，其不類於緣木而求魚者幾希！至於因苦學而損及健康，文憑到手，而肺結核已成痼疾，則尤無論矣。

今日教育之大癥結，首在過於重視算學。國人今日之迷信算學，與昔日迷信文學相等。算學固為治多種科學之必要工具，然非一切科學，皆須高深算學也。且人之稟賦不同，有性近於算學者，有極不近算學者，亦猶有性近於文學或藝術者，有性極不近者，苟各能充分發展其所長，咸不失為有用之才，甚且能成為傑出之領袖人物。吾人不能強人人為算學家或物理學家，亦猶不能強人人為文學家哲學家或藝術家，今惟偏重算學，寧不謬哉？在美國中學校所有學生，僅須修習小代數與平面幾何即足，大代數立體幾何三角與解析幾何，概為大學修習之課程。在吾國，高中算學程度，過於提高，耗廢多數學生腦力，實屬不智之尤者。蓋不但學文法藝術科者，不須高深算學，即學自然科學者，除少數科目，如天文物理及理論化學（化學如分析及有機工業化學等，尚每不須高深算學）外，多不必利用高深算學，（甚至普通習工程者亦然）苟能減低算學之程度，則學生之困苦減少多矣。說者每謂，算學可以訓練人之智力，實則任何學術，苟教學得宜，皆能訓練智力，何必斥之於算學之一途哉。

吾國中學過於注重算學之結果，遂至重要工具，如國文及外國語之程度，乃甚低淺。此二種工具之重要，遠在算學之上。國文程度過低，不但對於中國之舊文化，不能接受，

即對於他日所得以深造之一般學術思想，亦下能以條暢精密之文字，發揚而光大之，而涉世之後，亦每苦於工具之不敷應用，近年學生之國文程度之江河日下，實堪慨歎。同時學校中所教之國文課程，其程度遠在歐美各國中學中所授其本國文學之下，於是乃異口同聲，認中國文學為艱深，實則教授得宜，中國文學決不至較英德法文學為艱深，而絕不須降低教授國文之標準也。至於外國語，在今日吾國學術尚未獨立時，其重要自不待言，而以在中學修習不足之故，至研究高深學術參考外國書籍時，每不能了解透澈，因而所得之知識，亦遂模糊影響矣。在今日本國文未通，第一外國語不甚了解之情況之下，各大學又有注重第二外國語之趨向，將益見其貪多嚼不爛也。

舍算學外，高中其他課程，亦嫌太多。在理論上似乎多習科目，可以增廣學生知識之範圍，俾達到圓滿教育之真諦。然殊不知學生之精力有限，不能兼驚，與其貪多，毋寧養成學生愛知之欲望，與自由研究之精神，則在學校中雖不能各門功課徧加修習，而在他日服務社會之時，尚可於暇時博覽羣籍，以增益其學問也。否則苦而生厭，既出學校則除專門書籍外，概不披閱，其結束將適其反矣。

高中課程之繁重，尤有害於女生。女子在高中之年齡，

正值青春時期，生理受極大之變動，精神每每異常，尤不耐用腦力，在此時期，以身心愉悅為健康之要素。以今日高中與大學課程之繁重。對於女生身心之健康，實有莫大之損害。且女子之天才，與算學最不相近，在今日高級中學中，算學課程之過高，實為女子教育之一大障礙，是宜特為規定女子高級中學之課程，使之與男生所習者，有其必要之差異，會考之標準亦然。同時多辦二三女子大學，以供女子高等教育之用，即在男女同校之大學中，亦必須規定女生名額，而女生入學考試之標準，以及入校後所選擇之課程，皆宜就女生之需要與其性質所宜，定出顯著之差異，庶幾不至因不適宜之教育，而損及女生之健康，而於無形中，遺害於國家社會焉。

抑尤有進者，今日學校以課程繁重之故，每至學生以課程不能及格而留級，然從無人思及准許學生自動延長就學期間，以減輕其精神負擔者，寧非異事？今日教育之病，首在初級教育不得其法，年限過於延長，課程過於凌亂。今已有入研究，可將初小四年之課程，以二年半修畢，而並不加學生精神之負擔，則小學六年之課程，以四年修畢，殆非難事。如是，則高中與大學修業之年限不妨使學生有延長之可能？苟能允許學生自由選擇，以四年修畢高中，五年修畢大學

之功課，則學生之精神負擔，必可減輕，而成績自可優越，同時亦不至損及其健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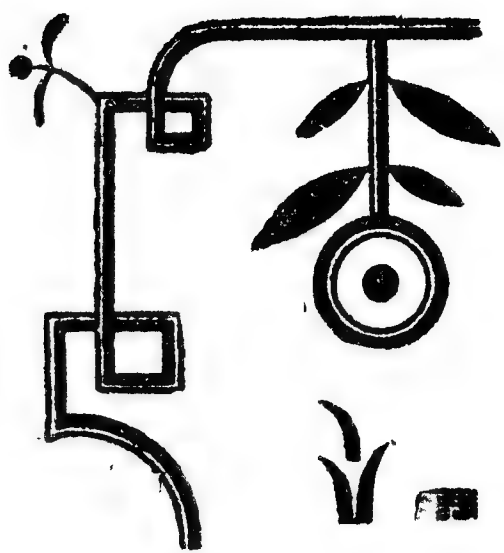
夷考今日中國高中制度，略似日本之高等學校，與德法之高中，其程度在美國中學之上。然美國大學之成績，並不以其中學課程之低，而視德法有遜色。中國高中制度，雖似德法，而教法則遠遜其完善，教師之學術，亦不逮遠甚。至於大學制度又抄襲美國，而無德法自由研究之風，可謂矛盾之甚者。實則美國學制最適於中國之國情，大學既取法美國，而無德法之自由與放任，則高中之程度，自不妨降低也。

除課程過於繁重外，今日中國教育之弊，尤在學校之不注意學生之健康。在中學，除學生睡眠不足與過分疲勞外，學校當局對學生之膳食問題，鮮有注意者。至於辦大學者，則尤羣趨簡易方便之途，對於學生之膳食，學校概不過問。故今日學生之膳食，每每費錢較交膳費為多，而所得之營養，反劣，辦學校者之不顧及學生之福利，此其一端也。至於學生之心理健康，學校當局殆無人過問。在高中與大學時代影響於青年最大之性慾衛生問題，今日辦教育者，絕對不敢提及，青年犧牲於此者，殆不可勝計。而在美國大學，則多有心理指導員，以曾研究心理學而有經驗之醫生充之，彼以極誠懇之態度，解答學生之心理上之困難，故青年身心與學

業，所受裨益極大。雖在中國，今日尙少此項適當之人才，以供各高中與大學之需要，然教育當局不可不亟於積極造就此項人才也。

至於學生之未能獲得適當之德育，則今日之教育家實不能不負相當之責任。自大學以至於小學，其為校長與教師者，往往不知以人格感化學生之重要。在昔每以父師並稱，今日則常以市道辦學。教師不但不能以身作則，且從不以學生之休戚關心。結果，不但不能養成學生健全之人格，且適足以使之流於自私自利之途。救濟之方，全在擇師，蓋操行不足為人師表，雖有績學，亦不能領導青年也。至於如何擇師，則難有具體之方案，是在政府當局求所以獎勵之方，實施之道，未可託之空言矣。

以上所陳，殆為今日教育制度之癥結，苟不急起更張，則教育不啻國民自殺之途徑。今日教育制度之須有澈底之改革，已為一般為父母者所同感，甚望教育當局，不河漢斯言，亟求所以拯救此萬千有希望之青年之道焉。



德國殖民地要求與歐局

儲玉坤

一 引言

近幾月來，歐洲外交界的視線都集中英法德的談判返還殖民地問題上。最先德國提出恢復殖民地的要求，是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英國外相西門往訪柏林與希特勒晤會商歐陸和平的時候。只是那時德國外交的目標却偏重其他的問題。據波蘭政府的機關報波蘭郵報 (Poland Mail) 所載，德國外交的方針與步驟，(一)廢除和約關於軍備限制的條款；(二)廢棄和約羅迦諾公約所規定的萊茵河非武裝區域；(三)廢止和約關於愛爾白河 (Albe R.) 奧特河 (Oder R.) 國際通航的條款；(四)收回殖民地的委任統治權。兩年以來，德國上述的要求，一一先後實現了，不但軍備已經平等，德軍已開入萊茵河非武裝區域，就是愛爾白河奧特河也不許國際通航了。德國念念不忘而尚未達到目的，祇剩有一個恢復殖民地的問題。自日義的侵略野心，達到目的後，給予德國的刺激，更特別深刻。誠如德國經濟部長薩赫特博士在外交季刊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937) 發表德國的殖民地要求 (Germany's Colonial Demands) 一文中所說：『日本已佔領了滿洲，義大利也已征服了亞比西尼亞，日義不再是不滿足的國家，他們已由「沒有」 (Have-nots) 變為「有」 (Haves) 的國家了。但是德國尚是不滿足的一強，德國的殖民地要求一日不解決，任其人民如何酷愛和平，歐洲政局不安定的因素便一日無法消除。如果能

以和平的方法解決了殖民地的問題，德國便可登入「有」的隊伍裏去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實無怪乎德國終日不安。英國在今日的世界上是最愛好和平的國家，因為她已取得所欲的一切了。』英法當局因為不能再抱着逃避的態度，令歐洲的政局陷於混亂的狀態，因此便向德國示意，冀其採取和平方式，表明不無協商的餘地，他們希望以經濟上的讓步，取得德國在政治上的合作，共同維持歐洲和平，他們相信德國對於殖民地要求的問題，如能獲得合理的解決，歐洲政局不安定的因素，當可一掃而空。所以德國要求殖民地的問題，將為歐洲政局動向的核心。殖民地重分配的理论，不在本文範圍之內，茲特就德國要求恢復殖民地問題與歐洲政局的關係，分析如下。

二 德法談判的企圖

德法談判的醞釀，由來已久；自法國總理里昂伯倫於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向英國新聞紀事報 (News Chronicle) 的駐巴黎訪員發表談話：『法國現正準備援助德國俾該國經濟狀況，得以恢復常態；但當附有條件，即德國須接受一般軍縮辦法的水準，並允許援助歐洲，俾將政治局勢納入常軌。』後，立即獲得德國輿論界的好評，例如柏林半官機關報政治外交通訊報 (Diplomatisch-Politische Korrespondenz) 評論里氏的談話：『似含有若干種因素，足使歐洲政局趨於緩和。』所謂經濟上的援助，含義當極廣泛，

德國要求恢復殖民地問題，亦在經濟的範圍之內。法國對於德國要求殖民地的態度，據倫敦泰晤士報所載駐巴黎訪員的通訊，略謂：『德國如準備以切實辦法解決歐洲一般問題，作為代價，以交換殖民地，則法國自當允許以殖民地給予德國。反之，德國要求殖民地，僅是爲了標榜國社黨的聲威，則法國決不作任何犧牲。要之，法國雖準備隨時舉行談判，以解決西歐問題；然若以殖民地問題，作為談判的階梯，而藉此以引起其他各項協定之討論，則非法國之所願爲。在法國之意，德國應首先變更其政策，而代以安全保證；捨棄其大規模重整軍備之計劃，而代之以軍縮；法國始能就殖民地問題對德有所讓步；惟法國此種讓步，亦必須他國願意同時有所犧牲而後可。因爲法國本非大戰後獲利最鉅的國家，而且德國對於世界各國不復有所要求。』(London Times December 22, 1936)

在德國方面，因國內經濟的恐慌深感若一意孤行，以頑強的態度對付歐洲各國，恐怕歐洲各國的忍耐也有個限度，所以德國有採取和平談判方式的表示。據英國曼哲斯德衛報載稱：『德國的經濟狀況極爲可慮；德國或當在西班牙，捷克，但澤自由市有所舉動，以使人民的視線，不再注意國內危機潛伏的經濟，然而吾人甚望德國所採取的政策轉趨和平，一如德國元首希特勒前於本年（一九三六）三月間發表演說時所宣佈的，蓋以威脅手段施諸歐洲，而使德國讓步的時代，早已成爲過去。』(Manchester Guardian December 23, 1936) 所以德國也作種種的宣傳活動，促成德法殖民地問題談判的成功。德經濟部長薩赫特曾於去年十二月十日在佛蘭克福 (Frankfurt) 演說：『殖民地的分配，實爲解決目下世界各問題的一種辦法；德國收回殖民地，乃係德國趨向世界貿易恢復及政治和平的第一步，現時的德國實無充分的土地，以容納其過剩的人口；此外更需要領土以供給原料及必需的食糧，僅僅締結一貿易協定，尙不能保證德國存在的安全。所以殖民地的分配，乃現時各項困難之唯一解決途徑。』薩氏同時撰

文投寄美國外交季刊，向美國宣傳德國的殖民地要求。第一點說明美國對於德國要求殖民地，不能坐視，德國是東歐的絕好市場，是故「德國不繁榮，歐洲的繁榮實無望，而歐洲的繁榮與否却與美國有切膚的關係；同時美國也負有道德上的責任，威爾遜總統的「十四條」第五點，公然宣布對於各國殖民地的要求應予以公平的處置。霍斯 (Colonel House) 也說德國殖民地的分配應基於兩種原則，一爲平等的要求，另一爲顧及殖民地人民的利益。最後說明德國對於殖民地的願望：(一) 德國應保有若干殖民地歸由德國管理，德國並不要求殖民地的絕對主權；(二) 殖民地的幣制應在德國馬克的系統之下。』至於其他的問題如主權，軍備，警察，法律，教堂，以及國際合作等，則盡行付諸國際公開計議，當可用國際合作的精神解決之。祇要不妨及德國的光榮，無事不可爲。總之，德國的要求殖民地，決不是出之於帝國主義的野心，也不僅僅是光榮的問題，而是唯一的經濟生存的問題，惟其如此，未來歐洲的和平，實依賴此問題的解決。』(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937) 此文未刊出前，德國政治外交通訊報已看到草稿，在該報加以評論說：『德國對於殖民地的最低需要，有兩種基本條件：(一) 德國必須在其統制之領土內獲得原料之供給；(二) 德國的貨幣必須流通於此種領土之內。並不含有帝國主義的性質，也不是一種體面問題，而純粹爲了經濟生存起見。』(由報去年十二月十九日) 同時德國的駐英大使里賓特羅甫也在英國活動，到處演說德國需要殖民地。例如十二月十五日夜里氏曾在格羅斯維諾屋 (Grosvenor House) 向英國聽衆作公開的演講，他說：『殖民地問題的解決，久爲世人所注目。德國元首希特勒深知德國之宜有殖民地，以供給其本國所需的原料及宜恢復其世界貿易，實爲提高德人目前生活程度的要舉。如英德復起衝突，或將造成世界大戰，則必使布爾希維克主義大獲勝利。』

由此可知此問題的醞釀，由來已久，至最近更成注意的焦點。自德軍

佔領西屬摩洛哥之傳說發生後，英法對德要求殖民地問題，更不得不急謀解決。

三 摩洛哥一幕

德軍佔領西屬摩洛哥之說，首先由法國的報紙傳出，據巴黎晚報的揭載，德軍在西屬摩洛哥活動的情形：（一）戴杜恩城（Tetuan）西班牙特派大員公署內，關於土人警察及民政事務，現由德國軍官管理；（二）德國軍官多員及德人數千名，均已在西屬摩洛哥境內居住；（三）休達港（Ceuta）砲台已由德國軍官管理；（四）德國海軍司令弗洛萊最近曾在法屬摩洛哥與西屬摩洛哥交界處，視察各軍路地點；（五）德國軍官二十五員近乘葡國飛機抵戴杜恩城；（六）近有德國軍隊二千七百名在休達與曼里拉（Melilla）西港登陸，加入客籍軍；（七）摩洛哥土著軍官十二名在休達港籌備接待大批德軍；（八）西屬摩洛哥境內各處現有德國技師從事採礦工作。（上海大公報一月十二日）法國政府聞訊，除援用一九二二年法西摩洛哥條約（Franco-Spain Agreement）規定：『摩洛哥為法國保護國，但允許以摩洛哥一部份領土，作為西班牙的勢力範圍；惟西班牙政府須担保決不轉讓或放棄摩洛哥境內西班牙勢力範圍的全部或一部，並不許暫時轉讓或放棄。』向蒲爾哥斯（Burgos）叛軍政府佛朗哥將軍（Francisco Franco）提出抗議，並於九日訓令法屬摩洛哥駐軍擴充實力至戰時狀態，靜待事件的演變；同時警戒地中海，在布雷斯德（Brest）及多倫（Toulon）二處軍港已有戰艦七十四艘，準備赴地中海秘密演習，大西洋艦隊三十八艘擬在喀薩白朗加（Casablanca）及達加（Dakar）沿岸演習，而多倫艦隊六艘，則將在法國沿岸科西加（Corsica）島附近演習，國防部長達拉第（M. Edouard Daladier）海軍部長杜派克（M. Casimir Duparc）聯袂赴「危險地點」觀察，法國鎮守摩洛哥的總監諾蓋斯將軍（Albert Nogues）

也起程返國，以便與政府討論一切關於摩洛哥的事務。德法關係的緊張幾為國社黨秉政以來所僅有，法國所以如此強硬對付德國，因為德軍佔領西屬摩洛哥後，不但法屬摩洛哥處於德國的控制之下，而且法國與其北非屬地的交通路線也為德國一刀切斷，而法國的防務佈置，是以北非的交通無阻為根據的。

但是經過一度驚濤駭浪之後，法國駐德大使龐賽（Francois Poncet）突然與德國元首希特勒交換了互相尊重西班牙與西屬摩洛哥土地完整的保證，德法關係便逐漸緩和。其關鍵雖在法國的態度強硬，然而其成效之速，實由於法國威迫利誘雙管齊下的結果，當時曾一度謠傳德國經濟部長薩赫特往訪巴黎，以談判法德兩國經濟合作的計劃。所以經過這一次摩洛哥事件以後，使英法相信如對德國殖民地要求的問題，不作合理的解決，以迎合德國的慾望，那末歐洲的前途是難於樂觀的。

四 德法英態度的表明

德，法，英三國談判殖民地要求的機運，既已開啓，能否獲得合理的解決？要解答這問題，讓我們把負責人所發表的談話，先來推測一下。英國外相艾頓一月十二日晚首先在倫敦外國報界聯合會演說，謂英國願竭其全力以謀國際經濟合作，並針對着德國高林的演說，勸希特勒『寧捨大砲而取牛酪』說：『是以毅然決定，寧求牛酪，而不求槍砲。並準備竭其全力，藉經濟合作，謀歐洲的綏靖，使他人咸能在此不需槍砲的世界裏獲得牛酪』。不久艾頓與法國總理里昂伯倫在日內瓦商定對德談判方針，據電訊社傳，謂將來如在經濟金融上援助德國，必須附以兩種條件：（一）其他各國需要援助者，當然德國享有同等待遇；（二）此次援助無論如何不得以擴充軍備。里昂伯倫旋即於一月二十四日在里昂人民陣線宴會上演說，說明法國的對德政策，他說：『愚意以為任何一切辦法，凡屬討價還價

的，均不當向德國提出；法國素知自愛，對於他國人民亦知加以尊重。至於經濟合作與組織和平，原屬互相關聯，且具有不可磨滅之關係。而所謂組織和平，則其主要辦法之一，即在遏止軍備競爭。法國固可與德國在經濟上互相合作，但一國在經濟上援助他國之後，倘因此反蒙有不利之影響，又誰願加以援助？故有下列幾項的建議：（一）人民陣線主張和平，素甚積極；按之事實亦已証明其確能保障法國的利益，維護法國的尊嚴；（二）法德兩國的主張完全不同：德國主張進行雙方談判，法國則主張對於歐洲問題，作一整個的解決；（三）法國所主張安全與「和平不可分割」的理論，實與英國所主張「以國聯為柱石」的政策，不相違背；（四）我相信歐洲和平的關鍵，完全在德國的手裏，此與英國外相艾頓在該國下議院所言，實屬一致；（五）法國決不與德國討價還價；（六）德元首希特勒所提出的和平建議，當願其言行相符；但法德兩國若在政治上不能妥協，則在經濟上亦無妥協的餘地。

至於德國的態度，依據希特勒在國社黨秉政四週紀念典禮中所發表的演說，關於殖民地問題，希氏說：『要知道德國對於未佔取德國殖民地之各國，並無殖民地的要求，德國並不要求殖民地以供軍用，唯將專供經濟之用，德國人口稠密，殖民地要求遲早終將提出。對於歐洲大局有八點意見：（一）國內政治經濟狀況的穩定及整齊；（二）各種人民互相尊重其主要的利益；（三）國聯必須改組，使之成為進化觀念的機關；（四）國際規程必須依照絕對平等的基礎而規定；（五）對於軍備限制採取一種現實的意見；（六）國際不負責的黨派，如仍任其繼續煽動，而不加以阻止，則和平無維持的可能；（七）歐洲問題僅能在可能限度內要求解決，

德國希望與義國有密切的友誼，並願排除義德前途的一切障礙，俾與其他各國，亦發生同樣密切的關係；（八）討論少數民族各問題時，須尊重國家光榮。』（上海大公報一月三十一日）

看了上述三人的演詞，無疑的，英法德絕無成立妥協的可能，歐洲政局的前途依然凶多吉少。誠如華盛頓方面所傳，美總統羅斯福國務卿赫爾正與英國商相任錫曼討論殖民地原料重分配的可能性問題，一致認為希特勒，里昂伯倫，艾頓三人的言論，顯然不能協調，其中殊少共同合作的基礎。而尤以希氏對於殖民地的強硬態度，反對英法交換意見的絕無讓步，皆使一般人士為之扼腕。（上海大公報二月一日）

所以英法與德談判，企圖以經濟上的援助而欲獲得德國在政治上的合作，由三國負責當局所發表的演說看來，實難望有妥協的可能；如果我再從各方面去觀察，不但妥協無望，而且歐洲的危機只有加深。

五 談判的難題與歐陸動向

英法在原則上雖贊同德國恢復殖民地的要求，但是戰後德國殖民地大半在英法的手裏，英法是否甘心將其已取得的殖民地送還德國？英國工黨的藍斯伯雷，自由黨的路易喬治及其行動委員會的蘇爾德，羅西安（John Latham）雖都主張世界資源的供給地完全由國際共管，把英國所有的殖民完全由國聯去統治，但他們一再的申明：『並非把英國的殖民地拱手讓入。』保守黨的邱吉爾更露骨地說：『把成千整萬的人民，不顧其自由意志，像牛羊奴隸般的，交付給另一個主權者，那種理論是最荒謬絕倫的。』保守黨的機關報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也曾嚴厲地質問藍斯伯雷說：

『我要請問，要使生長在英國法律下的人民，去受國社黨或法西斯或日本政體的統治，你是否願意？』最近聖班克拉斯城下議院候選人保守黨議員費利斯作競選演說，他也說：『大不列顛帝國任何部分，讓與他國之舉，均爲吾人所反對；余深信政府決不將任何殖民地讓與德國或任何他國。』英國的態度由此可見了。同樣在法國也絕無歸還德國殖民地的真意，不過欲藉此以緩和歐洲的局勢而已。輿論界的一致反對德國的要求殖民地，更爲顯明，例如人民之友（*Ami du Peuple*）的社評：『德國如果恢復了若干殖民地，則勢必振振有詞，而更進一步要求收回比國的由坪（*Eupen*）馬爾美（*Malmedy*）但澤自由市，甚至連法國的阿爾薩斯勞林也在她的要求之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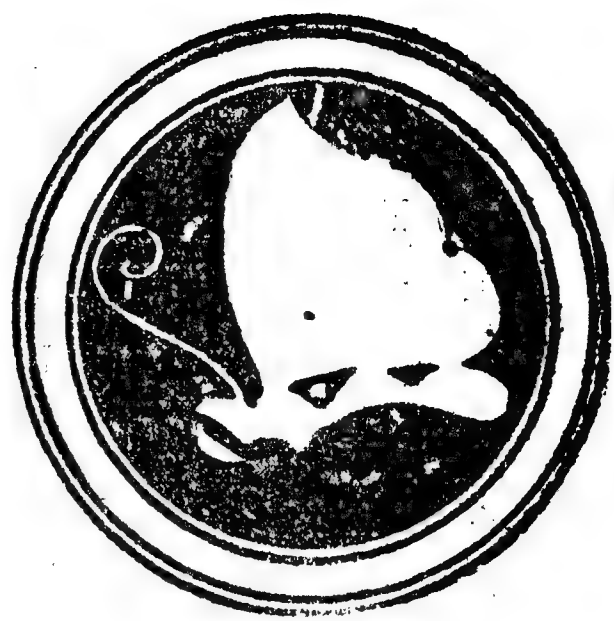
在德國方面，就是對於殖民地的要求，如願以償，在政治上仍難望有妥協的可能。德國外交部機關報柏林交易報（*Berliner Börsen-Zeitung*）曾經說過：『吾人決不因欲在經濟財政上取獲實惠之故，而在政治上獨立地位，自甘退讓一步，外國方面或有以爲德國政府已準備向英法兩國卑躬屈節，實在不值智者的一笑。』而且德國有藉德法談判以離間法蘇的陰謀，在高林往訪羅馬與墨索里尼會晤之後，四強公約復活之說，甚囂塵上，例如羅馬講壇報的社評：『英國現欲義國出任調解，俾英德兩國得以言歸於好，惟英國方面對於德國目前所採取的態度，似尙多所疑忌。……英義地中海君子協定，所以未能推廣而使他國參加，實以法蘇互助公約以及法德關係爲其主要的障礙。自法蘇互助公約成立後，第三國際遂得插足於歐洲，此爲德義兩國不能忍者，惟其如此，如欲解決歐洲秩序與和平的問題，則必先解決布爾希維克主義問題而後可。』柏林交易報更露骨地說

：『如欲求德法兩國互相的關係得一切實的解決，自當竭力設法，務使法國與他國所訂立的同盟條約成爲無效，或將同盟條約中足以危及和平的部分加以撤銷。』

英，法，德，三國既欲以和平外交的途徑，謀歐洲問題的解決，但同時却各懷鬼胎，各玩手腕，那末它自然難獲得妥協的可能，歐洲的危機，是只有加深了。現在法國的國防仍在加緊增厚中，延長沿德邊界的馬奇諾防線，並擬定五項計劃：（一）青年強迫訓練；（二）後備軍官嚴格訓練；（三）戰時工業動員；（四）加速機械化；（五）築造邊界主要公路。

經過一度虛偽的外交折衝，揭開其烟幕之後，各國的衝突也祇有更尖銳化些，德國在要求殖民地未得要領之後，說不定馬上就要蠻幹起來。摩洛哥事件是德國的嘗試，德葡協定的成立，是德國重建殖民帝國的先聲，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決定歐洲政局動向的新因素，是不容我們忽視的。

即使英法對德讓步甘心把殖民地讓與德國，歐洲的和平仍不可期，因爲英法對德一讓再讓的結果，徒足以增長侵略國家的氣餒而已。總之，歐洲的政局，因德國要求殖民地的問題，無和平方法可以解決，所以觀察前途，惟有困難複雜苦惱的境地罷了。



事業與修養

金 鍾

青年是多感的，原很容易苦悶；生在這個時代，苦悶更是必然的了。

埋頭念書時，最少在希望中還能有一美麗境界，一入社會，好比翡翠碰着頑硬糙石，是沒有不損傷的。所以許多青年感到成人的寂寞。差一點的便消極了，小部份更因想找尋理想中另一世界，走入偏激一途；但最可悲痛的，還是大部份的對環境屈服，一了百了；還未能改造社會，便先給社會改造過。我曾讀過這樣兩行詩：「人間有幾個倔強的男兒，時光踩死了多少戰士！」爲之感喟不勝！

這種可怕的現象，固然要叫社會負大部份責任，但青年本身的未健全，也不能完全丟開不管；十年讀書，還得十年養氣，古今單憑本領成就的事業少，得力於個人修養之處多。新中國的創造，在等待着堅毅有爲的青年，如果我們青年站不穩，一度短促的熱腸，失望之後，便輕易丟棄一切或去走不必走的路，都是最可傷心的，也是目前國家社會一個嚴重問題。但「修養」二字，絕非簡單。智識可以學來，修養須要「工夫」；本文亦只能取「述而不作」之意，打算據古人過來經驗，討論幾個平凡的問題。

一 才識與氣度

我們古代的大政治家商鞅說過：「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

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

擔當大事業固然需要遠識，了解大事業也同樣須有遠識。

日本明治維新初期，西鄉隆盛等輩唱征韓論，時大久保和伊藤等則認定日本的急切需要是建國，不是外征。卒逼成明治十年的鹿兒島之亂，——即明治時代的西南戰役。以西鄉當時的聲望，這問題太不簡單，故朝廷方面均焦頭爛額；大久保利通某晚在京都某酒館吃酒時，曾憂形於色的告訴伊藤博文，打算自己立刻單身赴薩摩面會西鄉，披瀝衷情，求其相諒，說：「西鄉也是個聰明好漢。」於此可見當時情勢的吃緊。政府差不多完全失去信心了。但伊藤畢竟是不平常的政治家，他大喝了一杯酒，含笑的問道：「什麼？現在的戰爭縱使自方不利，亦不用這樣憂心的，不論敵勢怎樣強也好，頂多霸佔了九州的全部，……假令九州被西鄉所蹂躪了，不出二年間就可以將之恢復了。有什麼担心的？」（見久米正雄著伊藤博文傳）

伊藤不惜以這樣重大的犧牲，行其所信，當然很少人能够了解。故雖亂事卒經平定，暗殺團復大起，大久保利通便於明治十一年喪命。兇手的供狀指陳明治政府五大罪狀，其一便是：「排斥慷慨之士，嫌疑愛國敵愾之徒，以至釀成內亂」。

伊藤雖能僥幸不死，我們從這也不難想像伊藤當時的處境。但「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明治建國工作完成以後，大家都滿意了，全國視線亦都被帶到內政問題上去，對外問題，已沒有人再說起，但伊藤博文這時反想起來了。明治二十三年山縣組閣，力請伊藤任貴族院議長，伊藤給黑田清隆信上提出做議長的條件是：「東洋大局之問題，將來不能等閑視之，一會期完竣後，余願奉派赴中國而為駐劄中國的公使，萬一不能委派為公使時，漫遊中國亦可，此事如蒙允許，余當為一會期的議長」。

中日戰爭四年前，日本議會所討論的，正以內政問題為中心，但伊藤偏把目光注向西隣大陸去了。是歷史的論定，才使世人明白伊藤的忠誠為國，不在西鄉之下，且遠過之。

所以曾國藩說：「若從流俗毀譽上討消息，則必至站腳不牢」，又謂「炎涼世態，自古為然，雖豪傑之士，能遺外世故，獨立千載，而不能禁止當世之揶揄；」所謂「君子之所不可及，在人之所不見」。

才識之外，還要「氣度」，這「氣度」也不僅為幹大事業者所必具，要了解大事業亦不可少。

唐太宗征遼至薊，曾自為文祭曹操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志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晉石勒某次宴羣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於高皇，雄藝草莽，超絕魏祖，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似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朕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德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

這兩段歷史文章，給我們說明氣度與事業的關連。魏太祖何以「萬乘之才不足」？石勒何以這樣傾倒於劉邦？這很明白的完全是度量問題；大

概必須十分度量的人，才能駕御住八九分度量的人，否則必有許多「不干人下」。我們以此讀歷史，以此看現代的報，無不可通。氣度一天天闊大的人，從前的叛，敵，對頭，都會心悅誠服地跑過來。曾國藩說：「道之未光，忠信之未孚，而欲人之坦坦以相諒，蓋其難矣」。也是說明氣度在擔當事業上的作用。

氣度的對面便是偏狹，是猜忌。「蓄意以滅，推誠以昌」，陸宣公會勸過德宗，又說：「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為之心，而觀物之自為；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以感人之不誠」。

同樣，了解大事業如缺少恢宏的氣度，料時論事愛存偏私之見，則不僅永無適當結論，且復易於默默之中，損及個人修養，使襟懷難以長進。曾國藩給其弟信中曾說：「弟讀邵子詩，領得恬淡冲融之趣，此是襟懷長進處；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詩言之，必先有豁達光明之識，而後有恬淡冲融之趣」。故傷時慨世之情，有時不妨與觀察者自身之襟度有相當關係；觀感時事與領略詩文，其事雖別，其情則一。

二 渾與倔強

我們歷史上許多大哲學家及大政治家，因為閱歷世變，勸人學「渾」，即學糊塗。所謂「大智若愚」，又道「察見淵中魚者不祥」。老子便希望人人能如嬰兒，說：「專氣致柔，能嬰兒乎？」班超言治西域策，亦謂「水清無大魚」，「寬小過總大綱而已」。曾國藩於此「渾」字論述最詳，其給弟信云：「世亂由於是非不明，諸弟必欲一一強為區別，則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必將囁氣到底，願諸弟學為和平，學為糊塗」。又謂「吾兄弟患在略識世態，而又懷一肚皮不合時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軟，所以到處寡合；迪奄妙在全不識世態，其腹中雖也懷些不合時宜，卻一味渾含

，永不發露，我兄弟時時發露，終非載福之道。」所以他勸朋友「願閣下爲璞玉之渾含，不爲水晶之光明，則有以自全」；又是「但願於衆醉獨醒之際，仍以「渾」字出之」。

如果我們對會國藩的了解止於此，那這誤會便太大了。人人皆懷入山恐不深，入林惟不密，聽世事之演變，以「糊塗」爲「至德」，未免是可恥的消極！我想現在一些對舊社會屈服的人，如果他有解釋的話，那他的理論必都在此一「渾」字；因爲渾字發揮至極，別人貪污固然以不管爲宜，別人賣國，亦只有不管是「載福之道」；因爲「自古言兇德致敗者，曰長傲，曰多言」，凡事閉着兩眼，不愁無以「自全」。

但會國藩的「渾」字不是這樣解釋的。他只用渾字做處世中必要時一種權宜態度，以求其自身主張的能貫徹。如他給幹不來「渾」字工夫的會國荃信上說：「此後總於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從掀天揭地處着想，吾亦不甘爲庸庸者，近來閱歷世變，一味向平實處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

渾字之外，會公另外還有兩個字，便「倔強」。說會文正是真正一切學糊塗，對世事絕對消極的屈服，那完全錯了。他一封給他沅弟的信上，說得最懇切感人，謂：「肝氣發時，不惟不和平，並不恐懼，確有此境；不特弟之盛年爲然，即余漸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強自禁制，降伏此心，釋氏所謂降龍伏虎，龍即相火也，虎即肝氣也，多多英雄豪傑，打此兩關不過，亦不僅余與弟爲然；要在稍稍遏抑，不令過熾……不使吾之嗜慾戕害吾之軀命而已。至於倔強二字，卻不可少，功業文章，皆須有此二字貫注其中，否則柔靡不能成一事。……」又說：「担当大事全在明強二字……凡事非氣不學，非剛不濟，即修身齊家，亦須以明強爲本」。

我們讀此，便可相當認識會國藩了。他以爲「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又說「剛非暴虐之謂也，強矯而已，

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讓退。」後來且說：「國藩入世已深，厭閱一種寬厚論說，模稜氣象，養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世界，誤人國家，已非一日。」可見會國藩絕不是全「渾」的。

不過倔強二字，又易誤會，所以會文正公有進一步的解釋，說：「強字須從明字做出，然後始終不可掘撓，若全不明白，一味橫蠻，……京師所謂瞎鬧者也」。「強毅與剛愎有別，古語云：自勝之謂強，……舍此而求以客氣勝人，是剛愎而已，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又說：「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

這段解釋，自極要緊，現在或即有人以剛愎爲強毅，甚至也許有把「瞎鬧」當做倔強的。宜稍省惕！因爲這不僅無益於人，且有損於己，容後段論之。

三 詩情與牢騷處置

担当大事業的人，不妨有詩情，不能有詩人脾氣；換句話說，熱烈深厚的情感，往往爲大政治家的必要條件，但幹事業的人，却不甚宜於太多牢騷。不過這層工夫，確非容易。會國藩兄弟亦爲所苦。其給會國荃信上會有這樣一段：「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氣之積鬱於中者厚，故倔強之極，不能不流爲忿激，以後吾兄弟動氣之時，彼此互相勸誡，存其倔強，去其忿激斯可耳。」

讀中外歷史傳記，我們發現很多大人物差不多都天賦有一種奔放的詩情。如曹操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石達開的「一志未酬人已苦，江南到處有啼痕」；但不同的是他們感慨身世或在挫折之餘，雖也滿懷牢騷，——因爲牢騷似乎是多情感的人免不了的，——其對牢騷的處置，不是李太白那麼拚命喝酒，也不是蘇曼殊那樣不顧死活的吃冰，他們對付失敗是

捲土重來，是再起江山。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如此，伊藤博文的建國工作亦如此。曾國藩遇着大刺激來時，能將「此心放得寬養得靈」，故「雖有外感，亦不致於內傷」，儘管白天遭遇不可救藥的大變故，照常能從從容容寫信叫家裏人如何「早，掃，考，寶，書，疏，魚，豬」，「飯後的兩千步仍要走的，臨睡還得洗腳」。

倫敦泰晤士報上，每天有 Callisthenes 寫的一段啓發人智慧的小文章，（大半在第十二頁左上角）一次寫到「Crash Tonic」，他說有經驗的飛機師必都知道碰衝後惟一的生路是設法繼續起飛，在那緊張的一刹那，稍一滯頓，便是不幸的毀滅。因此他說：「對付絕望或失敗的最正當辦法，即使不能一笑置之，最少要用點哲學，絕不能在災難後好比被擊中的鹿，帶着傷獨自投入深林裏去；事業失敗的創痕之最有效的解毒藥是立刻打算幹另一個」。

這與中國傳統的治事哲學完全相同。曾國荃某次大敗，國藩怕他吃不消，在一封打氣的信上說：「袁了凡所謂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另起爐竈，重開世界，安知此兩番大敗，非天之磨練英雄，使弟大有長進乎？諺云吃一塹，長一智，吾生平長進，全在受挫受辱之時，務須咬牙厲志，蓄其氣而長其智，切不可荏然自餒也」。又信說：「弟之憂灼，想更甚於前，然困心橫慮，正是磨練英雄，玉汝於成，李申夫嘗謂余樞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因引諺云：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此二語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訣」。

「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有沮」，曾國藩因為有此「牛皮糖」哲學，所以他的「德業長進之時，均在艱難困苦之會」。所謂「安逸以死，憂患以生」，其關鍵處亦在此。因如缺少此種堅持毅力，一度拂逆，便失去自信，一切聽天，隨污合流，或空發一些牢騷，均非担当大事業氣派。曾國藩且謂，「吾嘗見朋友中牢騷太甚者，其後必多抑塞」。

蓋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又說「大抵胸多抑鬱，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養德，不特無以養德，亦非所以保身，中年以後，則肝腎交受其病」。可見處置牢騷的重要了。

四 平實與謙退

好像聽誰說過：「求聞達於諸侯易，做一個平平常常人難」。所以如今便有許多寂寂不來，自負不凡，不願做一個平平常常的人。所謂「居處言行寧屑屑，事業文章豈區區」。這種脾胃，古人今人均同，最講究平實謙退工夫的曾國藩，也是這上面的過來人。他一再勸人戒驕戒傲，不必開口便說人長短，但他自己也有節制不住的時候。如說：「默觀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撫將帥，天下似無戢定之理」一筆該抹去多少人！但他中年以後，工夫便深些了。其給弟信中說：「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

常語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又道「滿罐醋不動，半罐醋才動」，大概書讀愈少，自信亦愈大；所以當學生的人，最容易看出別人毛病，瞧別人不起；推而廣之，自也便很容易對政府當局信不過。當然，中年人思想進步的速度，很難趕得上青年人，但這不能說年青人所想的便都完全對，中年人所幹的便都不一定可靠。

凡事理想最美，無奈事實都是頂頑固的；但這道理不易為未下平實謙退工夫的人承認。許多人專講空洞的闊大，不願認清事實，須知「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太處着眼，總仍得小處下手。曾國藩以為「講闊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顛預，毫無條理，雖

大亦奚足貴？」隨園論詩，亦說：「詩雖奇偉，而不能柔摩入細，未免粗才……有作用人，放之則彌六合，收之則斂方寸，巨刃摩天，金針刺繡，一以貫之者也……聖人用行舍藏，可伸可屈，于詩亦一貫。」所說均指明專有關大不行。

不獨了解事物，須存點謙退之心，從平實處看去，此事關係個人治事修養之處亦最大；但這一點看來最易，原來最難，曾公也承認這工夫做來不易，他說：「吾自信亦篤實人，只為閱歷世途飽更事變，略參些機權作用，把自家學壞了；實則作用萬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懷恨，何益之有？近日憂居猛省，一味向平實處用心……」，又道：「聖門教人，不外敬恕二字……余生平於敬字無工夫，是以五十而無所成，至於恕字，在京時亦曾講求，及之近歲在外，惡人以白眼藐視京官，又因本性倔強，漸近於憤，不知不覺，做出許外不恕之事，說出許多不恕之言。」

後來他發現了「天地間惟謙謹是載福之道」，說：「功名之地，自古難居，……人之好名，誰不如我，我有美名，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際，蓋難為情，兄惟謹慎謙虛，時時省惕而已」。

同時又領略到「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字，以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於此；所以晚年主張求缺。謂「小人則時時求全，全者既得，而吝與凶隨之矣」又說：「兄嘗觀易之道，察盈虛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雖已不甚科學，但其表示一種謙退精神是不錯的。

如今很多人搶官做，既做之後，惟恐不大；曾文正公是否有墨家的苦幹精神，或西方「Life is to give, not to take」的服務信念，我們不能盡知，但知他在被逼的事業完成以後，確已連官也想推開了；曾謂「處大位大權而兼想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這飽經滄桑後所體會出來的謙退美德，自然很值我們玩味的。

五 恬淡冲融之趣

名利場中只有所謂「熱中」，是事業境界才能有恬淡冲融之趣。古今任何大事業家，均少不了此「恬淡」二字。莊子繕性篇論古人修養之法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又應帝王篇云：「遊於心淡，合來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可見也是講究恬淡的。

懷才不遇的如姜尚，但以他得恬淡冲融之趣，善保其生，故仍不難於暮年伸其抱負。請到年少才華，都能記起賈誼，但「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只以其情感過於激越，如動筆便是此可痛哭者一，此可流涕者二，少恬淡冲融之趣，遂致功業未就，先喪其身，最可慨惜。

恬淡冲融之趣在功業中要，文章中也要；舊朝代要，新時代也需要。因為人類為智慧所限，是非黑白，永難有絕對分明之時，古今治亂，只不過分明程度上的差異；最治之世，是非亦不能盡明的。故必須此恬淡二字，以寬養情緒。

常閱漢書，見有一段記事云：漢武帝至郎署，見一老叟，鬚髮皆白，衣裝破舊。武帝問曰：「汝何時為郎，何未遇也」；老叟拱手而答：「臣性頗，名顯，江都人，為郎三世，但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臣時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主均不能遇。」這段故事固然够幽默，亦寫盡宦海悲酸！即今日最完善的法規，又何嘗不能只專門為吃虧人而設！凡富有情感者，因為悲天命而憫人窮，故對不平之事，常難容忍，稍一不慎，激憤之餘，即易損及健康，所謂「憂憤而卒」，幾每代可見。曾國藩多次勸戒國荃說：「天下事焉能盡如人意，古來成大事者，半是天緣湊泊，半是勉強遷就」；「積勞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事事落人後，不必追悔，不必怨人，此等處，總須守定畏天

知命四字」。並勸他以保身為第一着，說「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總以保全身體，莫生肝病為要，」說「蝮蛇螫手，則壯士斷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當視惱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又說「弟此時無論如何惱佛，如何窮窘，總以保養身體為第一着」。（國荃信上已有「仰鼻息於腥羶之輩」的話，其憤激可想見）。

所以，在這種境界，「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和俗語中的一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應該都是最好的哲學。但致此之由，全在恬淡二字。曾國荃的恬淡工夫，便不及乃兄遠甚；文正公有一封信云：「弟以倔强之性，值重勞久鬱之後，一見親人，涕泣一場，大鬧一場，皆意中所有之事；然為涕為鬧，皆可以發瀝積鬱，皆可以暗調肝疾」。其忍受不了的情形可以想見了。

因此曾國藩發現治心以廣大二字為藥，謂「富貴功名，皆人世浮榮，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其最精到的見解是：「治事之外，此中卻須有一段豁達冲融氣象，二者並進，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最京意味」。不失為過來之言。担当大事，成敗功罪，毀譽禍福，固均難說定，即理世俗之務，亦易為庸常是非所牽惹，此等處惟看能否在糾纏煩燥之中，留有恬淡冲融之趣；因為這是根本第一層工夫，此處有定力，到處均坦途了。任大事如此，了解大事亦如此。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我願把曾國藩這句名言，作為本文的結束。但望我們能够虛心的體會事物，辛勤的盡其所務，規模要遠，着手須近，渾含之中，留其倔强，拂逆之際，存其恬淡，庶可以解救自己，亦所以解救國家。

二十六年二月七日於北歐。

大公報

代辦部

專售全國各種有價值的圖書雜誌

手續簡便 辦理迅捷 選書審慎 查詢便答 售價低廉 服務週到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電話一九五七二

金城銀行

總行分
上海 蘇州 新浦
天津 長沙 南通
南京 大連 開封
北平 常熟 石家莊
青島 西安 哈爾濱
漢口 新鄉 武昌
鄭州 許昌

資本實收七百萬元

公積三百六十七萬元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兼收各種儲蓄存款



從朱載堉談到整理舊樂

胡彥久

在明朝的末年，我國有一位王子；他雖是公子哥兒出身，然而潛心學術，竟至將王位都讓掉了。他研究音律之學，同時也精於算學曆學；他治學完全或乎近代的科學方法，並且推翻了古人死守的舊說，發明十二等律。雖然近代西洋音樂是如此的進步，但是全世界定音位樂器的分律法，與他所發明的十二等律，毫無不同。他還有很多音樂上的見解，在當時是最新的學說，而為一班人所反對。我們今日整理固有的音樂，以為必需打破的種種傳統觀念，他在三百五十年前，早已倡導。可惜他的學說並沒有被人重視，他的理想，絲毫不能實現；以致中國的音樂，在這三百五十年中，一天的更加退化了。今日有很多的人，都以為十二等律是西洋音樂盛行於中國之後才有的，守舊的古樂家，甚至詆十二等律為西法，為夷樂。因此我願意將他的一切，很簡略的介紹；免得這一位音樂革命家，至今仍是寂寂無聞；同時他的見解，很可以供整理固有音樂的參考。

這位王子姓朱名載堉，字伯勤，號句曲山人，又號狂生，又號山陽酒狂仙客。因為他的父親是鄭王，後人通稱為鄭世子。生於明嘉靖十五年丙申（一五三六），卒年不可稽考，但是在七十五歲的時候，還寫過一部律呂正義，所以至少是七十五歲，死後諡端清。

他的父親鄭王厚烷性情耿介嚴正。因為世宗迷信道教，原烷上書請世宗修德講學；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世宗大怒，又因厚烷平日為人正直，宗室內不免結有私

怨，有人趁這時候告以叛逆之罪；於是世宗削掉他的爵祿，幽禁於鳳陽。後來穆宗即位，大赦天下，厚烷方才恢復王爵。一生布衣蔬食，方正不阿，對於律呂之學，有深切的研究。

載堉篤學有至性，因為父親直言獲罪，他在宮門外築一間土室，就睡在草墊子上，這樣的過了十九年，等到他父親遇赦，才回到王宮裏，他一生研究學問，同時受了厚烷人格的影響，鑒於宗室內爭奪權位的可危，索性連王位都不要了。讓國之後，自稱道人；萬歷三十四年丙午（一六〇六），神宗為鄭世子載堉建玉音坊，上面有讓國高風四個字。刻曰『爾能非道不處，惟義是循，固遜王爵，至塵屢疏，敦復倫序，克振綱常，朕心嘉悅。……』

載堉的學問，受他的父親厚烷及外舅祖何塘的響響最多。除了音律之外，對於曆象，度量衡，舞踏都有研究。他最重要的著作是樂律全書；包含十三種著述。其餘沒有收入樂律全書的著述也很不少。他不盲從古說，好學深思，許多的理論都與近代的自然科學相合。晚年仍不懈怠，七十五歲時，邢雲路著古今律曆考，請他寫篇序文；他另外就著了一部律呂正論送給邢雲路，足見其研究學問的精神了。

十二等律，是將一均（讀如韻即Octave之意）之內，分為十二個相等的半音，原來的十二個音，其各音間的距離並不是大小相等的；大小既不相等，變調不能自由。因為許多

的樂器都是定音位的，如鋼琴風琴的鍵，簫笛的孔，琵琶月琴的品；每一個樂器原不是僅預備演奏一個或三四個調的，假設想一個定音位的樂器能自由轉變十二個調，則非將一均之內的十二個音，平均排列不可。所謂十二等律，即是十二個平均的音律，全音用兩律，半音用一律，英文叫做 Equal Temperament。

十二等律將一均的十二個音，都分成相等的音程，在某幾個音的協和上說，當然不是最滿意，除非分得很精密，律數可以多但幾十個；然而在樂器製造及演奏，幾乎是不可能。因此十二等律雖有其缺點，但是在實用上可以算得是最簡單而合用的方法。

現在我們想想十二等律並沒有什麼稀奇，因為習用既久，反而不懂得它的價值了。但是在三四百年前的中國，分律的方法，是死守前人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並且還說黃鐘律管長九寸。這個九寸毫無標準，歷代有無窮的九寸，互相爭執，鬧得不可開交。朱載堉的書上，曾大刀闊斧的說：

「……律呂之學，乖謬久矣。蓋由宗守黃鐘九寸，三分損益，隔八相生此三言之謬也。夫此三言，實為律家大謬，然舉世宗守之，聞臣此言而不以臣為大謬者，蓋亦幾希；是以臣愚雖得之於心而緘之於口，韞藏有年，不敢形於紙筆者，為此故也。」——進律書疏奏——

「律非難造之物，而造之難成何也？推詳其弊，蓋有三失：王莽偽作，原非至善，而歷代善之，以為定制；根本不正，其失一也。劉歆偽詞，全無可取，而歷代取之以為定說；考據不明，其失二也。三分損益，舊律疏舛，而歷代守之以為定法；算術不精，其失三也。欲矯其失，則有三要：不宗王莽律度量衡之制一也，不從漢志劉歆班固之說二也，不用三分損益疎舛之法三也。以此三要，矯彼三失，律呂精義所由作也。」

——律呂精義內篇總論造最得失第一——

他這一種不言從古人陳說，而敢大膽的說明前人三失的

精神，在音律上可算是大革命。在律呂精義中，毫不客氣的有這樣的子目：不宗黃鐘九寸，不用三分損益，不拘隔八相生。他對於律的觀念，認為律是音的標準，並不是一種尺寸；而尺寸僅是某一時期用以記載律管的長短的，決不能死守尺寸來造律的。試看他的書上說得多麼透澈：

「律由聲制，非由度出，制律之初，非有度也。度尚未有，則何以知黃鐘乃九寸哉！以黃鐘為九寸，不過漢尺之九寸耳，周尺則不然，商尺又不然也，虞夏之尺皆不然也，黃帝尺亦不然也。」

律呂精義 不宗黃鐘九寸第二

朱載堉的新法，與西洋歐里士 A.J. Ellis 算法的結果，完全一樣，歐氏的比例式為： $12\sqrt[12]{2} = 1.0594631$ 。

朱氏的算法是：

「……新法算律，與方圓皆用句股術；其法本諸周禮：東氏為量，內方尺而圓其外。內方尺而圓其外，則圓徑與方斜同。知方之斜，則知圓之徑矣。度本起於黃鐘之長，則黃鐘之長，即度法一尺。命平方一尺為黃鐘之率；東西十寸為句，自乘得百寸為句幕；南北十寸為股，自乘得百寸為股幕；相併，共得二百寸為弦幕。乃置弦幕為實，開平方法除之，得弦一尺四寸一分四厘二毫一絲三忽五微六纖二三七三九五〇四八八〇一六八九，為方之斜，即圓之徑，亦即樂賓倍律之率；以句十寸乘之，得平方積一百四十一寸四分一十三厘五十六毫二十三絲七十三忽〇九五〇四八八〇一六八九，為實，開平方法除之，得一尺一寸八分九厘二毫〇七忽一微一纖五〇〇二七二一〇六六七一七五，即南呂倍律之率；仍以句十寸乘之，又以股十寸乘之，得立方積一千一百八十九寸二百〇七分一百一十五厘〇〇二毫七百二十一絲〇六十六忽七一七五，為實，開立方法除之，得一尺〇五分九厘四毫六絲三忽〇九纖四三九五九二九二六四五六一八二五，即應鐘倍律之率。蓋十二律黃鐘為始

，應鐘爲終，終而復始，循環無端；此自然之真理，猶貞後元生，坤盡復來也。是故各律皆以黃鐘正數十寸乘之，爲實皆應鐘倍數十寸〇五分九厘四毫六絲三忽〇九纖四三五六二九五二六四五六一八二五爲法，除之，即得其次律也，安有往而不返之理哉。舊法往而不返者，蓋由三分損益，算術不精之所致也。是故新法不用三分損益，別造密率，其詳如左：

| | |
|-------|------|
| 二〇〇〇〇 | 黃鐘倍律 |
| 一八八七七 | 大呂倍律 |
| 一七八一八 | 太簇倍律 |
| 一六八一八 | 夾鐘倍律 |
| 一五八七四 | 姑洗倍律 |
| 一四九八三 | 仲呂倍律 |
| 一四一四二 | 蕤賓倍律 |
| 一三三三九 | 林鐘倍律 |
| 一二五九九 | 夷則倍律 |
| 一一八九二 | 南呂倍律 |
| 一一二二五 | 無射倍律 |
| 一〇五九四 | 應鐘倍律 |
| 一〇〇〇〇 | 黃鐘正律 |

——律呂精義內篇——

這裡還得說明三點：第一朱氏原書算到第二十五位，這裏只用到五位，以下的省去了。第二朱氏所謂黃鐘倍律，是比黃鐘正律低一均；有的書上的倍字，是做高一均講的。第三朱氏的數目字，是音愈高數愈少，音愈低數愈多；今日西洋物理學講音的頻率，是音愈高數愈多，音愈低數愈少。這是因爲出發點不同，所以結果實得其反。我國以管論律，管長則音低，管短則音高，數目字是代表管的長短的。西洋以每秒鐘空氣振動若干記音的高低，高音的振動數多，低音的振動數少，數目字是代表振動數的。

在三百年以前，我國的數學並沒有現代這些抽象的觀念與公式。當時認爲開方必須要有方積，又因爲沒有記小數的

方法，所以朱載堉的算法不免有繞大圈子的地方。劉復用現代算式，表示朱氏的算法爲：

$$\sqrt[12]{12} + 12 = \sqrt{2} = 1.4142;$$

$$\sqrt[12]{1 \times \sqrt{2}} = \sqrt[12]{2} = \sqrt[12]{1.4142} = 1.1892;$$

$$\sqrt[12]{1 \times 1 \times \sqrt[4]{2}} = \sqrt[12]{2} = \sqrt[12]{1.1892} = 1.0594.$$

他得到了1.0494這個數目，就能把其餘各律的數目推算出來。——劉復著『十二等律的發明者朱載堉』——

劉復的文中，有許多的引證：說西洋的十二等律有根據朱氏學說的可能。他說：『等律的發明者可以說有三個人：一梅氏（Marie Mersenne），書成於一六三六年；二費氏（Anar. Werckmeister）書成於一六九一年；三納氏（J. G. Neidhard）書成於一七〇六年。……我們所知道的，梅氏在歐洲，雖然是成書最早的人，可已比朱載堉整整的遲了四十年，梅氏生於一五八八年，朱氏成書之年，梅氏只還八歲。』

又說：『這四十年中，到中國來的西洋教士日見其多；他們一方面把西洋的文化搬過來，同時也把中國的文化搬過去。……而朱氏那部十九厚本的樂律全書，在當時也是龐然鉅製，就很有做他們的採集品的可能。』

又說：『赫穆霍次（H. H. Holmholz）說：『在中國人中，據說有一個王子名叫載堉的，他在舊派音樂家大反對之中，倡導七律的音階。把一協（即均）一分爲十二個半音，以及變調的方法，也是這有天才而且技巧的國家發明的。』

關於西洋的十二等律是受了朱載堉的學說的影響，雖然劉復有幾種證明，我個人覺得還不是最充足的證據，所以暫時還不敢斷定。因爲朱氏講他的新法那一段文章，在三百五十年前的西洋人，未必看得懂。我們不妨這樣的說：『朱氏發明等律比西洋人爲早，他決沒有受絲毫西洋學說的影響』

朱載堉雖然發明了十二等律，在中國不但沒有應用到定音位的樂器上去，即是研究音律的學者，都不表同情；僅有一兩個人贊同他的學說，一班人還是死守古法。清朝陳澧，

乃是一代大儒，對於音律之學也有很深切的研究；他對於朱氏的新法，不但不能了解其長處，反而盛稱古法不必改，在他的聲律通攷中，曾說：『此於算法則密矣，而非古人簡易之意。古法三分損益，人人皆解；若連比例算法（陳澧稱朱氏的算法為連比例算法），則必明算而知之。載堉著書，可以精研算法，如欲通行於天下，安能使工人學算而後製其器，伶人學算而後按其聲乎？……古法誠不必改也。』

陳澧的學問，我個人非常的佩服，但這一點見解，却是大錯特錯；並且使後人讀到這幾句書，還要受他的壞影響。陳氏以為：『古法三分損益，人人皆解。』但是在樂器變調上的缺點，難道不謀補救？我們對於新學說，不必在難解易解上去下判斷，必需對於本身的價值及其影響上去估計後。至於『工人學算而後製其器，伶人學算而後按其聲，』更是充分代表我國前代音樂家的思想想諸事馬馬虎虎，不必過於精嚴，音階不能變調，就不必變調算了。假若陳澧生於今日，看到西洋製造樂器怎樣的應用物理儀器，T. Boehm 花了二十年的光陰研究一枝笛子；或是看到西洋音樂訓練耳音的課程，也許不會說這樣輕描淡寫的話了。

朱載堉發明等律，其主要的動機是想黃鐘能夠終而復始，循環無端。但對於定音位樂器的補救，也許是他的動機之一。這一點他的書上雖然沒有說明，然而在另一面可以窺測到的；因為他主張製造樂器，必須有十二個音的。假設當時的人，都願意犧牲古法，用他的新法製樂器，有三百年的衍進，今日的樂器決不致如此的幼稚的。

我們試看西洋音樂的進步，也不過兩百多年的歷史；其中當然有很多的音樂家，努力於音樂藝術，而巴哈 Sebastian Bach (1685—1750) 尤有特殊的貢獻。他以十二等律應用到作曲上而得有美滿的結果；以前雖有這種的理論，但是沒有應用得像他這樣的成功，自從巴哈倡導十二等律的樂曲以後，轉調及和聲上，都有極豐富的收穫；而樂器因此大改革，各調都能自由轉變，不像以前的僅能演奏或轉變極少的調

。所以我們談到西洋音樂的進化，不能不歸功於巴哈之應用十二等律。反轉來看十二等律發明最早的國家，音樂反而退步，真使我們感到莫大的慚愧與羞耻。

朱載堉除了發明十二等律之外，還有許多音樂上的見解，至今仍是至理名言；雖然相隔三四百年，其價值仍然絲毫未改。因此：我們可以想到當時朱載堉不滿於音樂上許多舊觀念，不惜著書立說，以謀矯正；但是三四百年來，這些現象，仍如往昔。朱載堉的學說，反而寂寂無聞，足見我國的音樂，是停頓著沒有向前進一步，甚至於日見退步了。

在朱氏的進律書奏疏中，曾說：

『接宋儒張載曰：古樂不可見，蓋為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為古樂不可知。臣之愚見：則以為前賢紀載失實，稱譽過高，欲以令人欣慕而求進，適以使人疑畏而自沮也。是以臣書之於樂也，略夫深遠之義，詳夫淺近之辭；惟求實理，不事文飾，此臣為書之主意也。』

我們相信以往的音樂，其中有很多精美的史料，同時也有極多毫不相干的廢話；所以在整理固有音樂之先，要明白有紀載失實，稱譽過高的地方。因此朱氏著書，異夫深遠之義，詳夫淺近之言；惟求實理，不事文飾，免得使人疑畏而自沮。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實實在在的材料，不是玄妙莫測的空談，這些故為高深之說，自以為淵博者，我們應該不理會，而在淺易平凡上用一番切實的工夫。

再看朱載堉對於樂器的根本觀念：

『臣謹按上古聖之製器也，蓋必有謂而設，豈徒然哉。

……先儒論樂器者，率擴末而遺本。何謂末？如云農琴，義瑟，塤笙，舜蕭之類：不過尊其人重其器而已，竊以為末者此類也。如云金徽，玉軫，龍池，鳳沼之類；不過華其飾而美其名而已，竊以為末者此類也。夫何謂本？周禮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為樂器；凡為樂器，以十二律為之數度，以十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數度聲律，斯為樂器之本也。』

所謂數度聲律，用現代的話來講，不外：定音準確，音色美麗，音量宏大，音域寬廣，變調自由等等。由朱氏的：『以十二律爲之數度，以十二聲爲之齊量。』這兩句話揣測，他未嘗不想把樂器做到一均之內分爲十二個音，他的新法也可以應用了。

直到今日，依然還有盲目造古樂器的。在一柄普通的胡琴上加一只龍頭，便說：『龍頭胡琴，古樂器也。』還可以把古書上的樂器，一一以意爲之，都說是古樂。豈但先儒論樂器者，率撫末而遺本，今人亦復如是！

朱氏論吹樂器的竹管，說：『擇其合周徑度數者用之，如無，則用笛竹，須削治之使合規度。』試問三四百年後的今日，蕭笛的內徑，幾會削治之使合規度？他認爲管子內徑的大小，與音的高低是有影響的；在律呂精義內篇，曾說：『先儒以爲長短雖異，圍徑皆同，此未達之論也。』現代物理學上也認爲管徑與音的高低有關係，謂之管口校正量。不過○氏推算的方○與西洋管口校正量的公式，完全不同。曾有西洋物理學家以朱載堉的方法做過實驗，結果却是很正確，這一點與十二等律同爲有價值的發明。

我國音樂至今不能進展，雖有很多的原因，但最大的仍是樂器的不精良；始終還是『撫末而遺本』與『安能使匠人學算而後製其器』的遺毒。朱載堉見到這一點，所以說數度聲律，斯爲樂器之本也。他雖有改革的理論，還是不能戰勝一切傳統的舊思想，恰如曇花一現，僅在紙上說說罷了。

在朱氏的著述中，也有其缺點，尙未能完全科學化，這是當時的環境與思想，使他非如此不可的。如十二等律的算法上說：『其法本諸周禮：』東氏爲量，內方尺而圓其外。『這未免有點牽強，他的算法自能成立，不必本諸周禮；不過不引一句古書，更要被人罵他的方法無根據了。又如他製一個新準器，有這樣一段的說明：

『新造準器，斷桐爲之。其狀似琴非琴，似瑟非瑟，而

兼琴瑟二器之制。……其尺則依橫黍之度，通長五十五寸，象天地之數也。……首尾皆橫八寸，象八風也。……底面之木各厚四分，象四時也。』

律學新說卷一 立均第九

因爲新準器是他創製的，尺寸大小，若不說天地之數，八風四時，難免不被人質問爲什麼要這樣的尺寸。說上這些玄妙的根據，旁人便啞口無言了。朱氏的書中，這樣的說法，可算是最少，我們當然不應該去苛責他了。

我以為在明朝末年，我國的音樂，很有一次復興的機會。因爲朱載堉已經發現音樂上亟待改革的幾點，他的學問既淵源於他父親厚烷及外舅祖何塘，又加以他畢生的研究；他有科學家的頭腦，以科學方法治學。本人生長於宗室，不必計及衣食等問題，更可以借國家的力量，推行他的理想。假若當時的人，不迷信於舊說，贊助他的主張，對於復興音樂的工作，樹立初步的基礎，造成風氣，清朝三百年中，世界各國的文化都不斷輸入中國，西洋音樂，可供參攷，則我國的音樂必不致如今日之沒落。我們景仰朱載堉之餘，更深深歎息當時的機會竟失去了。

在半年以前，我曾經發表過一篇『我國音樂之缺點及其補救』，列舉我國音樂上樂器，音階，樂曲，記譜，演奏五方面的缺點。並以爲現在的國樂，離我們的理想太遠，不能承認它是中國的音樂。我們承認音樂應該成爲一種獨立的藝術，能充分表現全民族的特性，不脫離歷史的背景，而要跟著時代推進的。我們理想的中國音樂，至少是要合乎上述條件的。但要達到理想的目的，須經過若干年的努力研究。我曾舉出五項預備工作，即是（1）整理我國歷代音樂，（2）搜集各地民歌俗曲，（3）用科學方法改良樂器，（4）規定正確音階改良記譜方法；（5）採用西洋音樂特長以爲補救。

一個新文化的產生，不外保留固有文化的精神，和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將來的音樂，一定逃不出這個方式，即如

上段所舉出的(1)(5)兩項。話雖如此說，却不容易著手。因為固有的何者當留何者當去，外來的怎樣吸收，都須要細密的研究一番，與多次的實驗及嘗試。最重要的還是首先打破傳統的惡思想，決定取捨的途徑。

在明朝末年，固然失去一個音樂復興的機會，今天也未嘗不是另一個機會的開始。因為在西洋音樂的輸入中，我們更感到我國音樂的落伍，而國人及文化團體近年也在不斷的注意這個問題；於是整理固有音樂之工作，似乎是亟待著手。現在的機會當然比明朝末年好得多；因為一班人對於科學已有相當的認識，借重自然科學的助力，觀摩西洋的特長，這種環境不是朱載堉的時代所夢想得到的。但是事實上陳腐一類的思想，仍然有其勢力；朱載堉所痛斥的舊說依然存在。我們必須以朱載堉的精神，作為整理固有音樂的出發點。我個人以為應有下列四項的認識：

第一：不固執中西音樂的界限 前人以琵琶不是中國的樂器，在琵琶沒有到中國以前，樂曲上多用五聲音階，自有琵琶之後，七聲音階才盛行。隋朝認為琵琶是外國的樂器，現在都公認琵琶是中國樂器了。十二等律是朱載堉所發明，與現在全世界一致採用的相同，習慣上却有人又認為這些有半音的音階是外國音樂。假若先定一個中西音樂的界限，結果是一步都行不通的，徒生無謂的爭執與煩惱。我們放遠點眼光，隨之視琵琶，亦猶今之視西洋音樂，因此：只要是富有民族特性的音樂，不問是前人所遺流或近人所創作的，不妨用西洋音樂的技巧寫譜，用近世的管絃交響樂隊演奏。我國固有樂器的改良，不是一步可以登天的，即有了合理的理想的樂器，其演奏技術及音樂配置，還需要相當的時日去培養與研究的。

但是有一點必須說明：我並不贊同調和主義。若把不能湊合的中西樂器，混為一堂而演奏，大可不必。因為我們不妨早晨喝一杯咖啡，晚間品味龍井，各盡其妙，如果想兼二者之長，以咖啡與龍井茶共煮，結果是等於吃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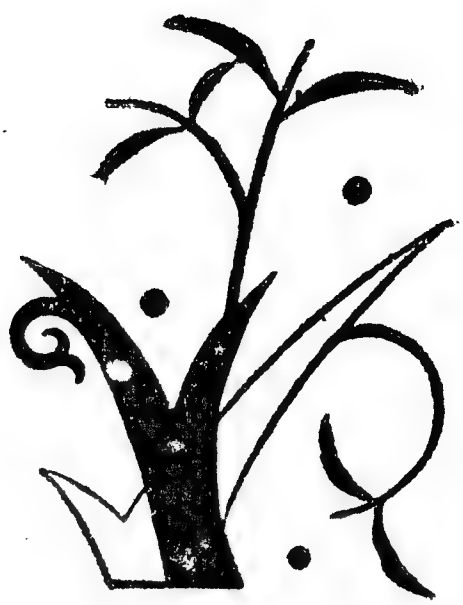
第二：不作空洞無益的研究工作 黃鐘九寸的問題，現在還有人爭執。這未嘗不是考古工作之一，但求得了結果之後，與現在的音樂有什麼益處？現在音的標準，全世界都通行 A₄₄₀ 或 A₄₃₅。如果有研究黃鐘的時間金錢與人才，大可以用之於其他更切要的工作。因為這一類的問題，幾千年來已經爭得索然寡味了；猶如一塊咀嚼得不要的橡皮糖，即是再費掉無窮的牙勁，也嚼不出絲毫的新味道不如換一塊新的糖吃吃罷。

第三：不迷信陰陽五行之說 古人的書中，常說某月用某調，取其合乎陰陽之理。我們只能承認夏季溫度高，冬季溫度低，音的頻率是與溫度成正比例的；除此之外，音樂與溫度說不上什麼深切的關係。又如彈七弦琴的，用手指在弦上輕輕的擦；我曾問過一位專家，這是什麼意思呢？他問我『可曾聽得擦的聲音？』我說：『這是微弱摩擦的聲音，並不好聽。』他大怒，說：『這種聲音在我聽來，有如暴雷般的響亮。』我至今仍是懷疑：假如那一種聲音是如暴雷，我向他說話的聲音豈不大得不可思議？一旦真有雷聲，他的耳膜豈不會震破？這都是古人玄妙的以意會之，也是稱譽過高，徒然令人可笑了。

第四：不好高務遠，但求簡易切實 我們認為固有音樂中，有很多可取的史料，可供創造新音樂的參攷。完全舊的東西搬出來並不能成新的；因為在以前的最好的音樂，即使保留到現在，也許不合於今日的要求；僅能說其中的某點，有發揚光大的價值。所以在成千累萬的古書中，可取的精華，也許很少，至於無關音樂的玄妙理論，及記載失實的空話，不必再費心思去研究；或許前人以很淺近簡單的材料，今日反認為是至寶的。

但是在新音樂的嘗試，就不能以簡易為出發點。音樂是一種獨立的藝術，自有許多必具的條件。我國的音樂，太隨意而玄妙了，今日若不從最嚴謹的方法下手，矯正以往的錯誤，恐怕永遠不得進步。在從散漫而隨意的習慣，改到嚴謹而有規律的過程中，毫無疑義的要被當時人反對或攻擊的。我們不能以膚淺而無價值的音樂來迎合世俗；在嚴謹而有規律條件之下，同樣可以產生通俗而大衆化的音樂。

我國音樂的復興，應有多方面工作，及長時間的研究。在各種工作之中，整理固有音樂一項，可以說是空洞最難著手。因為看到朱載堉的書，不覺生出以上的感想，今日的機會，不可再失去了。



未來的德俄戰爭與戰略(六)

馬季廉

九 德俄作戰方略的比較

問題就發生了，如果蘇俄在物質的戰略上處於確切無比的優勢，如果以赤手，以載重汽車，鐵甲車進攻莫斯科證明事實上難以作到，那麼實際德國參謀部如何在運籌帷幄呢？他們是有高深軍事訓練及周密諜報組織的，他們絕不會冒昧從事。所以我們不能假定他們像捉迷藏式的自趨滅亡。我們也不相信依賴政治上的揣測，希望聯合整個世界來進攻蘇俄。他們大致可以瞭解，軍事上的決定要來自另一方面，就是如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一樣，德國雖有許多同盟，但主要戰爭仍要由德國担任。自物質戰略方面看，德國很少有勝利的機會，但是尚有行動的戰略，軍隊的運用調遣，這可以決定一切。

自然作戰方略必須與物質力量，軍隊人力，作戰機構工具及生產品等，有適當的運用。但這種種要受兩個重要因素的支配。那就是地位與行動。在這種作戰方略中，各種物力要以特別方法來分配，要用特殊辦法來組織，然後配備在最有利的地位，結果可以產生特殊力量，所以時常較弱的軍力能戰勝強大的軍力。

但是只有一個條件，就是在如此作時，作戰方略要有作戰及運用物質力量的自由。

在最近資本主義時期中，物質的戰略，阻礙了行動的戰略。其理由甚

為簡單，因為物質戰略將行動戰略的空間剝奪了。否則行動戰略即可運用自如。作戰的機器，要塞及鋼鐵水泥建築的防禦工程，形成一個實際不能侵入的物體，使行動戰略不能運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中幾百萬敵對軍隊，數年之中在相距幾英里的火線上互相殘殺，實際並未能越過雷池一步。這就是一個証明。近十八年來，這種情形因為各國加強軍事設備而更少彈性。在英，美，日，法，德，義六大國家中，機關槍的數目由一九一四年之八千架，至一九三四年增加至九萬一千架；大砲數目由一萬三千尊，增加至一萬六千尊；飛機數字由八百架增加至二萬架，坦克車由零增加至一萬輛，而真正大規模的擴軍自一九三五年方才開始。上次大戰時，兩架機關槍可以抵抗一千人的進攻。舊式步兵來福槍（德國九八式）每分點可射擊十八排子彈，一九一八年時舊式機關槍每分鐘可以射擊二百五十排子彈。新式機關槍每分鐘可射擊四百排，最好的機關槍每分鐘可以射擊一千至二千排。用人進攻今後將完全不可能了。普通大砲的射程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三年之間，由九公里增加至十四公里；長距離大砲的射程由二十三公里增加至五十二公里；特別大砲如使彈性砲彈（reactive shell）已由一百二十公里，增加至幾百公里。

後來軍事統帥們認為他們最新發現一個能在機關槍彈雨之下實行作戰的武器，就是坦克車。大批坦克車，如與空中的飛機聯合起來，可以衝破遍佈障礙的防禦線。英國一位名叫福勒（Fuller）的將官，發明一個差不

多完全不用人力的坦克車戰爭的理論。奧國一位將官伊曼斯伯 (Eimannsberger) 附和其說，謂在前線上每三十公里要用二千輛坦克車。今日坦克車的速度為每小時三十五至四十五公里，最新式之美國克利斯迪 (Krisdi) 式坦克車，每小時可行七十至一百二十公里。這種坦克車可以越過四公尺的戰壕，抵抗機關槍的射擊。不過近代的戰爭，坦克車並非所向無敵。敵人可以安置地雷陷阱等，阻礙坦克車的活動。並且有人發明了防禦坦克車的大砲，可以射穿鋼板及鐵甲，同時使三輛坦克車皆停止活動。現時步兵中也有專門攻擊坦克車的來福槍，至少對中小型的坦克車是有效的。所以今日的戰線整個變成防止坦克車的區域。雖然如此，但在坦克車與飛機聯合進攻時，他的威力，仍可以摧毀一切。

在對俄戰爭情形中尤其不易進攻，因為蘇俄幅員廣大，在普通環境下要想侵入，簡直是癡人說夢。在現代機械化戰爭中，如果不惜犧牲，甘冒危險，可以用集中大軍的方法，在短時期內，衝破敵人防線。上次大戰中，魯登道夫曾這樣作過三次。但每突破一次防線之後，又遇到新的防禦工事及新的軍隊，所以當時德軍前線雖然跟巴黎只有幾天或幾小時的路程，魯登道夫終於未能達到。

現時希志拉及伯倫堡要用同樣方法去進攻莫斯科了。一個在數字及技術上處於劣勢的軍隊，要動員摩托車隊，軍火輜重異常龐大的部隊，在敵人飛機不斷轟炸之下進攻蘇俄，其所冒的危險不言而喻，這樣的軍隊要想衝破進攻莫斯科的道路，越過無數的防禦線。這是不可能的。

抱着這樣計劃來進攻蘇俄，差不多是瘋狂。假令現時進攻蘇俄的德軍只有一百五十師，根據現在德軍每師的設備，其軍備大致可如下述。

機關槍六萬架。

重砲三萬尊。

重坦克車三千輛，輕坦克車數千輛。

載重汽車四十萬輛。

大砲子彈三萬萬發。

來福槍及機關槍子彈一千五百萬萬發。

無數量的摩托燃料及其他原料等。(按一九一八年德國進攻巴黎時所用的大砲有一萬尊，機關槍一萬五千架。) 德軍要這樣的去進攻莫斯科。

誠然摩托化一團人如不遭遇敵人較以前行動要快十倍，但在前線時，不像步兵只有一公里長，而有十五至二十公里長。一師兵力的輜重隊，以前只占十公里長，現在要長到一百餘公里。整個軍隊的給養及輜重隊要占多大面積呢？他們能像摩托化隊一躍而深入蘇俄，不會遭遇蘇俄飛機的轟炸嗎？

雖三尺童子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可是在理論上講，德國經過極大努力及冒險後，可以在某種情形之下，突破幾處蘇俄的防線，不過這只是暫時而有限度的。在地理的距離上，莫斯科是安全的。至少在幾年之內是安全的。不用說幾年之內希志拉不能支持，就是幾個月，已然難以應付了。換句話說，在普通作戰方略上，德國法西斯軍隊與蘇俄社會主義軍隊的比較，大致與兩方在物質上的比較一樣，難占很大優勢。

那麼，德國是否還有其他制勝的機會？有，那就是先發制人的突襲。

十 先發制人的突襲

德國軍事專家明瞭上述的情勢，於是發明了這種戰略。這種戰略乃根據以下的事實，如果先發制人，在戰事爆發之後，敵人即不能作戰，即不

能行動，即要遭受封鎖，而一敗塗地。如果一方已經進攻，一方向未動員，其情形如何，諒不難想像吧。戰略上最關重要的是時間的因素，這種突襲的戰略，主要目的即在剝奪敵人調兵遣將的時間。在敵人還未將作戰機構配備在前線之上，預備部隊還未調駐在要隘地帶，德國軍隊即要深入敵境，給敵人一個致命的打擊。所以這種戰略，使整個戰爭的命運，決定在戰事爆發之初，甚至在最初幾天之內。在最初幾日內，一個事先有充分準備，行動異常迅速的衝鋒軍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給毫不懷疑的敵人以致命的打擊，那麼，德國大軍即可從容進攻了。德國軍事專家塞克特就再三說過，衝鋒隊的任務，是在戰事發生最初幾小時內，用極迅速的手段，在敵軍尚未動員之前，使他們發生紊亂，潰不成軍，同時深入敵境，使他們人口中間發生恐怖。

塞克特這種主張，現時成為德國軍事家的金科玉律。魯登道夫在他所著的「論整體戰爭」的新書中，也主張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進攻敵人，並謂只有用這種戰略，方可對於戰爭操勝券。

梅涅（Muneh）軍事學校校長希柏爾（Siebert）教授學生說，作戰時候，需要企圖打擊敵人心腹，意思就是在敵人尚未調動防守機構之前，需要集中精力向敵國進攻。前法國名將貝當（Petain）也有過同樣的主張。一九三三年希志拉及高林奪取政權，就是用的這種手段來打擊政敵。德國空軍更時常以這種策略作為他們軍事上的信條。

德國在進攻蘇俄時，能否適用這種作戰方略，其答案要看那一方面的軍隊行動敏捷神速，能够最先集中邊境。

這裏我們就討論到德國對俄作戰的中心問題，希志拉的精密的打算也就在此。

在比較德俄兩國軍隊物質力量後，我們知道蘇俄顯然較點優勢，但是在鐵路運輸及海軍方面，蘇俄則遠不如德國。德國鐵路與人口的比例，遠

較蘇俄為高，鐵路機車貨車以及軍艦等等，皆較蘇俄要多。意思就是德國軍隊要較蘇俄軍隊行動神速。德國軍隊可以很快的補充，很快的運往前線，很快的再集中，出乎預料的用敏捷的手段來進攻敵人。蘇俄人力經濟力及地理上的優力雖然存在，但有表現後，恐怕已經為時過晚了。

在帝俄時代，軍隊因為運輸的缺欠，成為一個遺傳的毒癥。在今日這種弱點，遠較缺乏工業及技術，其影響還要遠大。帝俄軍隊的行動，真像蝸牛一樣迂緩。一九一四年時，他們的動員，調遣，配備，動需一月或則兩月的工夫。在歐洲俄境，下動員令三十日之後，軍隊方能到達西部前線，高加索的軍隊須在四十日後方能到達西部前線，遠東西伯利亞的軍隊，要在兩月之後方能到達。而斯時德國軍隊只要十三日至十五日即可在俄國境內展開。在當時德國尚未注重迅雷不及掩耳的戰略，只集中全力進攻西歐，其結果雖不十分慘重，但亦够慘重的了。當時俄國在軍隊尚未全部展開，即行進攻東普魯士，浩夫曼或魯登道夫可以很自然將半數俄軍在丹南堡（Tannenberg）俘虜起來。德國軍隊何以能這樣呢？因為俄國鐵路密度為每十萬人二十六英里（德國為五十六英里，法國為六十四英里），所以軍隊動員異常遲緩。俄國農民在動員令下後，首先由鄉間集中到城市。若是東部農民，由鄉間集中到附近的鐵路線上，乘坐馬車也要用兩三天工夫，待他們達到附近動員中心點，七八天過去了。況且還要等候火車，方能運往前線，即令上了火車，以俄國之幅員廣大，由東部到西部前線只有十三條鐵路，二十一條路軌，而德國則有三十二條鐵路，四十三條路軌。如果鐵路稍有錯誤，在軍隊達到火線之前，三個星期就過去了。而前線戰事已在進行之中。在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帝俄陸長致函財長說，在動員時，他要運四千列車的軍隊火赴西部前線，而俄國鐵路線每日只能運輸二百二十三列車，這種行軍至少需要十八天或二十天，這已經是很樂觀了。但是縱令這些軍隊到達前線，新的困難又將產生。第一是軍火給養供給的

困難，第二是軍隊向縱的方面配備的困難。歐戰中俄軍調動的情形自始至終是這樣。當時在一九一四年初，德國軍隊由法國調往東普魯士只要六七天工夫，後來他們將整個的軍隊由這個戰線調到那個戰線只用十天或十五天的工夫。這同德俄砲兵的比例一樣。因為這種原故，所以在上次大戰中，德國雖然在東西兩方面作戰，仍能將一萬七千五百萬人口的俄國，像秋風之掃落葉一般的擊敗了。俄國失敗的原因是既不能增加軍隊設備，又不能使軍隊運輸敏捷。所以俄國潛在力量，在軍事上始終沒有充分表現。

但今日情形則如何呢？

蘇俄鐵路現時平均雖然每十萬人有三十英里，但拿一九三五年底的情形來看，運輸上的弱點，依然存在。

德國軍事專家對於他們的計劃深有信心，也就在這個地方。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是蘇俄海軍的弱點，使德國波羅的海艦隊能對缺乏屏障的列寧格勒進攻；第二是鐵路的弱點，阻止蘇俄軍隊及早分配前線，擊退德國的衝鋒軍。這一次不同一九一四年，德國不給俄軍時間，要利用每一分鐘來進攻蘇俄。再者據希志拉計算，無論如何，蘇俄雖然能夠動員四百師軍隊，但實際能調到前線，分配於各要隘的，大概不過二百師人，因為他們相信，在近年來，蘇俄至西部的鐵路，每二十四小時，至多能有三百輛列車往返。若有更多的軍隊，軍火及給養就要發生困難。這種估計是正確的，所以德國突然進攻蘇俄是可能的。綜合起來，在兩國實力的比較上，蘇俄鐵路的弱點，再加上芬蘭灣蘇俄海軍艦隊的弱點，可以阻止蘇俄軍隊的展開，可以使德國衝鋒軍的迅速進攻有實現的可能。以前認為是幻想的事情，現在竟有實現的可能。

我們現在將一九三五年七月四日「曼哲斯德衛報」所載，摘錄一節如下：

國社黨獨裁者時常向他們的下級領袖頒發宣傳性的訓令。……最

近曾有關於預期中的戰爭，并對這些問題提出詳細答覆的訓令。縱令德國在兩方面作戰，何以德國能獲勝利呢？其答案如下：

(一) 英國不會加入反德國的一方面。

(二) 紅軍情況毫無希望。無論如何，蘇聯不能在西部獲得勝利，因為該國西部鐵路系統情形，甚無辦法。

請注意這兩點及其結果。照希志拉的意見，他們在未來反俄戰爭中獲勝的條件有二，就是英國及蘇俄的鐵路。

沒有問題，這是現在德國整個作戰計劃的中心思想。一切事情皆要由此兩點來取決。突然進攻，借助運輸，運用海軍及空襲，以及英國的中立，這是希志拉進攻蘇俄計劃中比較具體的東西。就是波蘭及法國，也不乏有抱持同樣見解的人。

德國這種估計沒有錯誤嗎？有。

我們不要注重這種事實，如果德國衝鋒軍隊，真要實行迅雷不及掩耳的進攻戰略，事先要通過自東普魯士至最近的蘇俄邊疆，而且現時蘇俄的空軍絕對不會去北冰洋實行探險。關於波羅的海部隊的進攻，前面已經討論過。

我們不要注重這種事實，今日德俄間的距離，在德國方面遠較一九一四年時遠，而在蘇俄方面，軍隊向前線展開的距離，却較以前要近，因為今日蘇俄邊境要較一九一四年帝俄邊境東退幾百英里，現在的俄軍即照舊日的情形來說，有七天至十天的工夫，已可到達西部前線。

我們也不要注重這種事實，今日蘇俄海軍發展甚為迅速，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間，潛水艇增加百分之五三五，海防艦隻增加百分之一四〇〇，魚雷艇增加百分之四七〇。在戰艦方面蘇俄雖然不想與德國競爭，但確已集中力量來發展潛水艇及水上飛機。在蘇俄這兩種武器最有充分的發展，使敵人的海上進攻，差不多難以實現。德國海軍進攻克羅斯達，雖然

說來好聽，但是一個多方面的問題，或則要使德國海軍將校感到驚訝。這且不說。

我們更不要忘却這種事實，今日蘇俄邊境全建有堅固的要塞，其正確的防禦力量，只有在希志拉的軍隊進攻蘇俄的時候方能知道。至少他們將來要發現列寧格勒的四周，全是要塞，使攻擊者感覺前途暗淡。占領列寧格勒，恐怕終是空中樓閣。

這些事實都可使希志拉的地位變更。這些事情暫且不提，我們要注意的是下列三事，第一是現在蘇俄軍隊調動的速度，第二是蘇俄軍隊摩托化的水準，第三是蘇俄最新式的鐵路。

(一)現在一般皆知今日蘇俄隨時可以動員的軍隊有一百二十九師。據一九三六年一月蘇俄軍事副人民委員長杜哈哲夫斯基(Tukhachevski)在全蘇聯代表大會中報告，蘇俄軍隊現在有重大變更。在以前各種軍隊中有百分之七十四為國防軍(Territorial Type)，其餘為基幹部隊。現時這種比例完全變更，百分之七十七為基幹部隊，百分之二十三為國防軍。這與突然進攻的戰略有很重大的關係，無論此種進攻是來自那一方面。最近蘇俄將徵兵入伍年齡降低為十九歲，更增加了這種效用。一百五十萬武備齊全的軍隊，在尚未動員之前，業已集中在最重要的鐵路附近，或已屯駐在邊境之上，在這種情勢之下，德國殊難突然進攻的。反之，在某種情勢下，且可使進攻者感覺無所措手。

(二)蘇俄軍隊今日已可離鐵路獨立，這種空前的現象實由於紅軍是世界摩托化最完備的部隊。現在的軍隊若仍依賴火車，實是時代的落伍。步兵若用載重汽車運輸，一小時可行一百公里，舊日的騎兵的速度，也不能與此比擬。運輸一師步兵，據德國的統計，需要六百五十輛汽車，六千七百輛載重汽車，一千二百輛摩托自行車。上次法國軍隊演習時，吉特利(Guthrie)將軍在八小時內將一師人運輸一百公里。希志拉曾有一次以二

萬汽車將二十萬國社黨員於十七小時內，自德國各地集中柏林。據專家計算，一個組織完備的摩托車運輸系統，可將一個軍隊運輸離開鐵路一百五十至二百英里路遠，這在往日幾乎難以使人置信。現時蘇俄軍隊不斷的實行摩托化，道路日愈改良，而石油貯量則無盡藏。汽車生產由一九二九年之一，七〇二輛，至一九三五年增加至一〇〇，〇〇〇輛，一九三六年計劃要生產一六二，〇〇〇輛。在其他新設工廠開工後，將生產六三〇，〇〇〇輛。這個數字在歐洲算是最高的了。現在有兩條幹路，各有十六公尺寬，一自莫斯科至明斯克，長約七百公尺，一自莫斯科至基輔，長約八百七十里，不久即可將俄京與邊聯絡起來。這可將帝俄時代的缺點與以糾正了。

(三)蘇俄的鐵路現時已有大的進步。蘇俄鐵路的弱點，無人否認，但自一九三五年，在加堪諾維區(Kaganovich)領導下，實行改革以來，現時很有進步。貨物運輸由一九二八年之一五六，〇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三五年增加至三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一九三六年將增加至四五七，〇〇〇，〇〇〇噸。蘇俄鐵路運輸的進步，由此可見一斑。蘇俄鐵路長度，大戰前為三萬六千英里，一九二八年為四萬八千五百英里，一九三六年要達五萬三千英里。舊日路線多已加寬，增敷雙軌，實行現代化了。有若干地方業已實行電化。自東徂西的鐵路，業已大加改良。大規模的改造，現方開始。現在蘇俄鐵路情形與一九三四年或一九三五年，已經不同。經過的時日愈久，希志拉的優勢將愈形縮小。法西斯主義很難想像蘇俄社會主義建設，進步如此迅速。鑒於擴充軍備所引起的財政恐慌，及社會不安，希志拉或則不再期待，而將斷然決定，不顧一切，進攻蘇俄。不過蘇俄在東方正準備着歡迎他們呢。

德國陸軍的進攻蘇俄，無論自物質力量或作戰方略上來看，皆沒有勝利的機會。

十一 最後勝負取決空戰

那麼，斯時空中戰爭的情形又如何呢？沒有疑問，在戰事爆發的最初幾小時，甚至最初幾分鐘，空中戰爭的慘酷將不亞於陸地戰爭。空中戰爭能將德俄戰爭的結果加以變更嗎？在此處德國能否戰勝俄國的問題將變成俄國能否戰勝德國的問題了。

我們可以考慮下述問題，如果希志拉及伯倫堡不能運用塞克特的戰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擊，將蘇俄陸軍予以摧毀，高林的空軍或則可以實行這種作戰方法了吧？事實上現代空軍戰略的任務，亦即在此。如果在德俄兩國宣戰之前，高林的空軍能自德國或其同盟國的飛行場中先行飛起，於夜間飛入俄境，將蘇俄的火車站，兵營，火藥庫，工廠及政府衙署予以轟炸，能够摧毀蘇俄的動員嗎？這種戰略在理論上是可能的，但在事實上，則要看兩國空軍的實力，更要看兩國空軍與雙方戰略的關係。

希志拉的空軍現正加速的擴充，其規模之大，罕有其匹。照這樣繼續下去，德國不久將成為歐洲第二個强大空軍的國家，（以前為法國），此事極有可能。如果德國空軍數字在一九三六年，其第一線飛機為一千二百架，預備隊飛機為一千架，平均每月可以製造二百五十架第一線飛機，那麼一九三七年初，即可有第一線飛機四千架，據法國參謀部的情報，其中約有半數為重轟炸機，而且至少有三千架為預備隊。共為七千架。這較一九三六年初英國空軍大五六倍，較同時法國空軍也還要大。德國有十九個製造飛機的大工廠，實力極為雄厚。據高林公開宣布，德國飛機的發動力要較其他各國的飛機大兩倍。照這樣德國空軍不久即可與法國並駕齊驅，在世界居第二位。但最强大的空軍則屬於社會主義的俄國。

蘇俄空軍沒有疑問在今日居世界第一位，這是各國專家所公認的。一

九二〇年俄國只有三百架小飛機。現在呢，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之間，數字上增加了百分之三三〇，其速度則增加了一倍半至兩倍。蘇俄民用航空線，一九二三年只有二百五十英里，一九三六年增至五萬四千英里，只有美國可與蘇俄比擬。蘇俄飛機製造，以前的機件全賴由外國輸入，現已建設工廠，自己製造。蘇俄人民對於飛行業的熱烈，更是成為風氣，學校學生在課餘的時候，莫不練習飛行，他們的意見以為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每個公民必須能飛，而且願飛。這可以解釋何以蘇俄飛行運動迅速的普及全國，蘇俄進步的秘密也即在此。

決定未來戰爭的因素，不是人力，而是技術及「空中砲台」，「空中巡洋艦」(Air-cruiser)居於支配地位。現代戰略需要行動極端敏捷而同時破壞力量特別强大的武器，方能轟炸要隘地方，因為這種原故，所以重轟炸機發展成為空中砲台，其强大可以在地上敵人高射砲彈雨之中向前飛去，其速度之高，武裝之完備，毫不怕懼敵人的戰術機，其機件之堅固，貯油之豐富，可以執行遼遠而歷久的襲擊。如果像這樣的飛機隊通過敵人神經中樞，沒有方法能够中止他們的破壞工作。他們可以擾亂陸軍的動員，工業及運輸系統，使人民恐懼不安，爆發政治的及社會的騷動。因此德國在「空中巡洋艦」一方面，必須要居於領袖地位。德國人民精於技術及軍事設計。要有許多飛機製造工程師，為容克(Junkers)杜尼爾(Dornier)，亨克爾(Heinkel)，艾克納爾(Eckener)一九三三年時曾製造許多新式飛機，如 G38-Dox-He70 等皆是。但在今日這些又成了舊式的了。一九三五年高林製造許多轟炸機，其速度為每小時二百五十英里，能攜帶一噸炸藥。另有新式容克飛機，可以使用重油，傳德國現在每日可以生產兩架。蘇俄呢，雖然有幾萬製造飛機的工人，他們是否也有「空中巡洋艦」呢？

據一九三五年二月末德國 Kölnische Zeitung 及法國 Petit Journal 兩

報所載，蘇俄有一種所謂「超轟炸機」(Super-bomber)，有引擎六個，每個動力為一千馬力，裝置四十七公厘口徑砲兩架，機關槍十二架，飛行半徑為一千八百七十五英里，能攜帶炸彈軍火八噸。這種飛機如與美國的波音(Boeing)式飛機比較，據說他們也是世界最大的轟炸機，但只有四個引擎，每個只有七百馬力，裝置五架機關槍，兩個快槍，攜帶炸彈六噸，蘇俄似乎無庸效法德國了。這種消息無從証明。但是我們可由蘇俄民用大飛機，新高爾基號的例子，不難得其梗概。這樣飛機有六個引擎，共有七千五百馬力，翼長六十三公尺，身長三三，五公尺，身高十公尺，能載客人六十(駕駛員在外)，速度每小時一百七十英里，飛行半徑為一千至二千英里。這與英國最大的民用飛機比較，並不落後。論及戰鬪機，據說一九三五年末，如英國之哈克式(Hawker)每小時能飛三百英里，據報紙所載，一九三五年初，拉佛爾在莫斯科時，已經見到蘇俄的戰鬪機有每小時飛行二百八十英里的。蘇俄的技術自然日有進步，今日成績如何，尚不可知。

「空中巡洋艦」自然德俄兩國都有，但是蘇俄空軍早占世界第一位，德國只占第三位或第二位，要想追上蘇俄，一時很難辦到，因為德國縱然加速擴軍，蘇俄自然不惜運用一切資源來維持固有的地位。所以勝負問題要看兩國空中戰術來決定。德國的空軍人員雖然是世界最優秀的，但不見得超過蘇俄空軍人員。有一件事情在空戰術中最占重要，就是大軍自飛機上乘降落傘向地上降落。這差不多是蘇俄特有的。一九三五年秋天紅軍在基輔演習時，各國觀操武官親見有二千五百紅軍在四十分鐘內，自空中降落地面，立即携自動來福槍實行作戰。軍事人民委員長伏羅希洛夫後來告訴參觀人員說，在另一個地方同時有五千七百人行同樣的演習。後來自副軍事人民委員長杜哈普夫斯基口中知道紅軍有幾十萬人皆有降落傘徽章。人民中間能跳降落傘的下一百萬。一個國家能將大軍飛起來，自然

容易由空中運輸，這在空中戰術中有異常重要的關係。蘇俄空軍並且學會以飛機運輸重砲，坦克車等等。據前法國陸長柯特(Pierre Cot)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法國議會報告，法國駐莫斯科空軍參贊曾親見蘇俄以九十七架飛機，在兩小時內，將一旅全副武裝的紅軍及十六尊小砲，機關槍，坦克車等，運輸到敵人後方。該參贊給法國政府的報告結論中說，「世界沒有旁的空軍能如此作戰。」如果德國高林計劃要組織「空中步兵師」(Air infantry divisions)，每師要有飛機二百五十架，士兵一千四百至一千六百人，機關槍，大砲等。這不僅是一種意向或嘗試，在蘇俄全國業已成爲具體事實。誰能保證高林的步兵師能安全的降落在紅軍後防，德國空軍中的社會黨及反法西斯分子，不會加入蘇俄的紅軍呢？

蘇俄空軍在質與量的方面，皆較德國空軍強大。但是以上所討論的只是空軍的本質，尚未討論到兩國空軍所處的地位。惟有空軍的地位及空軍戰略方能產生嚴重的結果。

高林的空軍無論表面如何強大，對於蘇俄總是沒有辦法，而蘇俄的空軍則實足以制德軍的死命。

蘇俄軍隊在地理上極占便利。披閱地圖即可完全明瞭了。

在蘇俄方面，幅員廣大，橫亘歐亞，工業政治中心，如莫斯科，頓河流域，烏拉爾，庫茲巴斯(Kuzbass)，高加索，喀爾科夫(Khar'kov)，斯達林格勒等地，皆在中部，距離邊疆達千數百英里不等，各大都市彼此間的距離也很遼遠。縱然德國空軍能够飛達德國邊境，其所携汽油也不够飛達蘇俄內地之用。如果在這種長距離的襲擊中，要遭遇蘇俄陸軍及空軍不斷的反攻，他們所冒的危險真是異常之大。他們可以集中目標於蘇俄西部某幾個城市，其距離也只能限於德國飛機的往返。但在這種情形之下，德國空軍絕對難於征服蘇俄，因為蘇俄的政治，經濟，工業中心，分散在全國各地，重工業區，如煤礦在頓河流域，鋼鐵工業在烏拉爾，煤油工業

在巴庫及西伯利亞西部之庫茲尼茲基 (Kuznetski) 盆地，這都不是德國飛機能够達到的地方。如果高林在東歐先下手，第一要先征服立陶宛的空軍根據地，第二在南方要先征服捷克的空軍根據地。德國飛機隊經過波蘭的波森 (Posen) 只要幾分鐘，經過華沙也不過半點鐘。但要襲擊莫斯科，來回路程爲一千三百英里，若是幾百架飛機，中間要經過不斷的防禦線，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蘇俄空軍很難說等到德國空軍已在波蘭立着腳後，方才出動。蘇俄領土中真正遭受威脅的地方，只有列寧格勒，因爲該處在國防前線，德國波羅的海艦隊可以推進距該城不遠。不過正因爲該處容易受人威脅，所以俄人在該處防禦準備也特別充分。高林若有眼光應當知道蘇俄不是英法，著名的空軍戰略——杜艾理論 (Doutet doctrine)——用空軍來打擊敵國，在蘇俄就不能適用。高林在東歐絕對不會成爲空中的拿破崙，但却有可能成爲空中的威廉第二。

若自蘇俄的空軍戰略來看，情形如何呢？大概與上述要完全相反。德國領土甚小，只有蘇俄土地面積的四十五分之一，人烟稠密，門戶洞開，而且各種政治經濟工業中心，都集中在很小的地方。僅就人口密度說，德國每方英里的居民爲三百七十三人，而蘇俄爲二十一人，就可知道兩國情形的差別了。自空軍戰略看，整個德國是一個容易燃燒的區域，其容易着火的程度僅亞於日本。例如政治中心的柏林，南部工業區域的沙克遜，東部工業區域的上西里西亞，以及魯爾區域等，蘇俄飛機皆易達到。各大城市，鐵路樞紐，工業中心，軍事要隘，彼此距離，皆不甚遠。一旦蘇俄飛機達到德境，即可不費氣力，接連着實行轟炸。事實上蘇俄反攻高林的距離，比較要近。因爲希特勒的東征十字軍在政治及軍事性質上，不單是要進攻蘇俄，而且同時要侵略中歐及東歐許多小國，然後方能進攻莫斯科及基輔，所以反對德國進攻的空軍防禦根據地，由蘇俄邊疆向德國方面推進三百至五百英里，蘇俄空軍進攻柏林，實際只需要半小時。這種事實的重

要，不可漠視。立陶宛現正建築空軍根據地，使德國對於東歐諸小國的關係發生重大變遷。捷克是德國南進途中的重大障礙，但捷克絕對不願被德國征服或踏平，所以近年在波希米亞及斯拉瓦開亞建築了空軍根據地網。一九三五年時捷克計有第一線飛機一千架，自從捷俄繼法俄之後訂立互助條約，蘇俄自然有援助捷克，抵抗德國侵略的可能，而且一九三五年捷俄在普拉格，基輔，莫斯科之間，實行航空，捷俄關係，更臻親密。如果明瞭自俄邊至德境的直接距離爲六百英里，即可知道捷俄互助將這種距離縮減到何種程度，其影響爲何如了。匈牙利的空軍自然不值蘇俄的一擊，若果如此，柏林就要在蘇俄空軍直接轟炸之下了。

由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蘇俄空軍如果實行反攻，可以制德國的死命。第一使德國的工業，作戰的技術組織，遭受致命的打擊，第二使德國的全國動員發生紊亂。而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德國政治發生革命。

十二 社會戰略與最後勝負

如果在戰事最初爆發的時候，爲和平而戰的蘇俄社會主義的軍隊，自蘇俄領土及捷克，立陶宛空軍根據地飛到法西斯的德國境內，德國法西斯黨人即要發生重大變化，受壓迫德人的胸中火燄，即要燃燒起來。這種戰爭給他們反抗國社黨統治的勇氣及鼓勵。德國明達之士皆知這是德國法西斯黨人的戰爭，而不是德國的戰爭，他們就要乘機煽惑反動了。蘇俄飛機到了德境之後，不一定要實行轟炸，他們可以降落下來，與德國大眾實行親善，這並非夢想，而是很有可能的。這次戰爭要與以前的戰爭完全不同。

蘇俄飛機到了德國以後，德國的工人皆要鼓舞起來。政治上的鬥爭，最後的勝利，總是屬於無產階級的。這種政治炸藥的力量，一九一七年在

俄國，一九一八年在德國，皆有表現。他們自然要要求自由和平，一如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國革命時候一樣。國社黨因為要使他們進攻蘇俄，所以給了他們武器，但他們要槍口向內，國社黨就要與他們發生內戰了。

最後勝利的取決，端在社會的戰略。所謂社會的戰略，就是軍事戰略加上階級鬭爭，就是對外戰爭的方略上再加上內戰的事實。在機關槍，大炮，坦克車，飛機數量之外，交戰國家的社會氣象 (Social Temperature) 一般人民的傾向，勞工大眾的思想，對於決定戰爭的勝負，具有極密切的關係。這些因素力量之偉大，可以將純粹的軍備力量完全推翻。戰爭愈加延長，社會戰略的效用愈加偉大，甚至可以左右物質力量及作戰技術。後者力量一天一天失其功能，而社會的力量却要一天一天活躍。一個武裝齊全的軍隊，可以叛變，就是最好的說明。社會的戰略，可以使德國政治發生分裂，而在蘇俄沒有階級，所以沒有政治分化。這是社會的戰略要修正其他戰略的開始。社會的戰略可以將大軍的力量與人數加以變更。因為士兵不僅是槍關砲手，而是有思想，有社會利益及目的的人。一個法西斯的徵兵，以前可以是一位社會主義者，現在受官方壓迫，要為保護他們的政敵，而去屠殺他們的同志。這種士兵的實際戰鬥力，自然不如為保衛自己及自己的利益而戰的社會主義的士兵戰鬥力大。法西斯士兵，最好不過是一個順從的自動機，而社會主義者的士兵，不僅是一位來福槍手，在前線上及軍隊經過之地，并且是革命的宣傳者及組織者：意思就是他們有兩重能力，在戰略上效用更加擴大，因為他們可以減少沿途及後防的敵人。所以蘇俄每一士兵，即敵德國一位軍官。要是一方的士官希望打敗仗，另一

方士兵每個都像軍官那樣可靠，那麼，希特勒與斯達林表面兵力的比較，又將如何呢？這種情形可以應用於任何方面。例如空軍，飛機在前線活動，大半要依賴後防根據地及補充修理的安全，如果後防工人及民衆動搖，雖有飛機，也不能活躍了。這種情形無論前後方皆無二致。就是這一點，已足使法西斯十字軍東征計劃，蓋棺論定。

總結起來。德國以最毒辣殘忍的手段來進攻蘇俄，蘇俄將以更強大的武器，要塞，飛機，潛水艇，來實行還擊。而蘇俄的士氣及社會的戰略，可以使侵略者的軍隊化為灰燼。所以未來德俄戰爭，大致可分為下列五個階段。

第一，希特勒進攻蘇俄。其第一個目的為列寧格勒及基輔，第二個目的為莫斯科，第三個目的為樹立大歐洲帝國。

第二，法西斯軍隊遭遇社會主義軍隊的反攻而挫敗。

第三，社會主義軍隊實行反攻，德國大敗。

第四，德國發生反法西斯主義的革命。

第五，希特勒逃亡。

(完)



生理的衛生

用海王牙膏

吃久大精鹽



久大精鹽化在水

裏，是透明的。普通

粗鹽化在水裏，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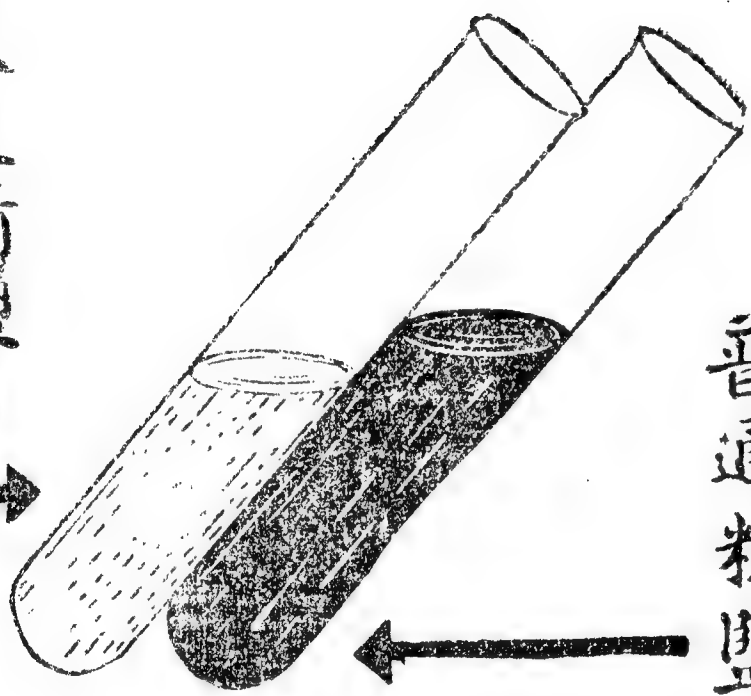
成黑湯。諸君！出

同樣的價錢，自然

是吃久大精鹽

衛生而且經濟

普通粗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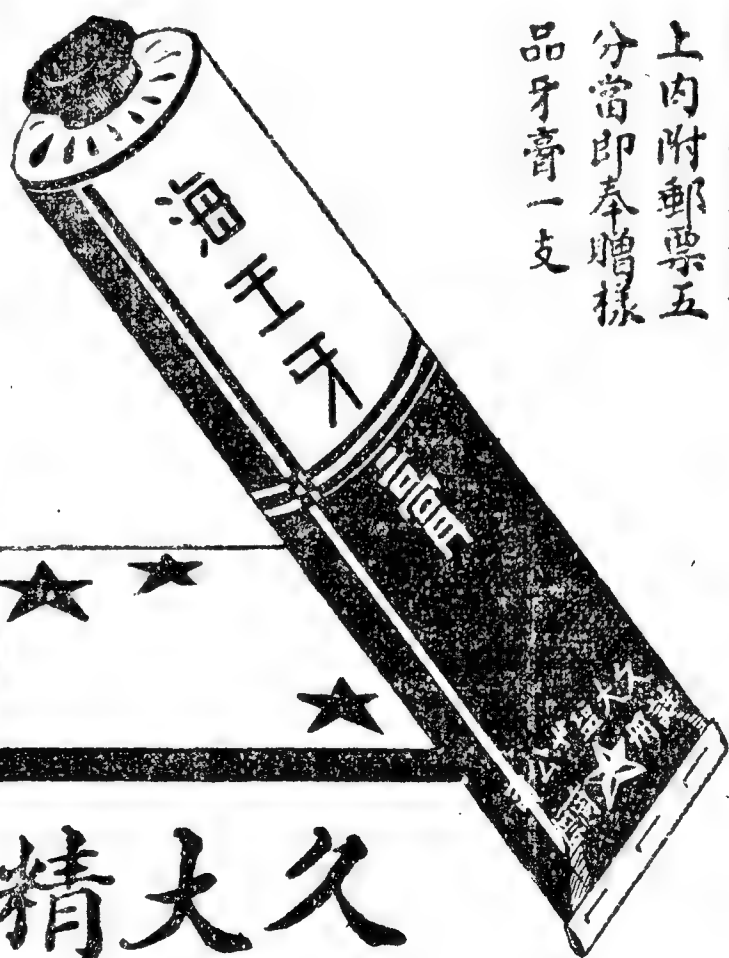
請將下角贈券

剪下貼在信封

上內附郵票五

分當即奉贈樣

品牙膏一支



贈品券

上海愛多亞路
中匯大樓一一一號
久大副產品華南總代銷處

由省縣寄

科學製造 選料最精

不攪皂質 絕無硬粉

消毒滅菌 去垢防病

黏度適宜 經久不變

品質超過舶

售價反較便宜

諸君，用同樣的護齒品

自然是買海王牙膏

經濟而且衛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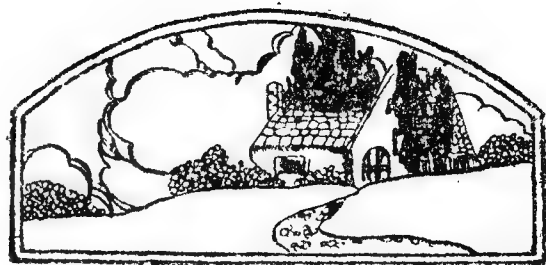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天津法界一公司
工廠一河北塘沽

經理處 天津 上海 杭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州 長沙 湘潭 常德 等埠

海王牙膏華南總代銷處 上海法界大馬路二七號 中電報掛號 一四一五號 一八〇號



太平天国史事雜錄(三)

老長毛

太平天国女探花林氏

近北平研究院吳玉年先生寄來「劫灰集」一冊，中多太平天国史料，其「粵寇紀異」詩八首，尤爲可貴。第七首云：「瑣院深深試小娃，狂教姊妹叙年家，蠻婆艷說登科好，羞對捐生女探花。」自註：「以金陵試院考校女士，有揚州女子已點探花，作絕命詞八首自經死」。既與試且高中探花，又何爲自經？詩中皆未述及。僅云揚州女子而無姓名，據太平天国野史及各筆記所載，太平女探花實江甯林氏。云揚州女子者，或係揚州朱九妹之誤。上詩稱其「作絕命詞八首」，抄本「蠻氛匯編」只載四首，下署「僞探花林氏女江甯人」，可証林氏確係江甯。其絕命詞云：「傳家清白舊書香，十八年來苦備嘗，留得微軀貞潔在，拚將一命慰高堂。鬢齡弱弟竟何之，倏忽相逢又別離，更戀重闈垂暮日，朝來鏡裏鬢如絲。果然視死竟如歸，淚洒燈前血染衣，堪羨同懷親伯姊，香魂先化彩雲飛。劫數難逃欲問天，素巾三尺赴重泉」。

，百年歲月終須盡，贏得名全節亦全。」上共四首，有首有尾，似非殘闕，云八首者，或爲誤傳。據詩所述，則其死實爲被逼欲保守貞潔而自殺。按太平天国由首領以至將帥無不好色，林氏已中探花，蓋自投羅網，欲避免爲人妾婢，其何能免。是科女狀元傅善祥，即爲東王楊秀清妾媵，至後權勢漸大。讀是詩知林氏尚有父母，弱弟等，其堂姊亦係被逼而死。所謂自經，詩中亦可證明。惜林氏名字無從考察。由此可見太平軍踞金陵後，婦女死節之衆，此一爲貞節觀念，一爲恐怖謠言所造成，而太平軍人之姦淫擄掠，尤爲主因。此真婦女史上之不幸時代。又太平天國之男女考試皆係強迫，凡識之無者，均須參加，林氏雖欲不去不可得也。

鄧光明與杭州

鄧光明爲太平軍後來諸王中之悍將，其初爲楊秀清死黨，秀清死後，改隸秀清弟輔王楊輔清部下。迨後忠王李秀成秉軍政，光明復屬忠王，封僚天義，攻嘉興，石門，杭州諸

大役，皆爲首功。攻克杭州後，光明以勇悍封歸王，並負守杭之責。時秀成往來於杭，嘉，湖及天京之間，杭州守將雖爲聽王陳炳文，而光明亦爲大頭目之一。所部約六七萬人，均驍勇善戰。思痛記述光明之相貌與在杭之情形云：「一日，歸王下令各隊目，分牌面牌尾兩起具冊，送往點名。歸逆踞坐大堂，衣黃袍，戴黃綢便帽，年三十許，面白皙，兩腕帶珠寶釧各三四事，帽攢大珠十數粒。前列方桌四，置冊籍筆硯，屬官有軍政司者六人，左右坐，有掌書大人者十餘人，列坐其次。先點牌面，次排尾，有一人與侍王（李世賢）同姓名，歸逆怒其犯諱，立傳其館先生殺之，而降其館之目。一切舉動若演劇然。閱二日點畢，共六萬數千人，牌面居十之七，牌尾中男者居十之二三，女不及千人。蓋欲細核實數，定日需口糧若干。」足見其衣服華麗，聲威煊赫。按太平制度，凡義安福燕豫侯六爵之下，皆有文武軍政司，處理地方政治，王之下則爲六部尙書矣。如光明在杭州，由四鄉得糧數十萬石，堆於艮山門內，以戶政司梁某管之。是時杭州所屬兩縣令，亦爲光明直轄，惟改縣令爲監軍，稱錢塘仁和兩監軍，凡一切取予事故，非歸王有票，不能實行。亦見光明在杭權勢之大。又青龍街倪司馬館，其中多杭城未死官吏，及清巡撫士有齡幕客，備極磨折虐待，亦爲光明部梁姓頭目，此皆有關杭州地方掌故之珍聞也。

乙丙日記論洪楊

江寧汪士鐸梅村，長於經史政治，爲咸同時江南名士。初被虜於洪楊，後逸出，曾國藩任五省督師時，聘汪爲上賓，參與帷幄。國藩御軍，重刑法，尙廉恥，即取汪主張，故汪實咸同時中興文人中最重要人物，其文集詩集，皆刊行問世。數年前江寧鄧文如先生忽購得汪氏手鈔日記一冊，（近已由燕京大學排印）中述被擄居太平軍中所見情形及洪楊秘史，以及社會亂源之所在，識見卓絕，洵極珍貴史料。按汪乃當時名賢，又曾久居太平境內，故其觀察迥別尋常，所記洪楊諸人來歷，亦與各書大異。如評洪楊起事與廣西社會關係，實太平天国前紀之最好資料。謂：「六賊中洪馮廣東人，楊賊亦嘉應州人。韋賊蕭賊石賊皆廣西人，洪馮楊韋石不以武名，惟蕭乃劇盜，故善戰。其羽黨秦日綱，胡春，羅大綱，劉滿等，皆在粵西爲盜。蓋其省徧地皆盜，未起事時行者一箱納錢二百，賊授以僞示乃能行，否則十步之內有流血濺衣之患矣。蓋承平久寧息繁衍，山中人與徽甯俗同，喜丁旺謂爲開族。故年十五六皆授室，年三十即抱孫，地不能增而人加衆至二三十倍，故相率爲盜以謀食。又地皆山爲商賈之所不至，貧瘠甲天下，賊黨自云：至湖南始識有洋錢一物，其苦饒可知也。官其地者知非大動兵威不能平，否則以激成事端得罪去，不得已姑息粉飾，以官爲傳舍，幸他徙以脫

禍，周中丞（天爵）所謂皆求參不得之官也。以之歸罪鄭祖琛固無不可，恐鄭亦有隱情也。」所論深刻精當，足見廣西在洪楊未起前已爲盜藪，且其地非出大亂不可，洪楊特乘其會耳。所述諸王出身，書末謂：「得金陵來信，楊秀清乃販木料者，在鄉間爲人治病，秀全不治病，自始即以天子自命。」

韋昌輝監生，胡以洗武生，陳承溶，秦日綱皆御車者，不識字。羅大綱出身大盜。賴漢英測字者，石達開通文墨重文人，從九品也。云云，「足補諸王軼事之闕文。按賴漢英曾因攻九江，湖北失利，調回貶入「刪書館」，（即刪改五經四書機關）此處謂爲測字者，究屬斯文，頗爲符合。又統計太平軍裹脅民衆之因素亦極精確。謂：「我之失計，一在永安州；一在使之過嶺；一在癸卯五月後賊全軍北行，城內空虛不掃其巢穴，使根深蒂固蔓延滋長。蓋殲之永安州，僅潯州之賊也。不使過嶺，僅廣西之賊也。過嶺則首招道州，桂陽，郴州之奸民，至長沙則湘東之奸民皆從之。至武昌則湖北之奸民皆從之。（癸卯甲寅間，賊目曾天養至武昌，通城，蒲圻，大冶，興國，嘉魚，咸甯，舊鍾人傑之餘黨十餘萬人來投降。）至安慶而池州之人願爲先鋒，於是鳳壽淮淝之奸民皆從之。至今潯州老賊不過數百，廣西賊合男婦不過二千餘，湖南賊約六七萬，湖北賊約十萬，而池州，安慶，江西，寧國諸賊，合一二十萬，此皆向榮縱之，使得招徠擄脅也。」「目光之鉅，遠非當時賢俊所及。論洪楊勢力發展之經過

，尤中肯綮。說者謂洪楊初起時。以「清軍之力本不足平，因前線將士恐事平後於己前途，功名不利，遂一面故縱其勢，一面張大其辭，卒釀成滔天之禍。證之汪說，頗爲近似。余以爲當時疆吏雖無明白縱敵之事，而敷衍粉飾之罪，則湘粵諸將帥均不能辭也。

老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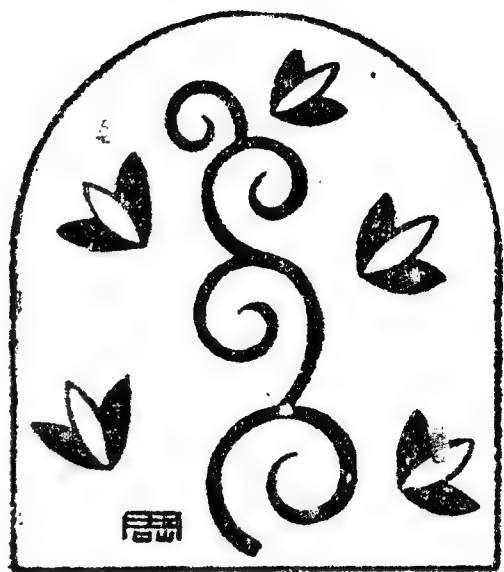
世俗相傳會中太平天國狀元之王韜，實則只化名黃曉上書蘇福省（按當時太平軍分江蘇爲二省，南稱蘇福省，北稱天浦省。）太平軍首領，獻攻上海策。旋爲清軍所獲，以通敵有據，下令通緝。因借外人之力逃至香港，號「天南遯叟」，稱「弢園老民」，曾撰弢園老民自傳，考中國舊俗，只有「遺民」，「天民」之稱，向無「老民」名詞，後乃知老民爲太平天國對讀書有學問人之尊稱，與普通以斯文人作秘書稱掌書大人或先生者不同。按太平天國稱謂，與習俗大異，其意實師周官，以壯丁爲牌面，老弱婦女爲牌尾，百姓爲外小。老民即屬於牌尾，但頗被尊敬，類似遺民。當太平天國五六年，天京牌尾男館中之老民，被羈名士極衆，如梅伯言，金亞匏，汪梅村，其最著者也。梅村自記，謂：「（咸豐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吳錫榮生，爲余謀於賊目曾天養，得爲老民，給以偽印牌併門牌。上云：天朝恩賞丞相殿左九指揮加一等永統下管長端之澤，所屬牌尾三十五名。」謀於頭

目，始得爲老民，可見非普通人所能，想見其難。由此則王韜之自稱「老民」，亦必係居太平軍時，因其富謀略，善文詞，故特尊之爲老民。復以此名不大普遍，外間知者甚少，逃香港後，遂引用。或藉此紀念與太平軍之關係，亦未可知。

改省名

太平天国政體，完全取法周官，所定政治區域，（即省區）與宋代大致相同，以省分而爲二，劃天下（全國）爲二十四省。爲：江南，江北，江東，湖南，湖北，廣東，廣西，雲南，雲北，陝東，陝西，河南，河北，山東，山西，燕南，燕北，川東，川西，邊南，邊北，洋東，洋西。無皖，贛，閩，黔諸省名。此爲江南春夢菴筆記所載，考之各書及太平天国詔諭，當時將省區縮小，固係事實，惟省名則多新改，不似上述簡單。如江蘇實改爲「蘇福省」與「天浦省」安徽則以南部改爲「安慶省」。又以直隸乃清政府所在地，改名「北燕省」，在未平定以前，暫稱爲「罪隸省」，若能自動悔過，始改爲「遷善省」。是直隸本改名北燕，而其中又加以「罪隸」與「遷善」等過渡名詞。其意罪隸本於直隸

，遷善又對罪隸而言。當時取士試藝有「建天京於金陵論」，「貶妖穴爲罪隸論」二題。天王且頒詔旨云：「有功當封，有罪當貶，今朕既貶北燕地爲妖穴，是因妖現穢其地，妖有罪，地亦因之有罪，故並貶直隸省爲罪隸省。天下萬國，朕無二，天京而外皆不得僭稱京。故特詔清胞（楊秀清）速行告諭守城各軍，所有兵將，共知朕現貶北燕爲妖穴，俟滅妖後，方復其名爲北燕。並知朕現貶直隸省爲罪隸省，俟此省知悔罪敬拜上帝，然後更罪隸之名爲遷善省。庶俾天下萬國同知胡妖爲天父上帝所深譴，所必誅之罪人。欽此。」足見省區改名，其時甚早，或與天京同時亦未可知。大概當時凡太平軍區域以內，均已易制改名，如蘇皖其最著者也。勢力不到之處，或仍其舊，或更空名，如雲貴川陝是也，至於上述詔諭，貶直隸爲罪隸，則不過聲罪致討而已。亦爲誇大狂熱之太平朝應有之文章也。



黎培敬與貴州

曹經沅

一 導言

明清之際，到貴州來的大政治家，最著名的我們可以列舉三人，在王陽明和胡林翼以外，當推黎培敬。陽明在黔不及兩年，林翼在黔七年，兩人的事業，是離黔以後，才發揚光大，在貴州只不過由艱難困苦的磨鍊，樹立了一生事業的基礎。而黎培敬在黔，共歷十四年較久的時間，畢生精力，多盡瘁於貴州一省，所以他對貴州的建樹尤多，與貴州所發生的關係，也比較更切。現在特就他治黔十四年的經過，簡單的加以敘述。

二 黎培敬來黔時之貴州環境

黎培敬爲有清一代名臣，爲我國近代有數的政治家，他的生平事跡，在清史裏面有傳，並有黎氏自編年譜可考，他的政治思想，研究黎文肅公全集，也可得其崖略。現在所要說的，是黎氏在貴州十四年內的政績。

一切治法，必皆針對着當時社會情形，才能收有效果，

黎氏治黔的方法，自也不能例外。我們現在要想明瞭黎氏治黔的方針，對當時社會環境，必須先有明確的認識。

黎氏治黔，據年譜所載，當斷自同治四年起至光緒四年止，（即民國紀元前五十六年至民國紀元前四十三年）時當洪楊初敗之後，伏莽四起，海內騷然，其最爲清庭所憂懼者有三，一爲竄擾豫皖陝晉一帶的捻匪，一爲雲南甘肅一帶的回亂，一爲盤據貴州的苗變，清庭爲挽救危急起見，遂右武功，停考試，以致一般讀書人樸魯的便老死巖峒，桀黠的便流爲寇匪，奇才異能之士，亦多藉保衛鄉里，首鼠兩端，情勢愈變愈壞，社會益顯阨隘不安。而貴州苗變，自咸豐四年發難，雖經席寶田蔣苗首張秀眉擒殺，變亂稍平，但諸苗究係懾於武力，終非心服，仍蠢蠢思動，遇機即起，至同治年間羣盜如毛，其亂尤甚，附省龍里貴定等地，亦爲土苗所踞，省會動搖。人民流亡遍野，道路梗塞，地無尺土之安，庫無百金之積，甚至民間有「順賊保家」（見黎氏奏陳督撫意見不合並軍務吏治情形摺）之言，當時糜爛情形，可以想見。

黎氏在這苗變方亟時期，於同治三年（民國紀元前五十七年）八月一日以翰林院編修奉派為貴州學政，時科考無形

三 黎氏治黔崖略

停頓已久，學使之出，幾等具文，貴州積亂未復，絃歌絕聲更久，加以烽烟塞路，黎氏在受命之初，人多勸其勿行，而黎氏翻欣然就道，略無難色，料理長女嫁事既畢，並將家眷送還湖南，即單騎來黔，十二月到重慶，文武守宰及貴州留渝官員先後來告大定黔西失守，遵義驛路又久塞，無路可以入黔，均勸緩進，而黎氏則以為羈滯重慶，殊非久計，且有規避嫌疑，乃商諸四川總督，請將川東防兵進剿，以通要路。而川督却以貴州赤地千里，裹糧實難，且兵力不厚，未能前進為理由，予以拒絕。不得已於二十日冒雨赴合江，越四日始到，比即遣人向畢節仁懷探路，俱報烽煙未靖，畢節縣長且報無路可繞，黎氏乃計劃由小路趨進，時隨從有劉孫兩僕，聞賊氛甚惡，相率辭去，黎氏毫無畏懼，毅然於同治四年正月初九日起程，取道永寧，經過雪山關瓢兒井等小路至畢節，復繞小道由織金平壩清鎮直至三月十一日始到省，沿途山程險隘，砲火頻驚，加之雨雪浸途，風霜砭骨，其露餐野宿，艱難困苦，殊非言語所可形容。自渝至筑，計共歷八十日，在合江因探聽路程，又耽擱四十五日，奔走於羊腸鳥道間，亦費三十五日，即以由畢節至省垣的路程來說，大路尚不足四百里，黎氏繞道行，却走了八百六十餘里，多過一倍有餘，其顛躓踣頓之苦，可以想見。

黎培敬來到貴陽，不顧艱辛，一意為黔民解除痛苦。他自從到黔以後，歷任學政兩年餘（自同治四年三月至六年十月）布政使約八年（自同治六年十月至光緒元年九月）巡撫三年餘（自光緒元年九月至四年十二月）共約十四年較久的時間，未嘗有一日離開職守。現在我們即依學政，布政使，巡撫任期，劃分為三個時期，略述黎氏治黔情形。

（一）學政時期，（同治四年三月至六年十月）黎氏自同治四年三月到筑，當即接印視事，時黔督勞崇光與撫軍張亮基不和，以致軍政各項要務，均無法推進。黎氏乃不顧一切，書奏清庭，痛陳其弊，並認定大亂之後，應從收拾人心，轉移風氣着手，所以省城附近雖疫氣流行，道殣相望，甚至人自相食，盜匪又在城外焚掠，而黎氏則不顧一切艱難，積極籌備考試，有人笑其迂拙，甚至疑其別有作用，黎氏則決不為所動。至六月即開始貴陽府歲試，首即宣布取銷一切棚規，以杜懷疑者的口實，並補試前任一歲一科，取文武新生六百餘人，直至試事完畢，省城始終安然無事，一般人才佩服黎氏的卓識和毅力。

黎氏既將貴陽府歲試辦畢，八月即按試安順，並調考普安廳歲試，補考前任二歲二科及辛酉選拔，在考試期中，適盜匪麇聚圍城，應試武童，皆荷戈登陴助守，始保安全，九

月回省，十一月即按試都勻府，時府城已陷，知府駐獨山州

，羣請暫緩試期，黎氏仍前行，在獨山將歲科兩試及前任三歲三科，一併辦畢，同治五年正月，復捐二百金修獨山木城，以爲倡導，嗣即由荔波繞道廣西湖南按試黎平，府縣官吏皆言永從苗漢不和，難於考試，勸勿冒險，以免重生事端。

黎氏在獨山時，即得永從少數貢生，具控苗逆阻考，黎氏細釋其呈辭，熟加考慮，乃知全係捏詞，苗民並非不願參加考試，而係恐漢人佔其學籍，不願與漢人混考。至黎平詳加查詢，始悉果如所料，遂出示安苗抑漢，予苗民以自新的機會，於是苗民皆欣然應試。黎氏並取錄六洞苗大會梁維幹之子爲武生，以示羈縻，無形中消滅了黎平無數的隱患，嗣後取道湖南按試銅仁，時銅仁府縣官吏，俱憚考試，而各學官廩保以十餘年無軒輊至此，見黎氏按臨，皆稟請試士，銅仁太守却復藉口地方不靖，恐生童中雜有間諜，不利於城守，請以城外禹王宮暫作試院，黎氏當時志在考試，乃不畏危險，毅然允在城外舉行，時瘡疫流行，諸生皆扶病應試，黎氏親自查號蓋戳，遂染瘡疾，孤城遠道，藥物艱難，幾至不起，偃臥三月，才稍見痊癒，便又按試石阡思州等地，積年歲科兩試，並皆舉行，繼即由松桃繞道四川按試思南府，地方匪患方殷，乃以團丁護考，亦安然辦畢。又折入四川由彭水重慶至遵義考試，再由西鄉泮水打鼓新場三重堰等僻徑至黔西

，按臨大定府歲科試，七月回省，舉行貴陽府科試，並補考

平越州。

計黎氏自同治四年三月就任，六月即毅然舉行貴陽府試，八月即歷各府按試，直至同治六年七月始回省，在職僅二年零五個月，而冒風火危難，間關勞頓於僻境小道間，即有兩年。其中雖由安順會回省住了兩月，（同治四年九月至十一月）在銅仁臥病三月，而在途中亦有一年零七個月。全省十二府，一直隸州，三直隸廳，除興義府及少數州廳絕難按試外，凡過去十數年中，學使所未按臨的，黎氏則出艱入險，往來考試，文風士氣皆爲之一振。故屆瓜代之時於同治六年八月一日，遂奉命聯任，並受命會同巡撫，辦理剿撫屯田事宜。黎氏奉命之後，即督同司道巡城，在城歷二十一晝夜，九月復在貴陽府考取優貢拔貢若干人。十月即奉命署理貴州布政使。

（二）布政使時期，（同治六年十月至光緒三年九月）黎氏既受任署理布政使，詔旨即責成設法辦理籌餉事宜，黎氏深知以編修升任此職，爲有清一代未有的曠典，故於接任之初，雖民窮財困，庫存亦僅八十餘金，仍銳意整頓，首即整飭軍需局務，裁浮費，汰冗員，求樽節，以充兵餉，日進遂有數百金。繼因各城門粥廠，因爲賑濟災民而設，但積弊已深，辦理多不實在，且多虛糜，乃即更換管理人員，每日晨起，親往查閱，由是粥廠遂較前多而且稠。嗣復將省垣舊有的貴山，正習，正本三書院，在軍事時期所廢除的舊章，

如膏火費僅支給一半，黎氏亦照舊全給，并按月課考一次，有時且招諸生到署中，親爲詳改文字，又設養正義學一所，這都是黎氏初就布政使的設施。

經了一年的努力，省垣瘡痍漸復，而附省匪勢因提督趙德先陣亡，無人支持，省方兵力愈形單薄，匪勢較前愈加猖獗，龍里貴定爲省垣咽喉，被潘名傑統班悍賊，盤踞已久，省垣時驚烽火，殊非久計，而外餉接濟又久絕，黎氏處此難境，深知必兵餉兼籌，才有辦法，乃遣人以利害往說青岩富紳趙虛谷，使助米二千石，以充軍食。又多方貸得二千金，以買軍米，糧餉既已籌足，乃率軍清剿潘匪。在兩個月內，即將龍里貴定克服，人心大悅。黎氏遂又偃武修文，修復貴山等三書院，增建齋房，并恢復鄉試。

那時貴州有個武貢名叫林自清，窮兇極惡，屢戕官長，雖經奉命拏辦，迄未執行，黎氏爲除暴安良起見，遂令川軍統領設法擒斬，嗣又將匪首陳春生擒獲正法，人心爲之大快。

到了同治八年，黎氏因全省被兵各地田土的業主，多已逃亡，沃壤坐荒，殊爲可惜，乃着手創設清查局，擇荒絕的地帶，撥爲兵屯，留強兵練勇耕種其地，清查無主的產業，悉任兵民耕種，以資開墾，使地無棄利，而全省農業產物，亦較前豐盛。

至尙節堂爲全省唯一安置嫠婦的處所，黎氏在布政使任

內，見該堂年久失修，頹壞不堪，於軍政稍暇之際，即飭工重葺，嗣復捐銀一千兩以惠孤嫠，並酌添嫠婦，又復設施棺木局。

同治十一年四月，復戡平牛角坡苗亂，匪首包大肚等均擒獲正法。下游一帶，遂獲治平，十一月克復新城，上游一帶，亦告肅清，光緒元年五月奉令補授貴州巡撫。

黎氏在布政使任內，共約八年，接事時庫存僅八十金，歷任皆以此爲交代，黎氏自任事以來，入庫之款，僅地丁稅課，尙多減免不足額，協餉捐輸厘金，又皆不入庫，而由庫發出各款，且倍蓰於前，即軍務提用的，亦不下十萬，而交代時尙有正額十萬，雜款八千餘兩存庫，可見黎氏不獨清廉自守，且亦善於理財。

(3)巡撫時期(光緒元年九月至光緒四年十二月)黎氏自擢陞巡撫，首即注意整頓吏治，見人民因涉訟候訊，瘦死獄中，苦不堪言，乃籌辦平民待質所，其辦法爲凡待質之人，不發首縣，徑發該所，每月由管理員司造具清冊，詳載舊押，新收，開釋，實存，各人數，併將疾病死亡情形，隨時報告，即以瘦斃人數的多寡，計管理員司的功過，予人民生命以切實保障，而免輾轉囚繫的痛苦。嗣又在撫署內創設經正義學。

光緒二年平永從苗亂，首犯均擒獲正法，又設立貴定至黃平沿途碉堽石堡，以利交通。

四年六月削平定番苗教匪，首犯吳琴高等均生擒正法。是年十一月，奉命赴京晉見，十二月十五日離黔北上，途中翻閱邸報，才知道因上書請開復已故革職雲貴總督賀長齡處分獲罪，降調四川按察使。

總計黎氏自同治四年三月十一日到筑，至光緒四年十二月十五日離黔，中經十三年十個月零四天，於天災人禍交相煎迫之下，在軍事政治財務各方面均能有所建樹，其精神毅力，我們怎能不佩服呢！

四 黎培敬在黔之建樹

以上我們既已從縱的方面，把黎氏治黔經過，分別大略說明，現在我想把黎氏在黔的建樹，再加以橫的剖述。但在未講到本題以前，有一點要提出說明的，即黎氏何以能在這艱難困苦的環境之中，做出這許多成績呢，我以為黎氏的成功，多半因為能在夾縫中找事做，黎氏自己也常常說：「黔省事處萬難，若必待各處肅清，始行試事，恐河清難俟，徒令讀書者向隅而歎」（見黎氏致趙鐵筠書）這幾句話，就是他一生成功立業的重要關鍵，現在再分別加以綜析地說明。

（一）澄清吏治 黎氏治黔第一件值得我們注意的事，就是澄清吏治，黎氏到黔之初，見貴州雖凋敝異常，而官場習氣，仍尚舊緣，勤儉愛民的，不見一二，各府廳州官吏，有縱屬姦淫的，有棄官從賊的，苗教之亂的形成，雖非全由於貪

官汚吏所逼，實亦為重大原因之一。黎氏當時即認為吏事與軍事有密切的關係，毅然有澄清的志願。

及後接任布政使，即着手清理軍需總局，首從裁撤浮冗入手，時軍需總局中委員名色繁多，有清卷委員，有稽查勸脩委員，甚至一件無關輕重的事，亦由許多委員分別担任，更有所謂掛名委員，按時攜帶數人到局吃飯。黎氏即毅然先將聲名狼藉盤踞最久的一律撤去，嗣復裁汰浮冗，於是積弊陋規，盡行剔除，民衆負擔，並無增加，而軍餉供應，反較前寬裕。

迨補授巡撫，察吏尤嚴，對貪鄙不職人員，交章參奏，仕途為之一清，官吏亦有所警惕。

黎氏認為「亂之生由廉恥先喪也」（見王先謙撰黎文肅公神道碑）所以他一生常以守廉知恥督率僚屬，其論如何為州縣官吏，尤屬精到，足為主臬，其一則曰：「州縣為親民之官，固當潔己愛民，奉公守法，即佐雜教職等員，亦宜恪守官箴，為民表率」（見黎氏特參貪鄙不職各員摺）又說：「地方之起色，全在官吏之賢能，知府有表率之權，州縣居親民之職，得人則治，關係匪輕」（見黎氏特參貪劣不職暨人地不宜各員摺）可見州縣官吏地位之重要，所有從政的人聽了這幾句話，也該知所奮勉了。

（二）振興文教 黎氏治黔第二件值得我們注意的事，就是振興文教。其時貴州苗教各匪，擾及全省，照一般人的

眼光來看，一定認為在那扶傷救死之不暇的時候，絕無工夫來顧及文教，而黎氏則始終認定：「人心不靖，由於士氣不伸」（見黎氏奏考試安順普安摺）主張在大亂之後，應以收拾人心，轉移風氣為急務。並常說：「士心不固，無以安民也，文教不修，無以弭亂也」（見林肇元奏請建黎氏專祠摺）所以在苗教各匪騷擾全省之際，仍間關萬里，繞考全省，過去學使所未到的地帶，黎氏都一一親歷其地，不單把本身應辦的考試辦畢，且將歷屆所未考的補考，故當時有「黎八屆」之稱，而在永從松桃各地，苗民亦因被取入學，大為悅服，可見其「修文教以弭亂源」的主張，實已收有顯著效果，全省文風因之亦大振作。

黎氏不獨在學政任內，力謀振興文教。即後陞任布政使巡撫亦時修整書院，並隨時與諸生宣揚朝廷德意，講論治學修身方法，其振興文教的功勞，洵可永垂不朽。

（3）弭平匪亂 貴州自咸豐四年苗民張秀春在清江台拱間發難，伏莽亦羣起作亂，楊元寶始禍於獨山，楊濛洗倡亂於遵義，涂令恆竊發於安南，梅濟鼎戕官於銅仁，下游有苗教匪交訐於黃平清平一帶，上游有仲夷作亂於安順鎮寧之間，加之齋匪號匪，疊起橫行，回匪扛匪，勾結擾害。至同治年間潘名傑且率悍匪扼踞貴定龍里，省會咽喉，亦為匪徒所扼制。地方官吏，初則不敢上報，希圖隱蔽，亦不設法勦撫，匪徒益肆無忌憚，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形勢。黎氏初來黔時

，察知此種情形，又見當時督撫不合，宵小夤緣利祿，練勇腐敗不堪，即曾奏陳清廷，請以廉清正方大員來主黔事。黎氏本人，亦就職責範圍以內，繞考全省，拊循苗民，鎮壓漢奸的心，以弭禍機。其在學政時期，所提出的口號，為「以詩書作干櫓，以絃誦靖兵戎」（見黎文肅公全書周冠序）此雖不免過於偏重文事，但要知道黎氏當時只不過是個學政，既無軍權在握，又無籌運之地，也只好盡自己的本分了。

但黎氏如有所見，必盡量貢獻意見，力之所及，亦必盡量去做，在學政時期，他也曾率武生助安順等地城守，親自巡防，及至擢陞布政使巡撫，雖在經濟萬分困難之中，仍多方籌款，使軍糧無缺，又親率練勇剿平盤踞龍貴已久的潘名傑，嗣復將下游苗教各匪，先後戡平，下游交通，因得暢行無阻，同時，並平六洞苗，擊威寧會匪，剿清江匪，省垣會匪，亦擒斬首要，安輯脅從，貴州自咸同二十餘年來糜爛的局面，遂得告一結束。

（4）感化苗民 貴州向有山國之稱，過去因交通阻滯，居民接受近代文化較晚，尤其是一般苗民，山居野處，語言風俗，與內地人民，迥然不同，且性情樸魯，最易為惡勢力所誘惑，素稱難治，加之當時在黔官吏，又多歧視苗民，甚至任意壓迫，苗民遂激而為亂，為咸同變亂中最激烈的份子。但其性質，很能刻苦耐勞，如能待之以誠，感之以情，不獨不敢作亂，如再能因勢利導，使其自強刻苦的精神，能

有充分發展的機會，亦可增進本省生產數量。

黎氏來黔以後，仔細分析苗亂原因，知其重心，多在苗民，於是他就決定用釜底抽薪辦法，從感化苗民入手，以期削滅匪徒實力，最初即教苗民讀漢文，學漢語，在黎平考試，並變通辦法，多取苗民子弟，以資感化，永從一帶苗亂，過去費許多的人力財力和時間，都未能平定，經此番考試，遂不復思變。

黎氏繞考全省，並常輕車簡從，每過苗寨，必深入其間，詳詢苗民情形，宣示政府德意，苗民如有痛苦，亦盡力為之解決，所以後來苗民對黎氏極為愛戴多送萬民繖以示崇信。苗民對黎氏既有了很深的信仰，所以嗣後各地如有苗變發生，只須黎氏去一封信，便可平復，所謂一紙書足抵十萬兵，黎氏真可當之無愧。

但黎氏並不以此為滿足，復熟究苗情，知苗性畏官騷擾，故其致陳琴山書，尚請他代為物色廉潔誠樸明心見性的人，負撫循苗民責任，其後黎氏所以能很迅速地戡平積亂，實皆由於化苗民之阻力為助力的原因。

五 結語

現在我們既已將黎氏治黔情形及其建樹大都說明，若再進而研究其成功立業之道，便可知他的成就，決非倖致，而是平時修養有素。

我們從在貴陽考試取消棚費及布政使交接時情形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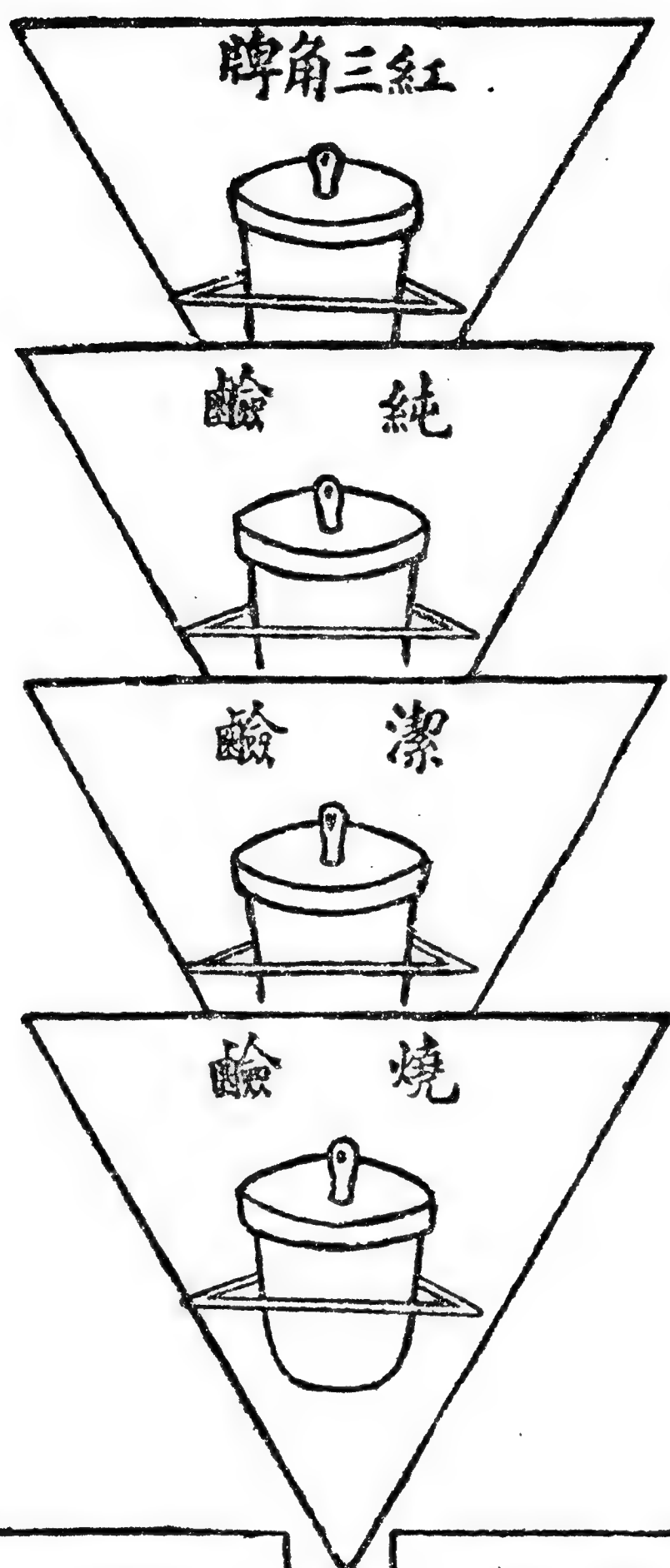
便可知黎氏操守的清廉，而他初到貴州，看到督撫不和，即上書直陳其事，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朝廷因得悉黔亂難以弭平的癥結所在。後又因黎氏有一次巡視尚節堂內嫠婦，對倡設尚節堂的前任雲貴總督賀長齡頗多去思，乃奏請開復賀長齡處分，不料却被清廷誤認為偏袒同鄉，並因此獲咎。他做這兩件事，完全憑着公正的良心，毫無個人利害觀念，可見他為人的正直。至黎氏在黔一面固用懷柔政策，以弭變亂，同時，對於首酋巨慝，也常毫無顧忌，本世變用重刑之義，大刀闊斧，囑予懲治，如斬武生林自清，即為黎氏前任張亮基所不敢為黎氏毅然為之，可見黎氏做事的勇敢。同時，當黎氏來黔之初，及繞考全省之際，如無絕大毅力，亦必畏難而退，初接巡撫，即交章彈劾官吏，其剛毅之氣，亦足為後人楷模，但黎氏治事，不獨敢作敢為，且亦精細審慎，每一件事情到手，必詳加考慮，認真處理，如在獨山時接得誣控永從苗民拒考狀子，如不反覆推敲，必為之朦蔽，而致債事。

尚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即是誠篤二字，黎氏感化苗民，可說全本誠篤二字，所以他能收很大的效果，現在還有人說：「苗民難治」我們看到黎氏的成功，自己便該反省是不是誠信未孚，更在誠篤兩字上，多用一番功夫。

至勤勞二字，為黎氏一生事業成功之母，從上面所講的事跡看來，便可知，黎氏隨時隨地，都在硬幹快幹苦幹中，其例不可勝舉，這又是他足為後人取法之處。

天津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出品

本公司用蘇爾維法 Solway Process 製造
 純鹼 潔鹼 燒鹼 等化學基本原料行銷中國各
 省及海外日本南洋等埠品質精良產量豐
 富竭誠服務以協助工業為職志凡我國
 貨同業幸賜顧焉



電報掛號四三五四
 總店天津法租界三十三號路
 電話 話三〇一二九
 工廠 河北省塘沽
 江蘇省卸甲甸

經理處
 上海漢口廣州
 香港長沙重慶
 福州南京遼寧
 及全國各埠國
 外日本南洋均
 有專行經理

Ash Bicarbonate Caustic

MANUFACTURED BY
 YUNGLI CHEMICAL INDUSTRIES LTD
 TIENTSIN. CHINA.

新書介紹

羅素的「和平之路」

奉生

Bertrand Russell: Which Way to Peace?

Michael Joseph, London 224P. 1936 7/6

本書的著者英國哲學家羅素，十年前曾來華講學，他的大名為國人所習知，用不着再來介紹。他不僅是一位哲學家，又是著名的和平主義者。歐戰後，曾因反對參戰，被英政府逮捕下獄，但他反對戰爭，主張和平的信念却越來越堅定了。如今二次歐戰又迫於眉睫，氏又著此書，呼籲和平，嚴厲抨擊英政府擴張軍政策的錯誤，主張英國應首先裁軍，為各國的表率，並主張各國人民應團結起來反對戰爭，一致拒絕走上戰場。他的大胆的言論，在全世界瘋狂擴張軍，準備戰爭的今日，真不異空谷的足音。

全書分十二章，（一）戰爭危機的急迫，（二）未來大戰的性質；（三）孤立主義；（四）集體安全；（五）同盟外交；（六）方便政策；（七）主義的戰爭；（八）以和平主義為國家政策；（九）戰爭的謬說；（十）永久和平的條件；（十一）和平與時局；（十二）以和平主義為個人政策。

在第一章裏，作者指出大戰的迫近眉睫是各國政府都承認的。歐洲各國拚命的從事軍備競賽，除非戰爭的恐懼繼續增高，不久將感到軍費的重担的不能忍耐，而這普遍的恐懼本身便是戰爭最有力的因素，因為以戰爭的恐懼作擴張軍的理由，擴張軍又增加戰爭的恐懼。現在歐洲已形成兩個對立的陣營：德義匈奧等國在一邊，法俄比小協約等國在一邊；英國現在徘徊不定，但終必加入一方面。至於戰爭將以何種方式爆發雖不一定，但有一

事是確定的，即雙方都很聰明而果敢，都了解先下手為強。許多戰事專家說，那一國家先下手，便能獲勝，因此戰爭的爆發一定是突然的。但作者並不因此便認為戰爭不能避免。他覺得戰爭是人類意志的產物，人類意志便可阻止它。但戰爭已迫近眉睫，和平主義者應當取敏捷而決斷的行動才能有效，同時這種行動不僅是由各國政府實行，各國人民更應當努力倡導。以下數章便是說明作者的主張。

在第二章裏，作者檢討下次大戰的性質。他說在下次大戰中，戰勝者與戰敗者將同歸於盡，換句話說，便是西方文明的滅亡。主要原因是空軍的發達，開戰以後，雙方皆以空軍轟炸毒斃敵國的人民，以爭取最後的勝利，結果參加戰爭的國家的人民將全歸於盡。在這章裏，作者引証許多軍事專家的言論，證明下次大戰的兇殘可怕。

自第三章到第七章，作者分別批評孤立主義，同盟外交，集體安全，等政策的錯誤，這主要是對英國而言的。他說英國各黨各派都喜歡和平，反對戰爭，但對於怎樣才是防止戰爭的最好方法，與什麼是值得一戰的東西，這兩點，却意見分歧。有的人主張只為保護英帝國的領土而戰，此外便絕對保持和平；有的人主張只有為國聯而戰，那才是合理的戰爭；有的人主張和愛好和平的國家結成強固的同盟；有的人主張應當為一種主義而戰，如民治主義，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還有人主張，以外交的手腕渡

過種種難關，使緊張的國際局勢慢慢和緩下來。作者對於以上各種主張一一加以駁斥：他說孤立主義是幻想，因為英國已失去十九世紀的霸權，龐大的帝國隨時有被攻擊的危險，孤立主義決不可能。集體安全雖為多數人所信仰，但今日的國聯缺點太多，不足以維持和平。現今的國聯是由凡爾賽和約創立的，它的主要缺點是一，各會員國仍保留完全的國家主權，國聯無力強迫他們尊重盟約；二，它是戰勝國懲罰戰敗國的條約的一部分，因而含有戰罪的條款。國聯雖作了不少次要的工作，如關於少數民族權利，勞工立法等，但對於防止戰爭的主要工作，却完全失敗。據作者之意，所有國聯的缺點，總括起來說，在它不是一個政府，沒有立法，行政的機關，海牙的國際法庭雖可說是一個國際的司法機關，但權力太弱，無多大效力。如以集體安全為防止戰爭的方法，必須有一個國際政府，有國際軍隊來強制那些不法的國家才成，但是今日的國聯決不足以語此。主張同盟外交的人舉出種種理由，說英國應當與法俄聯盟，但是三國結盟之後，他們應有絕對的優勢軍力，並且不要激起敵人的憤怒，這兩個條件是否能達到，便成問題。英法俄三國同盟也許能使勝利的把握較大，但決不能根本防止戰爭，因此作者反對同盟政策。此外還有人覺得戰爭雖有害，但有時為了某種主義或理想，却值得一戰，例如為宗教，為民族獨立，為共產主義，為法西斯主義，為民主主義等，這叫做「主義的戰爭」，(Wars of Principle)。作者以為這裏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這種戰爭是否有利，或是否能達到他們的目的。據作者之意，這種戰爭應有幾個條件：一，有勝利的相當把握；二，值得為這種主張而死；三，值得為這種主張而殺；四，相信屠殺無辜民衆的大部是合理的；五，這種主張必能因戰爭的勝利而實現。上述諸條件中，最後一項特別重要，如果戰爭的結果不能實現其主張，那末戰爭便全無意義。作者就英國來說，英國如為反對法西斯主義而戰，但戰爭的結果可以預料，必定是飢饉，騷亂，暴動等，此時需要

強有力的人物來維持秩序，而法西斯主義反容易乘機抬頭，這樣在英國產出一個希志拉，來代替德國的希志拉，豈非全無意義？隨後作者又提出反對者的議論，一一加以駁斥。

自第八章以下，作者提出他的具體主張。在第八章裏，他詳論如何和平主義可以作為英國的國策。他主張絕對的和平主義，即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從事戰爭；他主張將英國的海陸空軍都大大的裁減，並宣告世界，要求各國繼英國之後，從事裁軍。他舉丹麥為例，丹麥沒有強大的軍力與國防，但她並不怕德國的侵略，因為她沒有富源，沒有可剝削的廣大殖民地，德國用不着去侵犯她，丹麥人正因沒有防禦而得到安全，丹麥人的生活較英國人幸福的多。英國與丹麥不同，她有廣大的殖民地，但是印度可許其自治，非洲的殖民地可交給一個國際機關，如國聯是；此外如甲美加(Jamaica)可賣給美國。這樣裁軍之後的英國既不能去威脅旁人，也受不到旁人的威脅。

談到普遍的裁軍，一般人覺得不啻夢想，作者覺得普遍裁軍的難是心理的。一是恐懼，二是驕傲，三是貪婪。假如一國首先裁軍為各國倡，這三個心理原因便不難除去。在第九章裏，作者提出些主戰的學說，一一加以駁斥；作者大膽的指出一般人民思想的謬誤，頗有獨到之處，讀者欲知其詳，請讀原書。

在第十章裏，作者提出維持永久和平的條件。作者覺得在目前各國的政治家雖可用所有的方法來避免戰爭，但這種方法決不能維持和平於永久。作者以為永久和平的條件又分政治的，經濟的與心理的三種。政治的條件是成立一個國際政府，掌握絕對優勢的軍力，使任何一國或數國都不能不服從它的命令；經濟的條件是世界的資源不能由某國私有，所以國家社會主義還不够，必須實現國際社會主義；此外若世界商務與軍事的要道，如直布羅陀海峽，蘇彝士運河，巴拿馬運河等必須國際化；全世界的人民

應有旅行居住的自由。心理的條件是今後的教育，在德，智，體三方面都應當培養和平與友愛的心理，消除戰爭與武力的偏見。

作者在第十一章中，就國際現勢來證明他的主張，即是戰爭雖很急迫，和平尚非絕望。他又駁斥幾種反對和平的說法，對於同盟與集體安全政策，認為決不能避免戰爭。同時和平主義者們不能陷於狂熱，狂熱將引起各國間的敵對，這是有害世界和平的。

在最後一章中，作者討論在戰爭危迫的今日，和平主義者應當如何作去，來促進世界的和平。作者說，和平主義者應當明白，個人的力量雖有限，但若有千萬人團結起來，為一個目的而努力，便形成偉大的力量。和平主義者應當以「非戰」為目標，在任何情況下，都拒絕參與戰爭。即使徵兵令下，要求人民服兵役，但人民得為避免戰爭之故而加以拒絕。但是這樣不犯法嗎？作者說，服從法律是有限度的，人民應當權衡戰爭與犯法的利害而定取捨，不可盲目的服從法律。作者列舉許多先例，如初期的基督徒，物理學家加里留（Galileo），法國革命黨，初期的工會主義者，都背違了當時的法律，但他們為爭取高貴的理想與真理，便不能不打破當時的法律。

因此作者主張，各國的和平主義者應當以大無畏的精神，集合同志，組織反戰的團體，宣傳戰爭的罪惡，一旦戰爭將爆發，便一致起來反對參加戰爭。

羅氏此書的要點大概如此，在全世界陷入戰爭狂的今日，他提出這種絕對的和平主義論，真是非常大胆。他不僅反對擴軍，反對戰爭，還反對所有孤立主義，同盟主義與集體安全主義。他以和平為最高的理想；因殺人武器的空前的進步，今日戰爭的破壞性將使一般無辜人民都作了戰爭的犧牲，現今的文明將歸滅亡，這是他反對戰爭的基本出發點。他說不論孤立，同盟，或集體安全制度都不能避免戰爭，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即今

日流行的集體安全說也不過使戰勝的把握較大，但羅氏以為，在未來的戰爭中，勝敗實無多大分別，整千整萬的人民都化為枯骨；不戰的害遠比戰勝的害為小。

羅氏批評英國人主張孤立，同盟或集體安全的錯誤，頗多見地。在批評主戰者的數章中，也充分揭露了野心家的慾望。然而羅氏全書的重心是在第八，第十，第十二章中。在這幾章裏，他提出和平主義當作國家政策與個人政策，與永久和平的條件。他主張英國應當大大裁軍，放棄殖民地，交歸國際機關，理由是去掉武力，敵人便不會疑懼英國；去掉殖民地，敵人便不會覬覦英國。但是英國究與丹麥不同，丹麥之所以不受德國的威脅，實因丹麥地理與自然環境的關係，羅氏似乎忘記了比利時與捷克，或立陶宛等小國了吧！又羅氏主張英國可以科學方法發達本國農業，這樣英國人民的食糧便可自給自足，無求於殖民地；但羅氏忘記了英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牠的主要任務是輸出金融資本，剝削巨大利潤；同時又須取得為製造工業品必須的原料與出賣其製造品的市場。英國如放棄其殖民地不僅資本家無利可圖，資本主義的生產基礎便根本動搖，今日的一世之雄必一變而與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為伍了。這恐怕是一般英人所不願見的吧！

因此羅氏的以和平主義為國家政策，雖說來娓娓動聽，實行起來便大感困難。但如以和平主義為個人政策，我們覺得便大有用處。上次大戰時，作者因反對戰爭而下獄，最近得一九三五年諾貝爾和平獎金的德國偉大的和平主義者奧西葉茲基（Carl von Ossietzky），曾被國社黨一再監禁，他們這種大無畏的非戰精神真是可歌可泣。假如各國的和平主義者能組織強大的團體，號召千百萬人，一致為和平而奮鬥，那種力量將偉大而不可思議。特別是在那些法西斯主義國家內，軍人們的威焰不可一世，整天價高唱戰爭，這種組織和運動更有必要。即令不能避免戰禍的來臨，至少總

可減少黷武主義者的氣焰，和戰事的損失與犧牲。

至於羅氏以組織國際政府，實現國際社會主義為永久和平的主要條件，足以表示作者的遠見，特別是國際社會主義一點足以打破國家社會主義的偏見與謬誤。

羅氏的主張無疑的將引起各方的非難，我們平心立論，他的絕對和平

主義是否能被採用，雖是絕大疑問，但此書至少可認為和平主義的政治哲學的代表作。

可是在敵人重重壓迫下的我國，根本便沒有談和平的可能，雖然我們是被公認為東方的愛好和平的民族，這是多麼痛心的事。此書現已由評者着手翻譯中，希望不久能與讀者相見。

大公報記者長江著

中國的西北角

定價

每冊壹元

郵費

一角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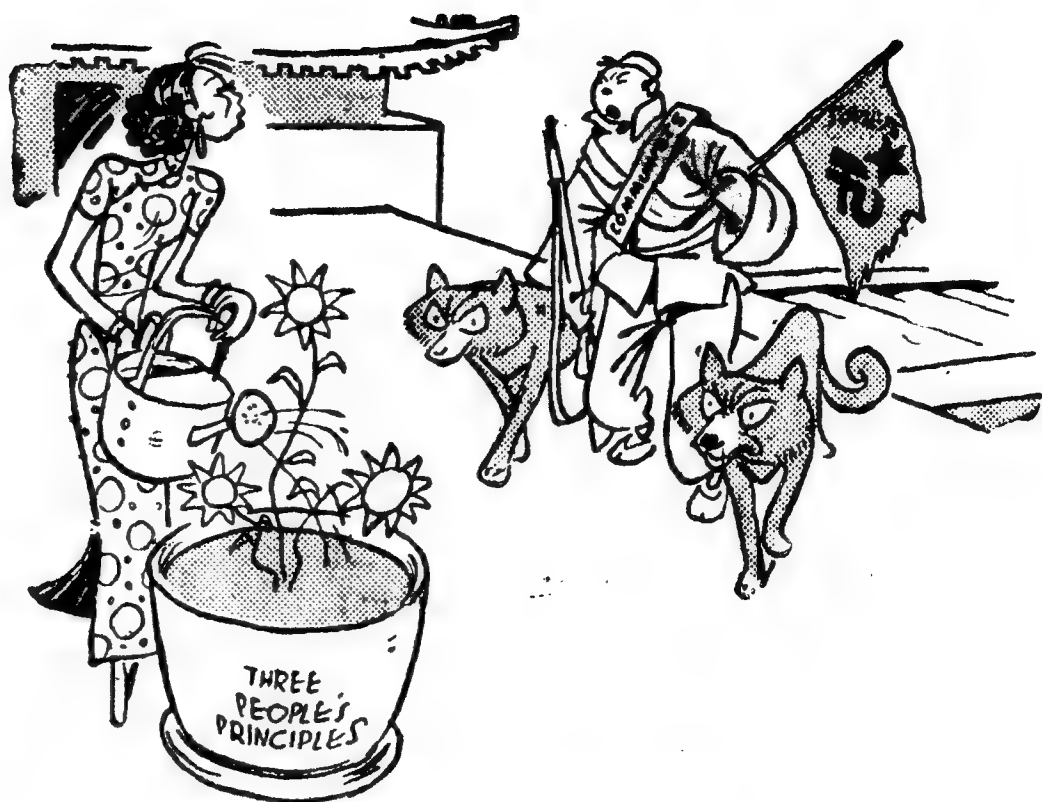
版 五

本報記者長江先生所撰西北紀行，內容包括成蘭紀行，甘陝形勢片斷，祁連山南的旅行，祁連山北的旅行，和賀蘭山的四邊各篇，附有詳細地圖及西北各地景物照片多幀，自刊印單行本以來，各界爭購連印四版，未及三月，即已售罄。此書銷行之廣，為空前所未有，現第五版已出書即日發售，印行無多，惠購從速。

天 津 大 公 報 出 版 部 發 售
上 海 大 公 報 代 辦 處 經 售
各 地 大 公 報 分 館 及 國 聞 週 報 代 銷 處 均 有 經 售

國際諷畫

國際注視
中日政情



根絕赤禍

政府對共黨說，「你要來歸，必須先放棄一切」。上海字林西報對三中全會決議案之觀察。



日本預算與人民

原見美國 The Rochester Times-Union 報，指日本軍費膨脹，影響人民生活。



左右鬥爭

左右兩極端主義的開關，使得歐羅巴女士惶急無措。
荷蘭 De Groene Amsterdammer 報



日德協定與蘇俄

Washington Daily News



關稅束縛下之世界貿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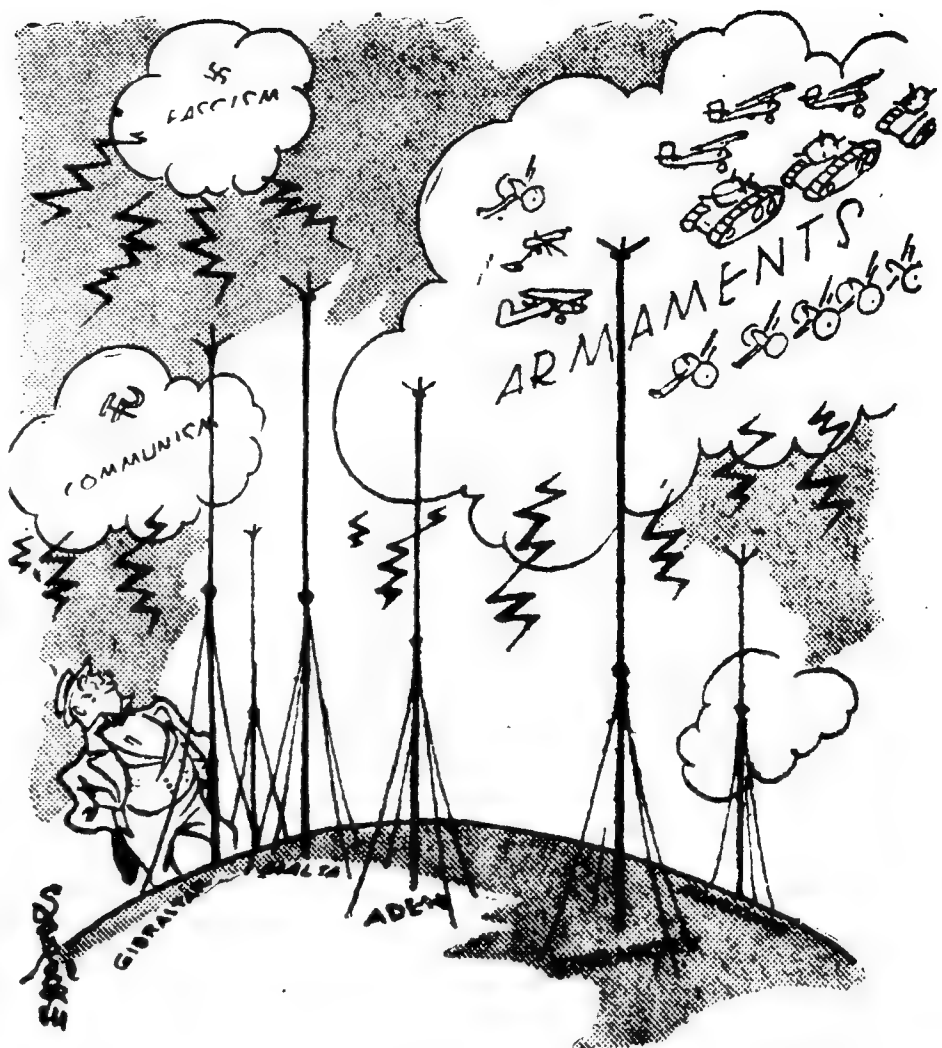
見義大利米蘭市 Guerin Meschino 報，言在目前狀況下，世界貿易實無發展的餘地。

娛樂場的新裝束

原見上海字林西報，刺義大利人搗毀上海大戲院事。



英美政治的動態



英國新國防計劃

英帝國感受全世界擴軍及左右極端主義的威脅，對於整軍運動，疾起直追。

上海字林西報



維持均勢

英政府想維持國際兩大集團的均衡，直弄得手忙腳亂。

美國「芝加哥論壇報」



美政局寫真

先生（羅斯福）對兩個服從的孩子（參眾兩院）說，「我喜歡你們。」另一位倔強的同學（司法部）聽了，在背後吐舌。

The Washington Star



刺刀上的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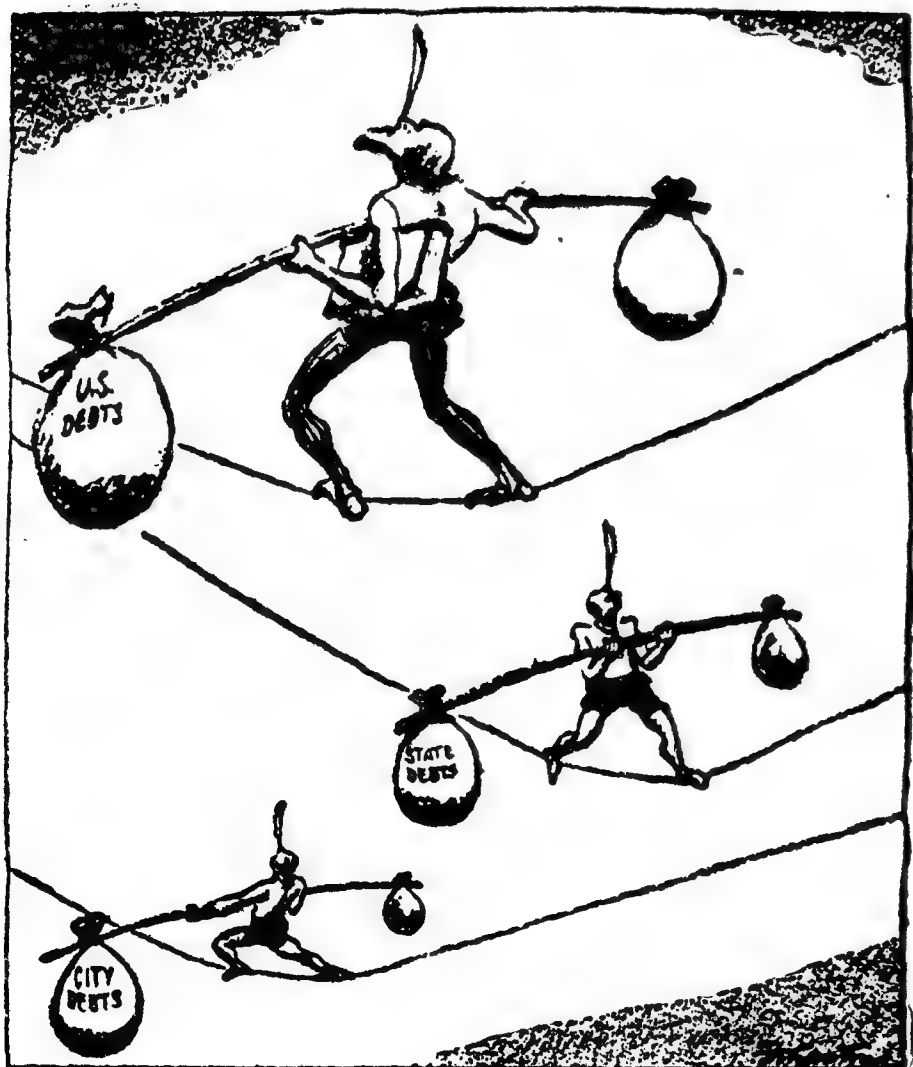
上圖原見 Gassow Bulletin，指英外長艾頓對義方之和平建議，已予以充分的答覆。



歸隊！

美國最高法院不贊助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大有自行其是之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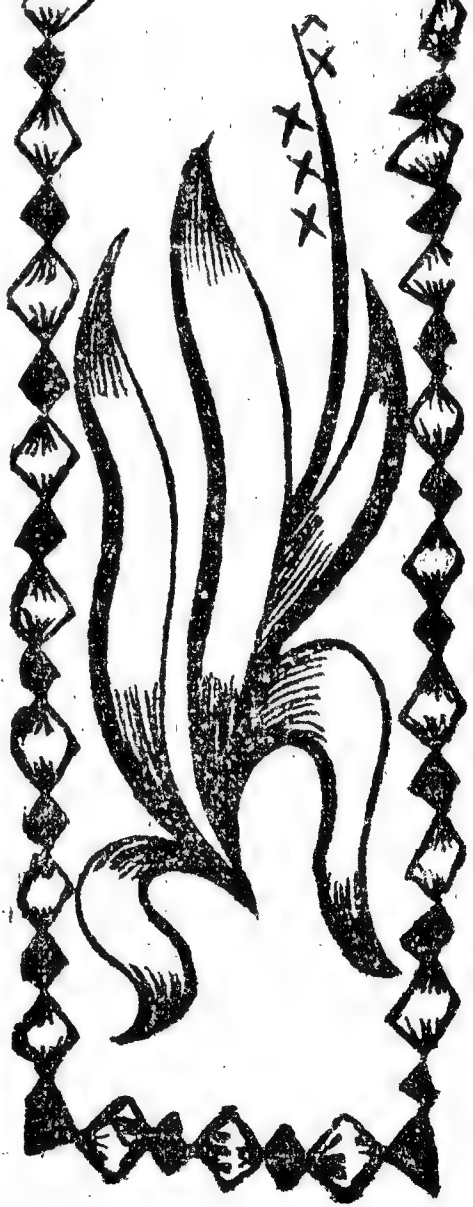
見 The Richmond Post-Dispatch。



財政的難關

美國的國家與地方政府，對平衡預算均感絕大困難。The St. Louis Post-Dispatch

外論介紹



被吞下的炸彈

Outlays in Manchukuo Pinch Japan

The New York Times, Jan, 24, 1937

Nathaniel Peffer 著

日本侵略東北，識者早喻爲吞一炸彈。迄今五年後，大爆炸雖未發生，但日本內部，已因無力消化，而發生腸胃的大絞痛。美國「紐約時報」記者裴佛爾新近來遠東視察，深覺日本不勝「滿洲國」担負之重，撰文在「紐約時報」披露。爰將該文紹介於次，以見日本實有及時幡然悔悟之必要。

日本侵略東北後的繁榮，已曇花一現地消逝了，現在他開始踏入荊棘叢生的階段。日本和其他侵略國一樣，也得着一個教訓，知道國家光榮的代價是高昂的。多年進攻和蠶食的結果，引起了誰人出代價與如何出代價的問題。日本對此，十分惶惑。

就事實來觀察：第一，滿鐵總裁松岡洋右氏最近曾匆匆返國，與銀行家作財政上的接洽。第二，有（前任）藏相馬場所提出的預算案。這兩件事已足夠揭穿實況的嚴重。

松岡回國沒有弄到錢，但日政府却非錢不可，磨擦的結果，日本納稅人民必將感受影響。在上述兩件事中，松岡一事雖比較的居於次要，但它所象徵的意義，却很重大。他不得不爲滿洲國張羅，而尤堪注意的，便是他張羅的失敗。這不是一個佳兆。東京銀行家拒絕滿洲日軍和鐵路當局的要求，並不是第一次。已前他們的拒絕，在措詞上還是很委婉的，但是這一次却十分直質，可算是五年來第一次的公然背叛。

在保全顏面下，日本的軍財兩閥各自企圖把滿洲國吸引入他們的圈內。財閥想按照日本的經濟資源的力量，去開發滿洲，而軍方則想整個的統制日本經濟去開發滿洲，以遂行他們對付中俄兩國的軍事策略。

經過五年的時光，日本想藉滿洲富源以謀自身經濟解放的那種幻覺，已經覺醒了。侵滿的結果，迄今只證明是

國際新語

蘇聯四大將（上）

蔭恩

現在掌握蘇聯紅軍大權的，一共有四個人，如果他們對於史太林有什麼不滿的話，那末改組政府，真是易如反掌的事。這四個人是誰呢？他們就是伏羅希洛夫大將（Marshall Klementi Voroshiloff），布登尼大將（Marshall Semion Budenny）加倫大將（Marshall Galen真名Vasil Blucher），和杜哈希維斯基大將（Marshall Michail Tukachevsky）。現在把他們四人的事跡，簡單地敘述在後面。

伏羅希洛夫，曾被史太林稱爲「工人的紅軍大將」，現年五十六歲，生在烏拉爾，父親是個礦工，家裏很

日本的一種負擔。日本花費了巨額的金錢，却只得着了很微的收穫，它想獲利，首先非作巨額的投資不可——此項投資，將召致日本經濟機構的崩潰。

關於投資，軍財兩國的拔河競賽最為熱烈。日本財商界不肯出資。他們既不容願，抑且有難願而不能之苦。軍方却堅持必須他們投資。

日方對於滿洲國的投資，究竟已有若干，現在很不易估計，因為有許多費用是間接的，很難調查。大約實際的投資在十萬萬日元以下，約合美金三萬萬元。此外如侵略時的直接費用，駐軍費和官俸等約自十萬萬至十二萬五千萬日元，約合美金三萬五千萬元。倘使說這種估計不甚精確的話，那錯誤還是在少數的一方面。

上述是直接費用。此外還有增加的軍費。自滿變後四年以來，日俄兩國在朝鮮，滿蒙和西比利亞的沿邊，競作軍備擴張的鬭爭。要明瞭日本大陸擴張政策的影響，我們可以把她在滿變前後的軍費，比較一下。在滿變前一年，日本陸海軍軍費不及五萬萬日元，去年却增加至十萬萬日元，來年更將增加至十四萬萬日元。此舉的影響，在公債數額方面，也可以看出，日本公債現在已達到一百萬萬日元。其次再看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每年的赤字，它現在已達三十萬萬元。所以我們現在不妨下一個結論，就是日本因為滿變，國富至少要減低十萬萬。

日本來年的預算在三十萬萬日元以上，較滿變前一年，幾超過一倍，較今年多三分之一。預算不敷額約達十萬萬，捐稅雖達五萬萬元之鉅，但仍須用發行公債的方法去彌補。

以上寅吃卯糧的辦法，仍將繼續發生，這種負擔，恐怕就是將來的國力也不能勝任。因為新稅則的影響，食糖煙酒和其他日常用品，全將增價，生活程度也跟着提高，而增加工資一事，遲早亦終須實現。但是商界最感痛苦的就是所得稅的劇增。

現在有五千日元（美金一千五百元）一年收入的人，在今年納所得稅一百七十日元，來年却需繳納二百三十六日元（美金七十元）。收入一萬日元的需繳納七百六十一日元以代替今年的五百四十一日元，十萬日元的需繳納二萬二千日元以代替一萬五千日元。每日收入一元的工人的負擔，雖較每日收入三十元的商人的負擔嚴重得多，但是迄今為止，贊助向外擴張政策最有力量的人們却是後者。

現在日政府對商界的期待有下列各點：（一）撥可作生產用的十萬萬日元的盈餘去購買公債，而一面仍須能應付擴充產業用的信用的需要；（二）能應付因增稅與增工資而提高的生產成本；（三）能供給滿洲國投資的無限制的要求。

第一項是必須辦到的，俾能維持政府的信用和貨幣的價值。此舉來年雖可

窮，所以他在童年的時候，行過乞，做過牧童，替人家收過番薯。稍長，開始受教育，後來又到魯幹斯克（Lobansk）去，在那裏，他加入革命工作，到了二十二歲的時候，已經是個極其活動的人物了。

一九零三年，他和史太林合作，反對卜萊哈洛夫（Bekhanoff），一九零五年革命時，他已經是魯幹斯克蘇維埃的主席。後來因為哥薩克人的反對，革命因以平息，他銷聲滅跡的躲在沒人知道的地方。等到一九零六年，共產黨在聖彼得堡開會時，他又忽然出現，參加會議。

在此次大會中，他極其傾倒於列寧，而開始受着列寧的影響。在倫敦會議以後，他決計參加布爾希維克，而與列寧合作。但是當他回到魯幹斯克的時候警察已在等着他，被捕後，就被判到西伯利亞去充軍三年。

一九一七年二月克倫斯基（Aleksander Kerensky）革命時，他被人發現在彼得羅格勒（Petrograd）一個軍火廠裏，那時他領着一隊禁衛隊，和那些資產社會的人作戰。後來克倫斯基失敗，化裝女人逃出國界，他就一躍而為全俄蘇維埃工人聯合會會員，但在共產黨競選的時候，他又不幸而遭到失敗。

照辦。但是要想財商界每年吸收公債十萬萬日元，繼續多年，那却非日本的國富所能勝任的了。

爲維持日本現時在世界市場所占的優勢計，財商界對於第二項也必將嘗試着辦，如能儘可能的延遲增加工資，於他們的負擔將較爲輕鬆。

第三項不是強勉的，因此財商界將置之不理，各銀行曾經用罷業的方法，去抵制借款給滿鐵。他們通知松岡，不能再買公債，以供滿洲不生產事業之用。但是這種情形是不能持久的。滿洲國在日本系統中的地位，遲早終須決定。這問題倘使決定，那末日本在亞洲以及在世界的地位，也可以跟着決定了。

現在有兩個途徑：不是日本把整個的經濟供作改變滿洲國之用，使它變成爲富庶的殖民地和防俄的根據，即須滿洲國去迎合日本現時財富的狀況，而成為她的一個附屬。倘使採擇前一種辦

法，日本必將遭遇許多年財政的窘境，且有膨脹貨幣與破產的可能，或則她的經濟制度將置於半獨裁式的統制之下。倘採擇後一種辦法，那末日本至少在最近的將來，必須放棄建立大陸帝國的美夢。

按照目前的觀察，似以採擇前一項的途徑，較多可能。日本財商界是不會自願地趨向破產的。但是或將被強制而出此。一兩年來，國家統制的提議，時有所聞，尤以軍方發言人慣作此說。

日本現前的基本問題就是：將採用自由資本主義而暫時的妨阻帝國主義的進展，抑或採用統制的國家資本主義，以推進帝國主義的目的，在軍人操縱下，將歐洲的法西斯主義與日本封建的傳統，融合爲一。日本或能採用折衷的方式，避免了上述的問題，也未可知。但是這問題的所以發生，却可視爲五年來日本侵略大陸所得的唯一主要結果了。（歷樵）

世界擴軍狂

The World Re-Arms

World Review, Jan, 1937

Major-General A.C. Temperley著

英政府最近在國會提出增募國防經費四萬萬鎊的驚人提案，不但轟動全歐，而且震驚世界。提案的理由，英財長張伯倫在下院已加說明。下文的作者是英國的陸軍少將，對於世界擴軍狂熱，有所剖析；文中且充滿恐怖心理。這種

恐怖心理，我們也可以當做是英國實行龐大國防計劃的原動力。茲特撮要加以介紹。

近來國際間整軍經武，劍拔弩張的形勢，和一九一九年的和平空氣相較，真是一個悲劇的對比。當一九一九年時

一九一八年，他正式參加紅軍，被派到魯幹斯基去組織武力，反抗白哥薩克及德國侵入勢力。最初，紅軍形勢極壞，全部受着包圍，因此，在一個炎熱的夏天，他領着他的人馬，衝出重圍，經過一千英里的跋涉，終於到達伏爾加河上的柴里金（Tsaritsyn）。柴里金在共產黨歷史家的眼光裏，是被目爲「蘇維埃的凡爾登」，在那裏，他領着五萬紅軍，死力防守，切斷受着捷克幫助的考爾却喀海軍上將（Admiral Kolchak）和受着同盟國艦隊資助的丹尼金將軍（General Denikin）中間的聯絡。那時的戰線，長達六十啓羅米突，完全由他一人指揮，協助他的，除掉史太林而外，還有一個參謀部，部裏的人物，共包括一個裁縫，一個牧師的兒子，一個珠寶商，和少許其他頭腦熱烈的人。

史太林被召回莫斯科，他也去烏克蘭，在那裏，他利用哥薩克人，組織紅色騎兵，由布登尼率領。布登尼現在雖然已經一躍而爲蘇聯紅軍的大將，可是從前却是一個哥薩克的農人，他接受伏羅希洛夫的委任，在幾個星期以內，就集合了兩萬個不計利害，祇是愛好馬術及痛恨地主的人，成立了第一騎兵隊。一九二零年春，布

，各國久苦戰爭，渴念和平，一致希望以「互相保障安全」和「裁減軍備」的手段，達到消弭一切未來國際戰爭的目的。此種希望，當時似乎頗有實現之望：華盛頓海約成立於前，國聯所主持的國際軍縮會議召集於後。但是軍縮會議的工作，既遲緩而又未獲結論。軍縮會議失敗的原因，約有四點，即（一）「安全」和「軍縮」的先後之爭，有的國家主張先縮軍而後能安全，有的國家却以為須先要求安全而後講縮軍；（二）法德兩國邦交的日趨惡劣；（三）縮軍比率不易獲得一致同意；（四）最後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各國對於軍縮問題認識不清楚。原來擴張軍備一事，不過是國際不安的表面徵象，根本癥結所在，却仍在於「戰債與賠款」，「維持現狀與打破現狀」，「經濟國家主義」，「財政恐慌」，「土地缺乏」，「獨裁政制勃起」諸問題。可是各國却將軍縮當成一個單一的問題去求解決，結果自然招致失敗。再加上滿洲事變和義亞戰爭的發生，國聯絲毫未能出而主持公道，於是所謂集體安全和縮軍的幻夢，更被根本打破，而世界軍備競爭的怒潮，也就隨之俱起。

引起軍備競爭的自然要數到德國；但是迫令德國擴軍，却不能不說是法國當局，尤其是法前外長巴都（M. Barthou）的失策。當軍縮會議初開時，德國只要求十五萬人的軍額，而法國多方留難

，未能通過。希忒拉初執政時，也只要求三十萬人的軍額，並要求應有六噸重坦克車及六吋口徑大砲和軍用機等，希氏且聲明願接受等於法國一半的空軍限額。這是一個最合理的計畫，可是當時法外長巴都却堅加拒絕，結果談判決裂，德國始而秘密擴軍，繼即公開經武，希忒拉終於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廢棄凡爾賽和約第五章，並宣布德國應設現役軍五十五萬人；至國民服役期限當時規定為一年，到了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六日又延長為二年，於是德國現役兵額遂增至七十萬人。

此種擴軍狂潮，迅即侵入各處，茲將各國情形，略為分述：（一）蘇聯自將國民入伍年限由二十一歲減至十九歲後，現有陸軍一百三十萬人，有軍用飛機五千架，坦克車一萬輛。（二）德國有陸軍七十萬人，軍用飛機一千架以上，其軍費每年約合英金八萬萬鎊。（三）法國最近亦已將國民服役時期由一年增至二年，本年並增加軍費一萬八千萬鎊。（四）義大利的軍額詳數不知，但墨里索尼去年曾宣布義國可立即動員一百萬人，又義國的新整軍計畫近正在進行中。（五）日本的軍費較一九三二年已增加一倍。（六）美國本年度軍費亦增七千二百萬鎊。（七）其他小國如瑞士，荷蘭，比利時及北歐諸邦，近亦在進行擴軍。（八）英國本年度軍費增加五千八百萬鎊。（譯者按：英內閣最

登尼率領他的騎兵隊，向歐洲的華沙（Warsaw）進發，六月初，和波蘭的步騎兵相遇，發生劇戰，結果情形不利，向後退却。十月，他得匈牙利紅色革命有名人物皮拉孔（Bela Kun）之助，又領了他的騎兵，向侵入克列米亞（Crimea）的蘭格爾將軍（General Wrangel）進攻，結果收復克里米亞。回到莫斯科後，他就被任為蘇維埃騎兵領袖，直到現在，還是保持着這個職位。

同時，伏羅希洛夫也被任為北高加索衛戍司令，一九二四至二五，改任莫斯科衛戍司令，後來就遷升人民軍事委員會，並任戰爭委員會主席。因為是貧寒出身，所以他對於民間疾苦，有着很深切的瞭解。同時，因為他早年沒有受過充分教育，所以特地下了十年的苦功，從事補習。現在，不論軍事問題，或是社會經濟，他都能胸有成竹，應付裕如。因此，有許多人相信如果史太林讓位或是故世的話，唯一繼承者，當然是伏羅希洛夫無疑了。

西國民軍總司令弗朗哥

朗哥

西班牙獨裁領袖弗朗哥，十四歲時便做軍人，三十二歲身為人將。今

近又要求議會核准增募國防公債四萬萬鎊，預計此後五年內英整軍經費共為十五萬萬鎊。）

這種瘋狂的普遍擴軍運動，牠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究竟能否達到呢？有的國家擴軍為求安全，有的國家（尤其是獨裁政制下的國家）擴軍為圖向外發展；她們却忘記了我能擴軍，人家也能擴軍，結果不但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徒然增重人民苦痛，加深國際危機而已。

現時國聯機構和集體安全，皆已奄奄一息，毫無生氣；戰爭危機，就在目前。一線的和平希望，似乎就在談判中的「西歐公約」能否成立。倘若世界各「維持現狀」和「不滿現狀」的國家，果能進一步舉行一次會議，澈底共商一切疆土，殖民地關稅壁壘，原料，幣制，及軍縮問題，其裨益於人類，自非淺鮮。不過這種希望，實現之可能性極微，然則「戰爭」似乎終難避免，結局必將招致全世界普遍赤化和人類文明整個崩潰之危機。（丹楓）

德國的經濟難關

Germany's Economic Impasse
The Nation, Jan. 30, 1937

國社黨統治德國，迄今業已四週年，努力的結果，祇是將牛油變為大砲，因此一般人對於德國，却發生三個疑問，就是：擴張軍備，究竟到什麼地步才算完成？德國拿什麼來擴充軍備？照這樣下去，德國是不是有崩潰的危險？

關於第一個問題，外人無從知道，因為一切軍事計畫及預算，都極端保守秘密。就是德國自己發表的材料，有時也不可靠。例如負債統計中，沒有軍備費用，這一筆款子，却算在半軍事機關的開銷或者軍事目的的實業投資中。不過，德國擴軍費用，其來源可以知道的共有四端，（一）長短期公債，（二）將其用途的基金移充，（三）出售公共產業，（四）沒收私人財產。關於第一項，祇短期公債，據統計一九三三至三四為三十萬萬金馬克，一九三四至三五為五十萬萬金馬克，至一九三五年底，則達八十萬萬金馬克，據一般揣測，至一九三六年底，恐將增至一百三十萬萬金馬克。至於長期公債，亦有四十

五萬萬金馬克。所以在一九三七年初，德國公債總額，至少在一百七十五萬萬金馬克，數目之大，真可驚人。但是，這個統計，還沒有把軍事及其他特別費用算在裏面，如果都計算起來，恐怕至少要三百五十萬萬金馬克左右。在這個龐大數目裏面，究竟多少是直接用在軍事或其他有關軍事的事業上面，則不得而知。財政部長曾經說過其中有五十萬萬金馬克是用在救濟失業及開發財源上面，這句話有點令人不敢相信，牠們的去處，恐怕還是以擴軍為多數。

除此而外，德國政府其他性質之基金及出售公家產業，其數亦不在小。據最近官方宣稱，政府為應付「特別用途」起見，對於公家產物，將繼續大量出售，這裏所謂「特別用途」的意義為何，當可不言而喻了。

去年十二月，政府又頒佈新令，無論何人，如果有意將其財產運出德國者，政府得加以沒收。在這個新法令頒佈的一個月，就有三十九人觸犯而被沒收



哥朗弗

年四十五歲，他幾與墨索里尼，史太林，希志拉三大獨裁者並稱。他生于西班牙臨海的一座小城，幼受軍事教育，長年轉戰摩洛哥，而今威力迫於馬德里城下。茲述其經歷於次：

弗朗哥的父母本希望弗朗哥做個藝術家，安閒地過一生中產階級的生活，他自己却變成西班牙唯一的現代軍事學家，勇敢的將軍，帝國的建造者，叛軍的領袖。倘若當初依了父母的希望，他也許成為繼維拉斯或高牙之後有名的畫家，但依了他自己的意向，果真西班牙的國民軍獲得勝利，他便是西班牙的墨索里尼或希志拉了。

弗朗哥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日，生在濱索木諾倫海的費洛蘭城。那背山面水的環境，實在宜于造就詩人或藝術家，却未料到產出一位嗜殺的武人。弗朗哥十四歲時為軍官學校學生，二十四歲擢為西軍少校，三十二歲即為將官，在西班牙的現代史上，是最年輕的一位將軍。他最初曾著聲

財產。不過，需要明白的就是這個新法令的對象，並不是德國的貧民，而是德國的猶太人，這樣可以替德國添出一筆意外的收入。

德國國家總收入，一九三三年四百六十五萬馬克，一九三四五百萬馬克，一九三五五百七十三萬馬克，一九三六二千一百五十萬馬克。其中年年增加的原因，當然是由於公債數額的增加，這樣很容易使德國的銀行制度，走上通貨膨脹的道路。德國私人儲蓄，早已禁止，試看柏林五大銀行的存款

小協約之危機

The Crisis of the Little
Current History, Jan., 1937

東歐小協約成立于一九二四年，包括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捷克斯拉夫三國。這三國都是歐洲大戰中的勝利者，她們的領土在戰後大有增加，其中大部分是奧匈帝國的舊疆。小協約訂立的目的，就在互相保證三國領土之安全。為求達到此目的，她們並曾屢次會商，謀成立一種聯合軍隊，將三國武力置于單一的統帥權指揮之下。此外，她們並曾計畫將三國的經濟，財政和關稅政策統一起來，以增加團結力。在外交方面，則小協約三國素與法國親近，共為國際體系的擁護者；法國並曾以大額金錢，貸給小協約國充實武備。

可是上述這種形勢，近來却已大起變化。自從去年夏季以來，羅馬尼亞國內的右翼團體，最重要的一是鐵衛團 Iron Guard 和基督教國家黨 Christian National Goga Party，即起而反對外長鐵寶萊斯哥 (Titulescu) 的親法政策，而主張改和德國及波蘭聯合。基督

，自從一九三三年以來，已由六十八萬萬馬克減至六十一萬萬四千萬馬克。所以現在德國人民，都贊成不動產，因此房屋價值，較前大漲。同時，德國銀行，資產不增而供給日大，自有難以應付之勢。其唯一解救辦法，祇有停止目前大規模擴軍運動，從事生產事業。

除銀行而外，德國實業，亦受政府之壓迫。例如各實業公司，不得政府之同意，不能隨意擴充，牠的同意，當然也是為了便於擴軍。這樣下去，德國的實業，前途也未可樂觀。(蔭恩)

Hugo De Laehne 著

教社會黨領袖哥高 (Octavian Goga) 並曾于親見羅馬國王工作長談後，即赴柏林參加世界運動會，乘機與德元首進行重要談話，一時甚引起世人注意。

據羅馬尼亞親法派報紙的意見，以為羅馬國既與強俄比鄰，倘採取親德政策，必多不利。可是據羅馬國右翼團體的意見，則以為捷克斯拉夫已與蘇俄成立軍事同盟，羅馬外交倘仍墨守舊章，則一旦德俄戰事爆發，蘇俄必將以小協約為藉口，而遣兵假道羅馬尼亞西征，如此則羅馬國將被赤化；此種危機，必須先事預防。

結果羅馬尼亞總理達達斯哥 (Titulescu) 終于接受右翼主張，放棄舊有聯法親俄的政策，而鐵寶萊斯哥亦于去年被擯退出內閣。事後達達斯哥並親赴南斯拉夫京城，向南國總理史徒雅狄諾維奇 (Stoyadinovitch) 聲明羅馬國外交政策的轉變，不過為求避免俄兵侵入的赤化危機。南國王室，本與帝俄舊皇

譽于摩洛哥，在那裏學會了摩洛哥人的兇狠的戰守兵法。這回由他計劃並領導的西班牙叛亂中，他會驅使摩洛哥人作攻打馬德里的先鋒隊。他從當軍校的學生起以至於今，對任何事都抱着必然成功的決心，在外表和意志上，他頗像拿破崙。他有一副短胖身材和面孔，一雙幻想家的眼睛，和近似女性的笑容。他的鋼鐵般的性格，至今還不曉失敗為何物。但據他的朋友們說，他平素却是一個很和藹的人。假如他的參謀隊的汽車從一隻野狗身上輾過，他會很覺心慘，但在戰略上必不可免時，他也會把一座城池和裏面無戰鬥力的居民整個毀掉。那末，下令轟炸馬德里的，或可以說不是弗朗哥個人，而是弗朗哥將軍。

弗朗哥曾打算去馬德里城慶祝他四十四歲的生辰；他常說非至西班牙全被征服，反馬克斯運動完全勝利，決不罷休。他從葡國境的前線攻到馬德里城外，俱用了沉着的戰略，他每日的時間分用在司令部策劃戰略和到前綫指揮作戰，他對將來的勝利毫無疑問。但他却希望每次的勝利都是審慎而着實，不令敵人有乘隙反攻的機會。在前線的將官常于獲勝之後，暫令士兵停止追擊，因為弗朗哥禁止他們越過一定的限度，以致最後的勝利，虧于一簣。

室有親，是現時歐洲唯一未承認蘇俄政權的國家；達氏此項說詞，自然引起良好的反應。不久比利時國王因法俄協定之訂立，而宣布比利時的新中立政策，其影響對於達達尼爾斯哥是很有利的。達氏以爲比國既可因法俄協定而宣布中立，羅國自然亦可因捷俄同盟而宣布中立，並解除對於法俄兩國的一切軍事約束。到了去年十月間，義外長赴柏林訪問德國當局，德義關係，大爲增進。結果不啻在中歐築起一道鐵壁，將法國和小協約各國（尤其是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的聯繫切成兩段。羅南兩國當局，不免更受刺激，經達達尼爾斯哥和史徒雅狄諾維區兩人再度會商的結果，決定羅南兩國以後更須絕對保守中立態度，對於法國的友誼固仍不放棄，但對蘇俄則遠而避之，以取悅於德義。羅國國王並

美國改革最高法院案

大阪朝日新聞二月八日

美國大總統羅斯福氏，要求議會制定「最高法院推事年達七十歲不引退時，得增加同數的領事名額，但以十五名爲限」的新法律。關於此事，在美國內引起了贊否兩論的大沸騰。（按該案係於二月五日提出，美國最高法院推事，自一八六九年以來，一向是九名，此後大概須有相當增加，因爲具有自負的美國人氣質的老推事們，簡單的拋棄終身官的利益，是一樁不可想像的事。其次，羅斯福氏還向議會要求：在此後最高法院判決政府違憲問題之前，得使司法長官出庭，陳述政府的立場；這在傳統的極端三權分立主義的美國，也是要成爲法曹間相當問題的。）

羅總統所以企圖這次大改革，便是他最近爲挽回美國不景氣和改進產業機

於十月杪親赴布拉格，將此項決定告知捷克斯拉夫總統貝奈斯（Benes）。

那末，捷克斯拉夫現時的處境究竟如何呢？捷克在外交上所訂的軍事條約有三種，即：（一）德國攻擊蘇俄時，捷克須出兵助俄，但以法國亦出兵助俄爲條件；（二）德國單獨進攻捷克時，小協約其他兩國（即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應出兵援助捷克，但捷克軍隊先進攻德國時不在此限；（三）德國進攻法國時，捷克應聯合羅南兩國出兵攻德。就目前歐洲國際局勢推測，將來最可能的發展是德國先東進攻俄，然後法國出兵攻德援俄，然後捷克亦加入法俄陣線對德作戰；可是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對於蘇俄既毫不受軍事約束，她們自必嚴守中立。這樣，所謂小協約者，不是就等於解體了嗎？（甲寅）

米田實著

構所實行的革新政治，屢次被保守系最高法院加以違憲判決，使被推翻的苦經驗之結果。去年十一月的大總統選舉，在全國四十八州中，有四十六州的勝利歸於羅氏，證明了民意對於革新政策的擁護。羅氏因爲要準備今後的進行革新政治，遂堂堂的出於此舉，這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

就實際而論：這種病根，可說是十八世紀末（一七八七年九月）制定的美國憲法。該憲法一方爲注重個人自由和財產權的時代精神的產物；同時也可以說是當時的十三州在草創合衆國的時候對於前途懷着不安，於是把州自身的權限儘量保留着，所造成的一個東西；並且採用了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思想。於是爲防範中央議會橫暴的侵害個人權利

弗氏言詞溫和，而長於雄辯，頗有外交家的風度，他對各種問題，都留心研究，並有敏捷的決斷力。每日工作極勤，常于深夜仍披覽作戰圖表，與參謀人員的報告相對正，有時他須迅速的親往陣地視察。每于聽取軍用電話報告之後，只用幾句簡要的話便吩咐完畢。他身爲軍人達三十年之久，從軍官學校畢業，便去摩洛哥作志願兵，在那裏屢次作戰均獲得勇敢的獎章。數年前他爲北非軍總指揮時，開始組織海外軍團，並把這軍團作爲己有。當這次西班牙內戰爆發，他從坎納瑞島乘飛機到摩洛哥，首先取得這海外軍團的指揮權，既而領導全部戰事。

弗朗哥是一位保王黨的法西斯蒂主義者。當他忠勇的對摩洛哥作戰時，曾接受到西班牙國王阿方朔頒予的獎章和「永久爲朕服務」的褒狀，他的保王觀念，即始於此時。他不滿意人民陣線政府說話多而做事少，所以加入了西班牙法西斯黨。比之西班牙的貴族專政和中上階級，弗朗哥的思想還算是很自由的。他曾說勞工階級應享受一切權利，但也不可忘了他們應盡的義務。他在軍官學校時代即以冷靜，堅毅並富韜略見稱于時。當他駐軍摩洛哥時兇狠的土人對他也十分敬愛，這便是他所以能驅使摩洛哥兵

和州的權限計，使最高法院得作「違憲無效」的判決。這便成了今日的禍因。美國最高法院，關於使議會的立法無效這樁事，原來是很受局限的。例如只能就關於具體的利益所提起的訴訟才得判決；在用語方面，務須從狹解釋，以避免違憲的意味；並且要留意「因一條項之故而致全法無效。不過是生長於十八十九世紀個人主義時代的老推事們，對於二十世紀憲法的解釋，其不能合於現在的時代，自然也是無可如何的事情。

美國最高法院，是根據一七八九年的議會立法而設的，經第一代大總統華盛頓任命推事，在最初作院長的齊爾斯，盧德列斯，葉爾蘇沃斯基等，在職期都不久，均屬於眼界窄狹欠缺圓通之流。但在當時，已經知道憲法的缺陷，尤其是「修正手續困難，無從與時代俱進」，於是漸次傾向柔軟的解釋，以期補救。像有名的院長麻夏爾氏，便是其最著者。

麻夏爾氏在任院長之前，曾歷任外交官，內閣閣員等職，具有政治的見識。他任最高法院院長歷三十四年之久，把無理的憲法，解釋為合於時代的活東西，擴張中央權限，使「美國成為國家」。而他的後任者特勒氏，便不如他，而有後退的氣味了。

這次羅斯福氏的新立法政策，在個人主義的美國，因為它太具有劃期的性質，自然要使舊時代的憲法和舊思想的推事們，莫明所以了。

與羅氏為難的最高法院的判決，有很多，其最重大的：便是前年六月予「產業復興法」以一打擊的雪庫塔的家禽事件判決；和去年一月推翻「農業調整法」的判決。羅斯福氏把前此的自由競

爭狀態放任狀態改革，由政府對各種產業，規定工作時間和工資規約；例如棉產總制的工作時間以四十小時為限，工資在南部地方十二元北部地方十三元之類，而最高法院則判決謂，美國憲法，一州內的商業，在州的權限內，而在中央議會的權限外。規定及於州內產業的工資規約，則為違憲無效。他們且非難議會對大總統的授予權限為過分。又因為農民的困苦在工業者以上，大總統依農業調整法，課工業品以加工稅，以其收入分潤農民；而最高法院對此，則聲明謂，「非基於一般的幸福，僅利於某一階級的課稅，與憲法所許之課稅目的不合」，於是也把它判定為違憲。

此外還有許多趣事，暫且不表。要之，以美國產業界的進步和複雜化，若依今日以前的放任主義，在政治上，是無法前進的。因此，美國大總統便和歐洲諸國同樣，着着實行統制政策，而囿于自由競爭的傳統之老法官們，則死守着舊式憲法，而毫不放鬆：這便是現在的實情。

所以在這時候，真實的對策，只有州際商業及課稅規定以至其他憲法諸規定的改正。至少奪去最高法院的違憲判決權，也是一個補救策。（現除美國而外，如英國以及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以法院的判決能夠使議會的法律成為違憲無效的，）而美國改正憲法，須有上下兩院三分二的贊成，將其提出，而獲諸州立法部四分之三之承認為必要；這絕不是一件容易事。徵諸往例，多須一年半至兩年的歲月，甚至有像關於少年勞動關係補則法案，歷十年而不決的。可見羅斯福總統這次的出於增加推事那樣的奇道，決非偶然。老推事諸君，即使是一

士入西班牙為他効命的原因。

一九三三年西班牙選舉的結果，右派獲勝，弗郎哥遂被委為陸軍部長，吉爾羅布斯的參謀總長，並兼巴里克島總督，駐摩洛哥軍總司令，西班牙全國軍事總監。一九三六年二月，人民陣線政府成立，弗郎哥暫被謫為坎納瑞島軍事總司令。客歲西班牙叛變發作，弗郎哥即飛赴摩洛哥，率領該地土著軍隊，開入西境，以塞維爾城為根據地，依次進佔西班牙南部諸重要城池。當叛軍其他首腦人物紛紛爭做首領之際，弗郎哥却悄然發動戰事。他用毫無可更改的口吻說：「我們絕無妥協，亦無休戰，敵人曉得我們的條件，我們要誓保西班牙的宗教和文化，反對馬克斯的謬說和蘇聯的共禍。」

與他在戰場上的態度全然不同，他對朋友和家庭却異常仁愛。他的生活很有紀律，每日工作達十二至十五小時。暇時的消遣是打馬球高爾夫球，和騎射。

部分也罷，假使能夠即此高蹈，那是最妙不過的。

我們因此深切感覺：美國的時代，正和他國共通，在經歷着迅速變遷的過程。



國內大事述要

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起至二十六年三月二日止

西北善後問題，近方在妥商進行中；中委張冲兩度到陝北，接洽某項要公，詳情如何尙不可知，僅聞共黨之悔悟已漸見事實證明，傳對於三中全会根絕赤禍案所提示之數點，允全部接受；現其僞中央所在地之膚施已讓出，由楊虎城部接防矣。然茲事重大，能否無何波折，此時尙難言也。東北軍原定大部移駐甘肅，嗣因甘肅貧瘠，難養大軍，經向中央陳述，現已決移豫皖邊境，大約于學忠即將任該邊區之綏靖主任，而以何柱國繼久病之劉鎮華任皖省府主席，此外尙有若干省亦有更動主席之說。又中樞因張羣之堅辭外長，朱培德之病故出缺，勢將局部更易。

日本議會仍在進行中，預算總會業已結束，總預算案大可平順通過；其中可注意者，厥爲軍費部分，較馬藏預算絲毫未縮減也。目前各方之注意點，均集中在外交問題，其對華政策尙未見詳細之輪廓，此時亦難縷述。英國自新國防計劃提出後，擴軍聲浪甚高，其公債案已經下院二讀通過。西班牙政府軍反攻勝利，其拉鋸又入於混亂狀態中矣。



西北大局在洽商中

西北赤禍之根絕問題，現尙在接洽中，東北軍決定自三日起向豫皖邊境開拔；楊虎城在三原收拾善後，孫蔚如及張部第一批請訓將領，已經來京滬，結果甚圓滿，業返陝矣。

楊虎城部開到膚施

陝西方面，一般對三中全会觀感，大體均佳。沉悶局面，可逐漸打開。今後各方面當可以坦白態度，精神團結，積極準備對外實力。對共黨問題，三中全会根絕赤禍案及閉幕宣言中，已有明確之表示，

如共黨放棄其暴戾行爲，切實悔悟，中央當可予以收容，以示中央之寬大。一般更認爲此次陝變，爲我民族復興之一大轉機，從此消滅內在之磨擦。中委張冲，兩度抵陝，與關係方面商洽某項要公，預料短期內可得一結論。陝北僞中央原設膚施，刻已向他處移動；楊虎城部先頭部隊，已開抵膚施縣。東北軍近年久戍西北，實際需要休息訓練，故去冬西安事變以後，中央對於善後辦法，曾擬甲乙兩案，徵詢張學良意見；張謙遜未有表示，乃令于學忠等自擇，其後于等願遵甲案辦理，而擬將東北軍調出陝甘之乙案，遂擱置未用。最近東北軍因甘肅地方貧瘠，糧食缺乏，乃自動的希望他調，中央允納其意。全部東北軍將由陝東調，分駐隴海，平漢，津浦三路沿線，路局已奉令籌備車輛，過去直接屬於劉匪總部各師，將分配改隸各軍，于學忠留陝指揮東北軍調防事宜，暫不晉京。

吳克仁談 張氏近況

陝省主席孫蔚如二十五日下午五時許偕張部師長吳克仁，李振唐，霍守義，周福成，唐君堯等，由西安飛抵京，當晚謁于右任孔祥熙，並定二十六日謁蔣委員長。吳克仁等逕飛上海候輪赴甬，轉往奉化謁張學良。孫蔚如談：願祝同主任到陝後，關於各部隊調遣及駐防事宜，連日與楊虎城商籌已大體就緒，本人受任伊始，對今後一切設施，須秉承中央意旨進行，特來京晉謁蔣委員長暨中樞各當局，報告陝省近況，並請示此後施政方針。

吳等在漢口謁張學良致候畢，一日晨自浙經滬乘車抵京，當赴旅次休息，下午四時吳等同赴中央軍校晉謁蔣委員長，聆訓，歷時甚久始辭出。聞蔣訓詞極懇切，各將領恭聆之餘，感奮莫名。旋往謁何部長，並由何設宴歡迎。二日晨離京返陝。第二批來京聆訓之東北將領，俟吳等抵陝後，即可啓程。據吳稱：此次同人在漢口謁張致候，藉悉張身體甚健精神亦佳；每日除讀書寫字外，並練習爬山運動，張短期內擬在漢口小住，並延師講授，不欲他往。張向同人等詳詳談話，謂陝事已成過去，應一筆勾銷，不准再有議論。蔣委員長特東北軍甚厚，期望更殷，我人應以赤誠服從蔣委員長命令，使東北軍成爲勁旅，蔚爲國用，以毋負蔣委員長厚望。同人此後惟有遵張諭，在蔣委員長領導下努力奮進，但期將來以事實表曝于國人之前，現在不願多作言詞之誇飾。末談及東北軍防地問題，吳謂上峯已有新決定，惟尚未奉到命令飭遵云。

劉蘆隱被捕後解鄂

中委劉蘆隱，爲前中常會主席胡漢民之左右手；胡氏逝世後，奔走粵桂，爲兩廣問題發動時之要角，此次因出席三中全會，由港來滬轉京，在京未多勾留，即來滬，二十四日被捕，聞與唐有壬楊永泰兩暗殺案有關。一日滬特一區法院庭審，決交鄂高等法院移解歸案，當晚即起解。

被捕詳情

劉氏年來常居香港，此次因出席三中全會，乃於大會開幕前由港北上，過滬晉京。嗣於二十一日大會未開幕前先行來滬，下榻雲南路揚子飯店六百十二號房間。此次聞因與唐有壬楊永泰兩暗殺案有關，經已查確實證據，市警察局奉命遂派出偵緝隊員數人設法逮捕，一面並行文捕房加以逮捕。經特區法院發出拘票，交捕房執行。劉氏於二十四日晨一時半偕其夫人由揚子店飯外出，行至大門時，由候於門外之警察局偵緝隊員向前拘捕；劉氏以探員未示緝捕公文，拒不受命，發生爭執。時老聞捕房中外探目六人，亦已到達，遂將劉氏夫婦帶至捕房，旋以其夫人與本案無關，加以釋放。至八時許，捕房將劉氏解送第一特區地方法院，十時開庭，由馮世德推事率同書記官升座審問。先由捕房律師汝保彝陳述逮捕經過，劉氏對兩暗殺案有關一節，予以否認。汝律師請求予以調查，准予改期再行提移；劉之辯護律師王壽安則請求准予交保出外候訊，馮推事即宣稱，本案改星期一上午再訊，劉氏暫予羈押。故劉氏於十一時仍由捕房帶回，工部局警務處以劉氏身爲中委，故特加以優待，在捕房內獨闢一室，且未繫以刑具，與其他普通刑事犯不同，至劉氏在捕房內之被褥飲食，均由其夫人送去云。

受拘原因

中央社南京二十四日電：劉蘆隱年來滯跡香港，近始來滬，曾一度來京，惟三中全會未見劉氏出席，茲突聞其在滬被捕，業由公共租界捕房解送第一特區法院。記者多方探聽，始悉劉氏近年曾秘密組織反動團體，名『革命軍團』。自爲該團領袖。並設有『中華青年特務隊』，分派黨員，在京，鄂，滬等地担任暗殺工作。其經費由劉每月額定二千元，交其親信蕭汝韞主持。又于蘇，浙，皖，贛，鄂各省，及京，滬兩地佈置交通人員，每月經費一千元。其目標注重京，鄂兩地，自上年楊永泰暗殺案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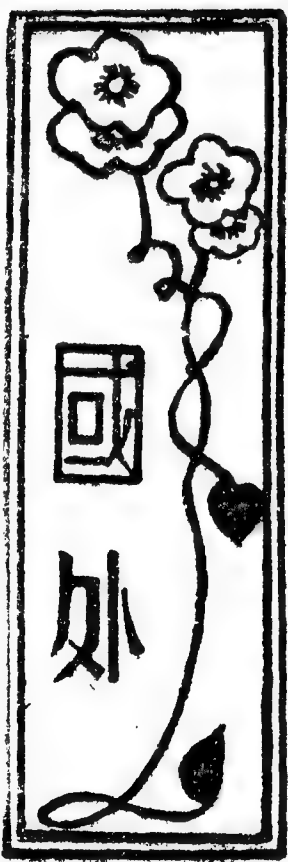
發之後，經將當場行刺兇首成燮超，龔柏舟，及重要關係犯楊其新等，先後捕獲。供出同謀之人，尚有楊爾謙；楊係受劉使命，在漢主動，並擬殺楊後，繼續行刺黨國要人。嗣探得楊爾謙之在滬住址，偵緝人員前往搜捕，楊已畏罪先逃，即在楊寓守緝，乃有蕭若虛者，自港來滬，逕赴楊寓，欲晤楊爾謙，遂為守緝人員捕獲。詰其究竟，蕭謂在香港劉蘆隱寓中晤見蕭汝韞，告以刺楊永泰情形，請其到滬面囑楊爾謙速回香港，因通信殊多不便。蕭謂暗殺楊永泰者，實係劉蘆隱所主使，現劉已被捕聞審辦此案之主管機關，有將劉之反動組織暗殺計劃，以及有關之供証，發表公告國人之消息。並聞唐壬暗殺案，劉亦涉有重大嫌疑云。

法院審訊

一日晨八時四十五分，劉氏由成都路捕房解至第一特區法院。劉之夫及兄弟等均到庭，劉衣灰色綢衫，髮向後梳，微有花白，在特一刑一庭

靜候開審，在未審至該案之前，劉靜坐聆聽竊案並不時與所請之律師談話，態度如常，旁聽席上則早已宣告人滿，嗣至十時五十分，劉案開審，仍由馮世德推事庭訊，劉氏除原聘律師王壽安外，並加聘單毓華何孝元為辯護律師。市警察局派法律顧問詹紀鳳出庭。首由捕房律師汝保彝宣稱，謂湖北高等法院將派代表來滬，預計十一時許可到，請求改於下午二時再行庭詢。嗣警察局法律顧問詹紀鳳謂，市警察局昨日接奉市政府轉到湖北高等法院首檢羅師會來電，大致以奉軍委會委員長武昌行營密令，內開：「關於刺死已故湖北省政府主席楊永泰案內兇犯龔柏舟等供稱，刺楊造意犯實為劉蘆隱，應即拘提到案訊究等情；現悉該犯業經在滬被獲羈押於上海第一特區，所以囑託上海市警察局代辦移送，及解送到漢。」故今特向貴院移送。查協定第六條，凡內地新式法院向貴院移送人犯，祇須指認無誤，應即准許移送。現湖北高等法院所欲移送之劉蘆隱，即是本案被告，毫無錯誤，且經貴院上次訊明，是按照協定上所載移送條件完全完備，應請

裁定移送，以便轉解鄂省高院訊究。昨日復接鄂高法院委託代為迎提電報，故現在所應解決者，為移送問題，至於當時逮捕手續有無欠缺，被告對此有所異議，則為另一問題，今殊不必討論云云。時捕房律師汝保彝亦謂：按照協定第六條規定，內地法院移送人犯，祇須證明其人確係所欲提之被告，即可准予提去；若係軍事機關要求移送，則當先應提出犯罪證據云云。但劉蘆隱及其辯護律師皆紛紛陳述，攻擊逮捕手續不合法，要求將劉交保俟對方提出證據，依法辦理。其時適湖北高等法院來員張福森攜帶公文匆匆趕到，馮推事略事詢問，即謂如法院以外之機關拘捕犯人，本院須調查證據，方准移送，現鄂高等法院行文移送，同隸司法機關，祇須人犯指認無誤，當然依法移送歸案。劉之律師請求交保，再行移送。詹紀鳳律師謂既有公文，一切均屬合法，應請庭上准予立時移送。劉蘆隱旋向庭上陳述，謂本人被捕，應再詳加調查，否則精神，物質，名譽均受損失，且本人絕不能輕易逃脫，請准予交保而後移送。嗣又由劉之代表律師加以聲述。最後劉謂如不予交保，本人聲明委託代表律師提出抗告，馮推事謂法院不能拒絕移送，抗告不能停止執行，即援筆宣判：「劉蘆隱交湖北高等法院來員移送歸案核辦，准上海市警察局協助護送。」即宣告退庭。退庭後，劉氏偕家屬及辯護律師赴捕房律師休息室，並飲茶一杯，仍乘巡捕房轎車赴成都路捕房。市警察局亦派員同往，由鄂高等法院來員辦理移送手續後，於正午十二時許即將劉氏押往警察局，當晚乘江順輪解往湖北歸案。



日本議會漸成尾聲

日本第七十屆議會自復會後，已將兩週，會場中，甚鮮劇烈之辯論，政黨方面一變其在開幕時之銳厲態度，而以拍手喝采代之矣，對華政策，將有變更，目下自內閣至今融介又唱經濟提攜之舊調，然一般對之殊少感覺與趨。

同盟社東京二十七日電：林內閣決定置其外交方針之基礎於建設，以對俄關係為中心之友誼的外交關係，關於對華方針，亦根基於此根本方針，力避實行對於中國民眾與以壓迫感念之政策；企圖以兩國民間之經濟的及文化的提攜，使兩國間空氣明朗化，着着進行。如此方策之研究而為協議其具體案起見，外務，陸軍，海軍，藏大等四省，於二十六日下午二時在外務省開第一次四省協議會，懇談約二小時，新內閣之對華方針，如首相林所言明，始終堅持根絕排日，華北中「滿」之提攜，共同防衛赤化等三原則，然觀察去年秋季以來之中日交涉，實際適應此三原則，不無使中國發生日本徒有侵略意圖等誤解之點。故對於其運用，加以慎重考慮，以期漸次轉換從來對華方針，因此擬於最近適當時期再開中日交涉，由調整關稅等容易解決之懸案着手解決，但僅以此種消極措置，恐不能充分促進中日兩國親善關係，因此企圖在經濟的及文化的分野，亦進行積極交涉，以期促進兩國親善關係。又電衆院預算總會開會時，社會大衆黨之佐竹晴記與國同之伊豆富人質問後，復由政友會之小谷一郎夫論及最近之中日關係，略謂：「外務省方面對於與中國民眾握手，實行提攜，欲使日華國交明朗化，有無具體方案。並不限於政府辦理外交，應普遍動員，以調整日華國交？政府有無此意，對華文化事業費計三百八十萬元，其中一百七十萬之補助費用用途若何？」外務次官堀內答：「最近通信事業日形發達，日本事情已敏捷報達于中國各地，較諸以前，則中國民眾之對日理解已甚深刻。外務省之新文化事業現正在華北設立產業研究所，又對於糧棉亦在協助；至于廣求人材，自當贊成，大使為自由任用者，故對於此處，當充分加以考慮。」小谷氏由其議席起稱：「通信事業雖屬發達，而中國之報章對於日本實際上仍未理解。」堀內稱：「倘今後兩國關係由政治上加以改善，則屆時借款問題等件，當可自然解決。」其次由對華文化事業部長岡田關於對華文化事業補助費之內容，列舉數字，以作答解。繼由小谷與堀內關於對華借款問題反復問答後，復由笠井重治對於安定東亞與對華文化事業之關係，詢及陸相杉山之意見，又舉出英美對華政策之實例，質問外務當局對於改善對華文化事業之具體方策，要求發表見解。略謂：「外務當局為完成文化使命計，在上海設立英文報，有無此項計劃之可能，政府有無將日華外交根本調整之意志。」陸相杉山答：「陸軍將依照對華三原則進行，往年討伐熱河之際，若我國有意占領華北，則領有平津，亦甚易易，而我方乃立即撤兵，並不進占，此即我國無占領華北野心之証據。今中國方面若仍言此事，當屬藉此提高國內排日抗日之氣勢，以為口實耳。政府認為日華親善無論若何，非從經濟提攜着手不可，現正努力于此。」堀內稱：「政府倘為財政所許，自應振興文化事業。歷來已設有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今後對於實用方面，亦擬更行進展。至于駐華外交機關之機能，本人雖未便談論，而同僚駐在現地者，余確信其均能為君國日夜勤勞者也。」笠原復自其議席起稱，南京外交陣容，認有刷新之必要等語，至此質問告畢。

對華猶不忘三原則

政友會之小谷一郎夫論及最近之中日關係，略謂：「外務省方面對於與中國民眾握手，實行提攜，欲使日華國交明朗化，有無具體方案。並不限於政府辦理外交，應普遍動員，以調整日華國交？政府有無此意，對華文化事業費計三百八十萬元，其中一百七十萬之補助費用用途若何？」外務次官堀內答：「最近通信事業日形發達，日本事情已敏捷報達于中國各地，較諸以前，則中國民眾之對日理解已甚深刻。外務省之新文化事業現正在華北設立產業研究所，又對於糧棉亦在協助；至于廣求人材，自當贊成，大使為自由任用者，故對於此處，當充分加以考慮。」小谷氏由其議席起稱：「通信事業雖屬發達，而中國之報章對於日本實際上仍未理解。」堀內稱：「倘今後兩國關係由政治上加以改善，則屆時借款問題等件，當可自然解決。」其次由對華文化事業部長岡田關於對華文化事業補助費之內容，列舉數字，以作答解。繼由小谷與堀內關於對華借款問題反復問答後，復由笠井重治對於安定東亞與對華文化事業之關係，詢及陸相杉山之意見，又舉出英美對華政策之實例，質問外務當局對於改善對華文化事業之具體方策，要求發表見解。略謂：「外務當局為完成文化使命計，在上海設立英文報，有無此項計劃之可能，政府有無將日華外交根本調整之意志。」陸相杉山答：「陸軍將依照對華三原則進行，往年討伐熱河之際，若我國有意占領華北，則領有平津，亦甚易易，而我方乃立即撤兵，並不進占，此即我國無占領華北野心之証據。今中國方面若仍言此事，當屬藉此提高國內排日抗日之氣勢，以為口實耳。政府認為日華親善無論若何，非從經濟提攜着手不可，現正努力于此。」堀內稱：「政府倘為財政所許，自應振興文化事業。歷來已設有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今後對於實用方面，亦擬更行進展。至于駐華外交機關之機能，本人雖未便談論，而同僚駐在現地者，余確信其均能為君國日夜勤勞者也。」笠原復自其議席起稱，南京外交陣容，認有刷新之必要等語，至此質問告畢。

經濟提攜聲浪漸高

同盟社東京一日電：日華貿易協會於一日午後二時召開理事會；並對於上海之中日貿易協會會訂於三月十八日在滬召集大會，敦請會長兒玉及其他理事出席等情。復將出席理事之銓衡加以各種協議，結果由東京方面正式決定出席人員如左：會長兒玉謙次，日本郵船社長大谷登，朝鮮銀行總裁加藤敬三郎，三菱公司職員三宅川百太郎，日清紡績社長宮島清次郎，三井洋行職員石田禮助，日清輪船公司社長堀，三菱公司秋山，日華貿易協會理事油谷谷等人。大阪方面則有住友銀行常務主任大平，東洋紡績公司社長飯尾。但大阪方面，今後尚須追加二三人云。一行訂於三月十二日由神戶乘長崎丸起航，可於十四日抵滬。兒玉於理事會完畢後，發表談話如左：「受中日貿易協會之招待，故以出席該大會為目的。該大會依照會章，應於去年春季召集，但因我方忽發生事變而中止，乃延至秋季舉行；屆時復以日華關係不甚佳妙，改至今春者也。中國方面者，故對於此處，當充分加以考慮。」小谷氏由其議席起稱：「通信事業雖屬發達，而中國之報章對於日本實際上仍未理解。」堀內稱：「倘今後兩國關係由政治上加以改善，則屆時借款問題等件，當可自然解決。」其次由對華文化事業部長岡田關於對華文化事業補助費之內容，列舉數字，以作答解。繼由小谷與堀內關於對華借款問題反復問答後，復由笠井重治對於安定東亞與對華文化事業之關係，詢及陸相杉山之意見，又舉出英美對華政策之實例，質問外務當局對於改善對華文化事業之具體方策，要求發表見解。略謂：「外務當局為完成文化使命計，在上海設立英文報，有無此項計劃之可能，政府有無將日華外交根本調整之意志。」陸相杉山答：「陸軍將依照對華三原則進行，往年討伐熱河之際，若我國有意占領華北，則領有平津，亦甚易易，而我方乃立即撤兵，並不進占，此即我國無占領華北野心之証據。今中國方面若仍言此事，當屬藉此提高國內排日抗日之氣勢，以為口實耳。政府認為日華親善無論若何，非從經濟提攜着手不可，現正努力于此。」堀內稱：「政府倘為財政所許，自應振興文化事業。歷來已設有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今後對於實用方面，亦擬更行進展。至于駐華外交機關之機能，本人雖未便談論，而同僚駐在現地者，余確信其均能為君國日夜勤勞者也。」笠原復自其議席起稱，南京外交陣容，認有刷新之必要等語，至此質問告畢。

，似對於吾人具有非常之期待，或對於日華經濟提攜，提出實質上之對案，亦未可知；屆時自當努力承認彼方之要求與希望。溯自大正九年，余由上海正金銀行支店長任內回國以來，尚未渡華，雖對於中國青年無相識者，但如蔣介石氏及他財界要人，相識者頗多；故擬與南京政府各要人設法謀面也。至于東拓總裁安川擬視察滿洲與華北，大致四月可返滬，故吾人不能與之同行云云。聞兒玉謙次赴華考察之行，雖不代表日本政府，但既負有促進兩國人民所謂『經濟提攜』之使命。則兒玉此行，與日政府對華政策有密切關係，在所難免。故一方面兒玉自不得不與政府當局舉行協商，而他方面林內閣既會宣布實行經濟外交，亦當將向兒玉發出具體之訓令，俾兒玉行動，可依為根據。外，陸，海，藏四省幹部人員，如外務省東亞局第一課課長上村，陸軍省圓田中佐，海軍省藤井，大藏省國庫課長湯本等，二十六日午後二時舉行會議，對初步計劃有所討論，歷二小時之久。聞會議已大概商決變更日本對華之傳統政策，以消釋中國對日本之惡感；並使中國相信日本並未懷有侵略之意，以為打開僵局之初步。會議結果，同意將政治問題留待將來討論，而目前則置全力於經濟及文化之提攜云。惟具體計劃如何，現尚未悉，或將由上述四省幹部人員根據技術專家所擬成之草案，加以討論與決定，然後呈交閣議通過云。

◆ 僑滬日商 ◆

◆ 之新認識 ◆

上海日本商工會議所會長及日本三菱銀行上海支行經理吉田政治，現由東京商工會議所刊發小冊子一本，內容對中國之經濟統制，中日政治經濟關係，及日本人民對華之認識，發表坦坦之意見，至堪注意。吉田在該小冊子中極力勸導日本朝野，務必乘目前之時機，完全改變對華之認識，並列舉日本對華政策謬誤之許多實例。吉田指出中國國民政府已完全獲得控制財政及經濟之權力，並謂日本認為國民政府之興衰，與所謂江浙財政家有關係；但目前國民政府已可享受全國之經濟利益，此則為中國有史以來所未有者也。日本感覺中國缺乏統一，以為中國人民猶如散沙之不能團結，但現時之沙已堅如水泥矣；此則應歸功于日本及其他國家之壓迫而有之反響也。吉田繼指斥若干日人所持中國財政狀況，不穩定之意見，斷言中國財政狀況現已穩固，可由國際支付之極大改善而證明之。同時提出二點，為中國政府所應加考慮者：（一）為中央財政之集中，于上海及南京二地，集資過鉅，而對各省則予忽視，（二）

為過分信賴外國。吉田嗣于述及中日關係之前途時，率直表示悲觀，預料經濟合作既不可能，自中日兩國間之各種政治文化關係完全瀕于破裂後，日本即應由經濟合作與華保持友誼，惟日本採取相反之方策，招致日本對華經濟關係之退步。例如一九三五年日本對中國幣制改革之態度及所謂華北特殊貿易等，日本或認其態度為合理，但中國感覺此種態度，極屬無理，且亦費解，各列強現方力圖創造新機會，以應付新局勢，而日本獨袖手旁觀。關於老生常談之經濟合作，吉田謂此種合作，僅在中國仍在半封建與半殖民地狀況下及中國仍為原始的農業國家時，始為可能；惟中國近來政治及經濟已突飛猛進，結果使中國人民對彼等之命運有誠摯之感覺；加之歐美在華勢力所佔優勢，皆使中日關係，較前惡化。吉田結論，主張日本不應忽視局勢，而漠不關心，務必設法改善對華關係。吉田最後作警告語曰：日本必須設法除嚴峻之對華政府，而採取在道德上能為中國政府接受且切實際之政策；並謂日本指摘中國蔑視誠意或採取遠交近攻之政策等，實屬荒謬，蓋日本外交及政府當局亦須負其一部份之責任也云。

英擴軍空氣漸濃厚

據倫敦電：英國國防公債案二十五日提出於下院二讀時，財相張伯倫對於反對派之論點，曾加以嚴厲之駁斥。張伯倫將政府提案加以辯護之後，反對黨即由李斯史密士代表，向大會提出議案，主張拒絕政府之建議。李氏之動議稱，議會對於多量競爭性質國防軍備之積集，不勝遺憾，並反對以舉債之方法，籌措國防費用。因此議會對此種足以削弱國家信用，增加物價，以及抑抵生活程度之辦法，並因其對於奸商營利無法制止，國防整個計劃，缺少調整辦法，故不得不拒絕施行之云。李斯史密士稱，國防調整大臣殷斯基浦，並無解決事變之能力，不過各國國防機關中之一緩衝物，於各機關以舉債之方法，儘量羅掘時，略加調解云云。李斯史密士復對於殷斯基浦演說中，所宣示之調整及設計之限度，表示不滿。彼稱現在議會中之大臣，共十七人，其中十三人，均應受戰事籌備之質問，但殷斯基浦究竟是否在謀此十三人間之調整，實覺毫無左證。李斯史密士繼復主張組織民政設計委員會，俾對於國防問題與帝國國防委員會，並行工作，李氏謂彼不願接受財相張伯倫，或張伯倫所引證著名理財家凱

恩思等之口頭保證，彼認為國家舉債之權力，應加以保留，而用之於軍費缺少商業頹敗之時，以制止經濟衰落之相乘於無備。但政府計不出此，倘他日軍費用竭之時，即羅掘俱空之日，勢將造成百業頹敗之巨災云。李斯史密士又稱，希忒拉氏之一舉一動，莫不以利之所在為目標，他國則着着讓步，英國前此亦已屢讓，如此則衆人將被導入歧路，而於無形之中，亦引希忒拉着着前進。但彼不信英國將始終退讓，但倘英國不使德國元首了解英國所能忍受之限度，恐將鑄成不可挽回之大錯云。

張伯倫談整軍必要

張伯倫至是發言，開始辯論。謂上星期阿特利氏曾稱國防借款議案，為「戰爭計劃」今決議案中無此一言，渠殊為之欣慰。財相繼稱：如在并無理由可認戰爭近在眉睫之時，總總慮，抱此恐慌，則實為甚不幸之事，至謂下院對於大舉競爭擴張國家軍備，殊為疑懼一節，渠本人對於歐洲之重整軍備，及各國因此所需之生產的巨額經費，亦為驚心動魄，即在今日，前途殊少樂觀之際，渠仍不為之失望，而圖覓得新場合，俾各國可重相

接觸，以免此種愚昧行動進行至不可挽回之地步；惟非俟已經籌備國家之安全，而具有履行國際義務之能力時，未便稍懈。工黨對於政府重整軍備程序之與其外交政策之關係，屢次假託不知，殊可扼腕。要知此項關係，早由外相剴切闡明，而反對黨各議員對於外相之言論，仍置若罔聞，故渠今重述外相之言論時，當請下院原諒也。財相至是乃宣讀去年十一月二十日艾頓在里明頓所發重要之宣言，曰「此種武器，永不用以作侵略戰爭，永不用以求達與國聯盟約巴黎非戰公約相抵觸之目的。」財相于是詰問工黨發言人，是否以為英國之武器，不應用于外相所述之任何目的，或是否以為應用于此外之任何目的。渠非俟工黨不復閃避此種爽直之問話，而作明白之答覆，則不得不嚴重對付此種含混不明之責難。財相次乃評駁工黨指政府之建議足以減弱國家信用，抑低生活程度，及議案中未含有防杜逾分營利之有效辦法之責言，謂在與重整軍備程序有關各問題之全部中，其最受一再聚精會神之注意者，莫若防杜物價暴漲之一事，渠敢謂凡人類智力所能及，體力所能成，以求達此目的之事，未嘗稍有未為者。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起
至二十六年三月二日止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 △川越由京抵滬
- △劉蘆隱被捕
- △日本陸軍大異動板垣調回本國
- △德奧談話結束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 △孫蔚如抵京
- △秦德純謁蔣
- △張羣辭外長職
- △全國公路交通會議在湘開幕
- △牛賴頓返抵德

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 △蔣鼎文由奉化返京
- △日大使館參事王堯生辭職照准
- △西蘭公路恢復通車
- △英國防公債案在下院二讀通過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 △張冲再度到陝接洽
- △法內閣通過信任政府案
-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 △楊虎城部到達廣施

三月一日 星期一

- △鄭案要犯趙龍田槍決
- △日政友會糾紛解決
- △劉蘆隱開審當晚提解湖北高法院
- △汪精衛返京

三月二日 星期二

- △行政院通過發行新公債
- △孫蔚如返陝
- △川越晉京
- △中央決公葬朱培德

論評選輯

今後之建國精神

三中全会宣言，關於外交方針，惟維持五全大會及二中全会宣言之主旨，並未表示新的動向。吾人內審本國實情，外察國際形勢，以爲中央方針，甚爲確當。然今後如何實際運用此方針，以達到維護領土主權之目的，則當覺悟困難仍多，努力有待。茲陳鄙見，願與全國同胞共勉焉。

第一：外患之張弛，與我國力之進步，恰爲反比例。即我國愈進步，則外患愈減輕，我進步之程度，達到足以完全自衛自養之日，即爲一切外患完全消滅之日。而在未達到此程度以前，國家永在可危之境界，其危險程度之差，則視我努力進步之程度如何。

第二：所謂國力，非僅物質的之謂，最要者，尤在於人。吾人深信中國最大之力量，即在於人，中國民族約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此當然爲世界政局中偉大之因素。過去之積弱，徒以人的不團結不努力不犧牲使之。一旦團結努力於建國事業，而復不辭隨時不測之犧牲，則即在物質貧弱之現狀下，亦有偉大之力量。

第三：欲全民之團結努力，最需有共同一致的建國精神。近年以來，此種精神，漸發達成長，其增高國際地位已不謬。其所憾者，在最近以前，觀察思索，尙不能完全一致，或不能澈底與純誠，陝變發生之背景，即此種缺陷之暴露。

據上三點，吾人以爲今後最要者，爲全國共同保持一種新的建國精神，而團結努力。吾人並將貢獻其意見：（其一）中國建國的新精神，應爲建國而非爲對外。何則？對外爲一時之事，建國則本身之永久需要。易言之，縱無外患，亦必須建國，且建國如不成，則定爲外患所滅亡故也。國難以來，愛國情緒及犧牲決心，油然而發，然其出發點，則由環境刺激而來。此則可暫不可久，且有時將失正鵠。何則？建國者，經常之大業也。不論環境張弛如何，必需不斷的一致努力，不達目的不止。若徒置重環境以爲適應，則外患偶弛，則易陷於苟安，而一旦變起非常，又感急來抱佛之苦，則兩失之矣。是以全國同胞，今日當一致決心，必儘速自

己完成其建國事業，不論環境如何，不稍變動其決心，人人盡職，步步前進，謹慎勇敢，努力不懈。（其二）全國人當決定對國際問題之根本觀念，其內容應爲對他國皆重和平友誼，對自己則必需自主自尊。吾人以爲在建國途中之中國，應勿忘中國將來是國際政局中重要因素之一，在東亞方面，將與日本同等重要。換言之，應自己認識中國絕非坐待處分之消極的存在，而將逐漸處於分擔世界責任之積極的立場。此全視吾同胞自身努力如何而已。因此之故，中國人應有如下之根本觀念：（甲）中國永持和平主義，不侵略，不威脅，不干涉他國內政。（乙）對任何國民之進步，皆表同情，凡有利於世界和平進步之事，中國願協力促成。（丙）中日最接近，苟日本對我，不侵略，不脅威，不干涉內政，苟中國恢復其已失的領土主權，則中國樂與日本提攜。（丁）中國應贊同世界民族平等之趨勢，不參加一部分人類壓迫他一部分人類之任何行爲，而促成世界真正和平之實現。此即中山遺教之國際觀，應永爲我建國精神之一部者也。至於事關中國，則絕對自主自尊，自主者何？不受干涉是。自尊者何？不受欺凌是。我不干涉人不欺人，而人有干涉我欺我者，斷然抗議，不恤任何犧牲以糾正之。其一般的外交目標，爲達到平等互尊，互不凌壓，今後若干年之努力，當以此爲目標。（其三）應知外交爲末，內政爲本，故建國途中，必須政治上有一定之理想。何日完成理想的政治，即可得勝利成功的外交。回念國難以來，因環境逼迫，不得不講求對外應急之道，而因此或忽略政治上經常之事。自大體言之，中國政治之針路，本已決於中山先生之遺教，所餘者，只實行問題，及充實遺教內容之問題。吾人以爲時至今日，國人事務宜捨小異而趨大同，共以中山遺教爲圭臬，努力實行，並充實之。夫舉最淺顯之義言之，中國政治，時刻不得漠視人民之利益。民權民生主義，必須實現。第一步教育訓練民衆，使之有國民智識，並扶持改善其生活。同時厲行法治，保障其權利，去除一切病民之政。官吏一方應爲教育者，一方則作實踐公僕之義，期漸完成無權取無壓迫之社會。吾人以

爲自政府當局，以至全國各界中堅與受中等以上教育之一般青年，皆須認定爲國爲民之大義，鞭撻自己，犧牲自己，以行啓導民權扶持民權之事。當時刻懷念，自己處優越地位，有良好生活，而國有大難，民不聊生，民衆無罪，罪在吾等，民衆有力，而啓導之責則在吾等。由此生敬畏之念，並示慚愧之誠，官吏之瀆職違法，與夫一般上層社會所殘餘的自私自利之風，庶幾可以一掃矣。此尤爲新建國精神之重要內容也。

吾人對於建國精神之意見如右。最後願一言者，吾人非謂精神萬能，亦非謂目前環境略得安定故專論建國之事，吾人願國民了解！中國對外方針，早已一定，即領土主權，必須維護，經常如此，非常亦如此，現在並未脫非常時期，但應付之道，亦仍是此經常必需之義。且國民果一致貫徹此種精神，則事實上即成現時最偉大之力量。至於國家經濟上應有之建設，事屬切要，毫無爭論，惟望全國在共同的建國精神之下，埋頭工作，努力前進而已。（錄二月二十五日津滬大公報）

三 中全會宣言與國貨工業

本屆三中全會宣言，於經濟建設之闡發，極透切真摯，完全根據事實，洞燭真相，一掃已往玄渺之理想與空洞之學理。其於國貨工業年來掙扎奮鬥之苦況，尤爲工業界含淚蘊藏一致所欲言者，而率直暢快言之，其言曰：

數年以來，共產分子之所蹂躪，多在農村，農村固被其摧殘，鄉村僅有之手工業，亦遭其破壞，此外上海一隅，有相當數目之輕工業，爲國內從事實業者數十年來拮据經營之所得，然秘密之宣傳組織，使階級鬥爭之毒念，潛入人心，爲患亦不可勝言。總理嘗言所有工業生產的剩餘價值，不專爲工廠內工人勞動之結果，凡社會上各種有能力的分子，無論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皆有貢獻；而此種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在社會中佔大多數，其所指示，至爲深切著明，若以階級鬥爭之說，煽動工人，則除工人之外，一切皆所仇視，此等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將不復能存在。即以資本而言，數十年來，在外國雄厚資本優越技術之下，就極簡陋之廠屋，用極經濟之方法，兢兢業業，以謀掙扎，往往一年之中，始終忙於借款，應付偶一不繼，即因而倒閉破產者，比比皆是。其艱難奮鬥之情形，知其內容者，實不勝同情，何忍復言打倒？

此一段話，句句打入辦理工業者之心坎，吾人遇到工業

界人士一致爲之感歎，蓋年來國貨工業界在艱難困苦之中，困之以捐稅，陋之以金融，阻之以出路，又復接續不已之工潮，以相齟齬，掙扎圖存，命懸一線，其不瀕於沒落漸滅者幾希。以籲國人，國人自顧之不暇；以勸政府，政府正困於內憂外患之相煎！有誰顧恤，有誰矜憐，更有誰解其倒懸，出其水火。同時外商憑其在華設廠之權利，挾雄厚之資本，優良之技術，以奪國貨之地位，復以製成之品物，來華傾銷，公然傾銷之不足，再出以走私，國貨工業即使不受其影響，亦覺瘡痍滿體，竭蹶萬分。說者謂今日市場上燦然之國貨，得供國人服用者，此中不知費去工業界幾許辛酸之淚，與幾許腦汁血汗，捱受幾許閒氣懊惱，始得有此一日，洵爲個中經驗之談。今何幸三中全會能見及此點，就癥結之所在，爲徹底之救濟，工業界之翕然稱誦，亦固其所。惟爲政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希望政府當局，深體此項宣言，今後對於工業界之經營工廠，處處當予以優惠之條件，與便利之辦法，稅制之如何減輕，交通之如何靈便，同業間之組織，如何使之完備，而加強其力量，重工業之如何由國家經營以爲之領導，內外機關之如何聯續，而呼成一氣，勞資間之如何使之協調，而永絕糾紛，外貨之如何防杜，而限制其進口之數量，保息政策之如何厲行，而切實提倡。凡此均爲國民經濟建設上重要之事業，有待於迅速實行，以垂垂絕之國貨工業。同時工業界本身，應知今日工業欲立足於世界，非從改進技術嚴密組織與管理，斷不足以倖存於競爭之時代。同業之嫉妒，貨品之虛劣，成本之昂貴，管理之疏懈，均爲自絕生路之道。有時爲事實之需要，施以統制，亦純爲此等工業之生存發達起見，應共同維持，遵守勿渝。至於金融界方面，更應轉移目光，一致爲工業之後盾，環顧歐美日本各國工業之所以發達至此地步，純恃金融界爲之後援，予以絕大之助力。彼邦工廠借貸利息，率在二三釐之間，而承兌匯票，物貨抵押，押匯貸款，貼現等等，處處予工業界以便利，俾工業界一年之中，省去忙於借款之時間，專事技術上之改進，推銷上之發展，以及一切組織與管理上之改善，此爲金融界應有之責任，金融業之生在，全恃工業之發達，苟工業無望，則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違反社會利益相互調和之原則，何能臻於共有共治共享之域？吾人敢於三中全會宣言之後，敬代工業界率直言之，質諸當局與國人以爲何如？

（錄二月二十七日津滬大公報）

經濟建設與民生

陳代孫

三中全會已於日前閉幕。會中討論的重要問題與提案，除有關於政治外交者外，經濟建設一個問題特別為全會所重視。大會宣言更鄭重說明經濟建設在今日中國之重要，以為「國家統一之進行，必有待於經濟之統一，始為真正之成功。而當救亡圖存之會，國力之增長尤有待於民力之充實，故經濟建設實為目前重要之圖，而經濟建設不可不遵據總理民生主義以為進行」。至所謂根據民生主義努力經濟建設的方針，則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防患預防」的辦法，以「發達國家資本，保護私人資本」為「增進生產」的策畫。尤其對於發達國家資本保護私人資本一層，大會宣言不惜反覆聲明當以「最大之決心，最善之努力，促其發達」。凡此都可以表示大會對於這個問題的特別注意。

經濟建設這一個呼聲近年來已經很普遍。即就實際的成績來說，各方面努力的結果，也不無可觀。一年前最高軍政當局更有一個「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為之鼓吹。此次三中全會對於經濟建設的特別重視，未始不是導源於上列的動力。不過前此一切的努力和鼓吹不是散漫的，沒有一個整個的計劃；就是個人的，不能成為一個集體的力量。中全會是一個議決黨政的高級機關。全會對於這個問題的特別重視，也許從此可以化散漫為系統，化個人的提倡為集體的力量，真正的走上一個合理的經濟建設的途徑。

全國對於經濟建設方針最可令人注意的一點，就是以遵守民生主義的原則為前提。凡所舉措務求適合於人民生活的需要，務使社會利益相互調和，平均發達。這個原則的標明是給與經濟建設一個重心。根據這個原則，則此後我們的建設，除軍事政治上不可少的需要外，一定要以增進國民生活福利為目標。一切粉飾門面的建設，都該在摒棄之列。這個原則，如果能切實推行，那麼過去所謂建設工作之一部分的錯誤也許可以免除。

經濟建設既然以「民生」為原則，那末建設的結果必定在於增進大數國民及全國各區域的經濟狀況。就現情而論，我們國內經濟的狀況顯然表現兩種對立的現象：一是都市與農村的對立，一是沿海區域與內地區域的對立。凡是稍為涉足國內內地省份，或與農民階級稍有接觸的人，都可以感覺到這二者經濟狀況之大相逕庭。固然我們可以說我們國內經濟狀況是一般的落後，不過於落後之中，強為大落後小落後的區別，都市和沿海區域雖然較農村及內地為優，然亦不過為小落後而已，並非已經進步到若何程度也，這種說法固然對的。我們希望的經濟建設，當然不能置都市沿海區域

於至顧。然而大落後與小落後究竟是個區別。並且以全國的面積及人口論，則小落後之都市及沿海區域究竟小於大落後之農村及內地。如果「民生」的經濟建設，是以大多數國民及全國各區域的經濟狀況之改善為目的，則農村及內地的經濟建設，至少不應在都市及沿海區域之後。這不是完全過慮的話，我們近來很提倡工業化，因為種種的方便，都市與沿海區域容易成為工業的中心區。就本身而論，這種辦法並不算壞。然而也就是因為如此我們的眼光易於移注都市及沿海區域，而忽略了其他的部分。所以為避免偏枯起見，我們不得不時常提醒提醒我們自己。

在實業方面，大會宣言舉出二個原則：一個是發達國家資本，一個是保護私人資本。所謂發達國家資本一層，大旨是指較大之工業，非私人資本力所能經營者，或其性質宜於國營者，在原則上，這種主張無可非議。尤其在我國內經濟大落後的區域，私人資本實在有限，如果國家不負起這個責任，恐怕在較短的期間不會有何等顯著的進步。至於或因軍事，政治，社會種種理由，或因事業本身性質易致獨占，或與民生關係過切，不宜私人經營的實業，當然也應當由政府舉辦，以免流弊。然而我們也得考慮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否有一個限制，是否有過分發達的危險。當然我們不是相信十九世紀經濟自由主義者所描寫的國家——一個與實業性質截然不能相容的機關。不過在一個時候，某一個國家能負擔多少經濟事業的責任不是沒有限制的。在限制上的食多務得，不但弄壞了事業，也影響到人民的生活。這都是常談，然而我們仍是應該顧慮。國家資本主義還有一個危險，這一個危險也許以前不大有人注意，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如果沒有適宜的裁制，易於釀成貧富不均的毛病，使少數對「有」者，利用「有」們的財力，剝削多數的「無」者。改革者代因有主張推翻私人資本主義，而以國家承其乏。以為國家者表人民之全體，國家而為資本家，則利益自必為人民所公有。然而事實並沒有如是簡單，國家是一個組織，在經濟行為上，國家儘有與人民衝突之可能。國家一變而為資本家，它的性質就有一個轉變。也許它的目的還是為整個社會的好處，然而它的行為未必沒有佔取一部分人民正當利益的地方。現在盛行國家資本家化的國家已經有這個現象，雖然這個現象還是不十分顯明。我們的問題也是一樣的，我們一方面固然承認發達國家資本為發展國內經濟一個途徑，另一方面也得想到國家資本家化的危險是否應當避免。

私人資本適當的保護在承認私有資本制度之下當然是應

該的。事實上，國內近年經濟建設的發展，有賴於私人資本之努力者正多。大會宣言中詳述上海一帶之新興工業，拮据經營，兢兢拮据，而僅免於倒閉。似此情形，復言打倒，則新興之工業歸於幻滅，而工人亦必同歸於盡。這種說法有其理由。不過問題的中心是在如何可以一面極力保護私人資本，同時防止資本家利用機會，盤剝勞工，蹈歐美之覆轍，造成貧富不均的現象，引起將來階級的糾紛。現階段中之私人營業固然可以得到我們的同情。然而只有保護，沒有制裁，結果恐怕只是造成少數資本家，而多數人民還是營終日僅得一飽，與「民生」這個原則實在是背道而馳。宣言中，對於共產學說之主張階級鬥爭，深惡痛絕。以為中國現在無所謂貧富不均，不過於一般貧窮之中，強為大貧小貧之別。階級鬥爭之說，適以引起各生產分子間之混亂，阻止生產建設之進展，使人民之小貧化大貧，大貧則即於死亡而已。言之甚微。然而我們不希望保護私人資本的結果，使大貧化小貧，小貧乃化大富。貧是亂源，不平更為怨毒之主。民生主義本有節制資本一條。此則在於政府於保護私人資本之餘，時時不忘節制之真意。則或可達經濟建設之目的，而同時有造於一般國民之民生問題也。

(錄二月二十八日津滬大公報)

今後的對日問題

中日問題今後演進之趨勢如何？尤在目前階段，以作何判斷？我國民宜如何自處？茲將試說明吾人見解如左：

第一：應知外交為政治之一部分，離開內政，不能言外交。何則？近時之事實證明，日本對華態度，半以中國自身情況為轉移。近來日本論壇，頗倡對華新認識之必要，足知彼方漸感中國情況之進步，已不容輕率從事。此無他，中國情況，實有若干進步之故也。因此我國民須下一決心，必須使國家在種種意義上，更迅速進步，此即應付國難之第一義。年來國人喜為安內攘外後先孰宜之辯，今大可易「安內而後攘外」之語，為「安內即是攘外」。然所謂安者，非只不見內亂之謂，務須既和且平，共擁統一，齊意志，融情感，振精神，勤工作。觀其表，並無劍拔弩張之氣象，亦不作悲歌慷慨之眩惑，然而全國一心，心心相印，誓擁國本，各盡職務。如是而後可以謂之曰安，誠能如是，至少能促成日本軍方暫時放棄蠶食之政策。

第二：再進一步，國民應覺悟經常非常之不可分。夫中國年來本在非常狀態，現時亦並無理由謂其已脫離非常。是則非常已經常化矣。易言之，中國之國民生活，不能不經常與非常，亦可謂常在非常之中。因此之故，凡我國民，不許

樂觀。何以勿樂觀？以常在非常時期故；何以勿悲觀？以其已經常化故。吾人因望我國民不懈怠，不燥急，謹於言而勤於行，不以樂天安命之精神，定捨身為國之覺悟，如是可矣。最顯之例，為緩遠，今者匪偽已殘，邊警已少，似已恢復經常，實則非常自在。誰能判斷春暖之後之必無事？然中國勢又不能期待或促成其必有事。是則惟有以經常的工作實踐，以應一切非常的可能變化，中國全局，亦如是觀。

第三：上述為自己應具之覺悟，茲將進述處理對日問題應有之態度方法，按日人過去，對我有一種評論，以為中國惟於受武力威脅之下，方可談問題。易言之，以為中國非威脅，不通融，遇威脅，必屈服，是也。自今而往，務須以事實證明其相反。即橫逆之來，必不屈；交際以禮，則可商。充前者言之，愈威脅，愈抵抗，以舉國威脅，即以舉國抵抗。中國民族誓不受侵略瓜分，不作亡國國民，雖拚祖國運命而不辭矣；充後者言之，日本政策改善一步，中國態度亦接近一分。彼愈改善，我亦愈接近，中國恢復一切已失主權之日，即雙方親善關係成立之日。蓋務使日本國民明白了解中國民族之有血有淚，亦講情講理，務使其知我絕不畏懼侵略之襲來，亦絕不漠視外交之機會。夫中日懸案大矣，絕非旦夕所可收功，然上述之態度，在現時即可適用。日本今正倡對華新認識，則我亦應決定對日新態度也。

第四：最後將討論中國對日外交之目的。吾以為關於此點，殆不出三中全會宣言之範圍，即中國對日，僅關於自衛自存之問題，此外別無爭點，是也。日本為高度工業國，在世界有廣泛之利益關係，中國並非其競爭者，而中國又於世界軍備問題，不生關係，故中日在國際舞台，應無衝突，中國既不須嫉日本，亦對日本無所乞求。其外交之惟一目的，只為善決中日之關係而已。中國立國原則顯帶保守性消極性，國難以來，領土喪數省，而我國民悲壯之呼聲，充其量，不過「抗日」二字，此足見中國國民性之保守與消極。與日本在明治初年，即盛倡征韓征清征俄者，其心理狀態，大不同也。吾人以為中國今後，仍宜闡明此保守的精神，共同認識我國對日外交之目的，只在求恢復其已失之領土主權，糾正我行政完整上所受之損害。至於改正不平等條約，則為對數國共同之事，非只日本。單就中日問題論，則近年之不幸事實，能以解除，即為兩國入於親善之新時期。自今以往，我政府當局，即宜逐步發動外交試求解決，先就冀察方面損害我主權之事求其反省，視其結果如何，以下兩國關係今後之趨勢可矣。

(錄二月二十六日津滬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游雲棲寺拜蓮池墻

疑盒

萬竹高。彌天此中。最宜佛。佛在竹深處。占地當幾笏。竹根貯澄泉。徹底了無物。暫得心清涼。蓮池為吾被。嗟公乃逃儒。儒佛有吁咈。我逃將何之。茫然愴心骨。

記蠲叟丈論詩語

寥士

三百詩本源。遞嬗至六朝。唐體始大備。名作垂芳標。詩外尚有事。冥搜路途遙。言下必有物。磊塊借酒澆。國風重比興。詞旨同超超。餘音流絃外。靈感心竊飄。作詩必此詩。鼓瑟將柱膠。不從窠臼入。肯依葫蘆描。胸襟要涵養。根實枝不凋。哀樂各有寄。音節自和調。我欲忘肉味。恍惚如聞韶。詩教在言志。淵淵乞一瓢。

奉和纓蕙丈九日登貴陽甲秀樓感賦之作

呂塵

巖。臺。多。山。可。騁。望。九。日。蠻。菊。應。齊。開。未。知。甲。秀。秀。幾。許。樓。高。得。勢。爭。崔。嵬。詩。人。夙。具。草。檄。手。駟。馬。卻。作。安。邊。才。

偶憑闌。檐受秋色。憂國如瘵。歌逾哀。舊京回首。溷腥穢。神州莽莽。飛塵埃。謝公淝水。尚可作。願借草木。驅靈雷。遠人未必盡。婢膝忍淚日。盼王師來。幸無風雨。敗人意。猶堪強醉。登高臺。

煙雨樓

翼謀

瓜皮艇子。剪湖輕一鏡。鱗雲半雨晴。豺虎異時。曾喋血。鴛鴦此日。尚含情。菱鄉酒。寫空濛。味楓徑。波傳款。乃聲比似。西冷猶縮。本向來詞筆。蔚題評。

寒夜懷纓蕙即和其九日韻

仲恂

涼月棲軒。欠客臨遙憐。莊舄病時吟。腰圍未負。詩懷健。鏡鑷愁看。鬢雪深。欲賦兩京。輸此手。不得片偈。問何心。解嘲種得。窮邊柳。留待騷流。詠綠陰。自署檻師。守武昌時。客過好題詩。

奉次纓衡九日貴陽甲秀樓感賦原韻

子威

敗意安知有大臨。同君兩地發秋吟。楓丹濃觀羣峯豔。
麓正盛潭碧低涵。一水深碧潭。高處風多勞遠目。寒
時雁到帶詩心。莫嗟世運逢陽九。廬舍千家未夕陰。

纓衡郵示九日登貴陽甲秀樓感賦一律依韻奉

答

淮蓀

江左偏遲秀節臨。寄將佳句一沈吟。山光未改六朝舊。
潭水難忘千深尺。比年涼山烏龍潭。政績待鐫循吏傳。
詩情遙契拾遺心。城南秋色凝涵碧。想見扶筇過柳陰。

奉和纓衡丈甲秀樓登高

伯治

使君榮戟此常臨。寮友相從捉鼻吟。蜀棧百盤鄉樹遠。
黔峯萬笏瘴煙深。尊前故實登高會。輦下賢豪舊舊心。
甚欲扁舟乘興往。略同訪戴入山陰。

讀纓衡九日登貴陽甲秀樓詩次韻奉和

歡湖

正盼佳章久未臨。雁聲忽送楚江吟。吳綿屢換家仍寄。
趙甲長鳴寇已深。誤觸雲羅淹歲月。潛消箕豆識天心。

此詩南去勞傳語。借問甘棠幾尺陰。

纓衡先生寄示九日貴陽登高詩次均奉和

梅谷

飛車當日微南臨。不作摩圍陟險吟。幾載邊籌忘地瘠。
九秋詩句想情深。厭聞兵警烽傳塞。差喜金穰歲守心。
却憶昔年萸菊會。雞鳴埭畔古城陰。

報國寺別石遺

堯生

言旋報國寺小院。即河梁忍淚百無說。前期深自將吳。
天夢已起川路意。何長悒悒輪生角。嚴遵主治鄉。

再戲成廿八字博香宋橋梓一祭石遺

香宋平生亦阮囊。夥頤那得孔家方。銷聲賣藥成家學。

養志應關賣杏強。兩世兄皆在重慶開醫院藥房

渡江雲和病樹丈韻有贈

滄洲

飄零天不管。斷紅身世看。取兩眉愁。西風門外緊。十幅。
湘羅腿下小銀鈎。迴腸乍熱多小事。說也應休把嚮時。
春思秋怨都付淚痕收。歡遊雲牕香淨。月榭燈昏。儘
平生禁受。怎奈向明朝。須去今夕難留。相逢莫放深杯。
涉怕情傷拚却扶頭流戀處。遙更唱微雜籌。



淚

謝挺宇

「回顧跋涉過來的千山萬水，
是多麼的艱難困苦啊！」

——×××：獄中獨語。

噠喇一聲，我拿起了一個杯子就望妻那邊擡過去——衝過了她的肩膀；落到掛在壁上的鏡子上，打個粉碎！

妻披散着鬆亂的短髮，迴過臉來，睜着一雙沈默的大眼，怨怒地注視着我……

早晨的陽光從紙窗上透進來，外邊很靜寂。

妻拿了一把掃帚，開始掃席子上的碎玻璃片，緊閉着嘴，什麼也不說；我翻了一個身，把被頭蓋上了臉，朝裏面去睡。

可是到底她又說了：

「剛才……剛才我也不過是那麼說說啊，就值得這樣生氣？」

在被頭內，不知是爲了氣悶的緣故，或是太過於氣憤，氣喘的很厲害，像聽見肺葉的張翕聲，我悶住氣兒一聲也不響。

「你不願意去也可以的，也犯不着這樣擡東西啊……我看你是討厭我吧，要是討厭我的話……」

我在被頭內聽得清清楚楚，她的聲音由於壓制怨憤漸漸變成嘶啞聲，可是在這時特別地增加了我的憎恨，該把多少人應該負的憎恨的責任，全數地沒有計算的倒在她的身上，一翻身我坐了起來，大聲地吼着：

「你，混蛋，你懂得什麼？……是的，我討厭你，討厭極了，沒有你，沒有你，我……」

不知爲什麼，大概由於喘氣太急的緣故，我自己也聽得出聲音起了變化，胸口悶的難受，一時罵不下去了。

，只好蒙起被頭再睡。

不知道她心裏起了什麼感觸？……這樣地言語的大衝突，在結婚的二
年內，還是第一次呢，可是我現在最好是聽不見她的聲音，讓我洶湧的心
平靜一點；她居然什麼也沒有回答，只響着急驟的脚步聲到外面房間裏去
了，恰好紙窗外透過來一聲粗壯的叫喊聲：

「山本！」

我一聽就知道是三造，又來了，你喊吧，讓你喊個够。

「山本君！」

滾你的，準是又來勸告的，謝謝吧，够了！

他好像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什麼！我以為他走了呢，不料他轉到前面
，妻開了門，請他進來了；妻就進來伏在我的枕頭邊，像哄小孩似的：

「有客來了……剛才就算我錯了，請起來吧！」

我還是不響。

「你叫他竟站在外邊麼？就讓他到這兒來，好吧？」

真是囁嚅的事情，我只好答應了一聲；妻先打開了窗子，就真的讓三
造進來了。其實這小小的家裏，除了這兒就沒有別的地方好坐談的。我剛
坐了起來，他就帶着像在中學時代那股做足球隊的先鋒的勁兒衝了進來，
裂開了厚嘴唇叫着：

「幾點鐘了啊，還沒有起來！」

他也不看看我的臉色，（那時我的臉色一定够瞧的，）就又像說書似
的，搬出上次理論來，叫我不要太固執，一塊兒跟他回××去，據他說，
當初是一塊兒出來的，（他也不想想為什麼出來的！）現在××的裏面人說
，最好是一塊兒回去，並且技術部裏也很需要我；最後算是他今天帶來的
新消息：

「下田跟澁谷也決定一塊兒回去了，現在只贖你一個子了，你還固執

呢！」

我趁着跳出被窩的姿勢，用向敵人去決鬥的雄威去回答：

「知道麼？我不回去！要是前次的條件沒有答應，我是不回去的！」
剛穿好了衣服，妻送進來兩杯茶，稍為躊躇了一下，她就說：

「我該去了呢。」

在隔壁換了半天衣服，她就出去了。

去你的吧，上你鬼去的吃茶店！

大概這時三造才注視了我半天，我抽着烟，他也抽着烟，聽見妻走遠
了，他才吐了一口濃烟，再噴出話來：

「我說，條件固然不錯，可是也不想想自己的生活麼？……你看你的
太太……」

隨着他用手在肚子上做了一個姿勢，這是說，妻有了五個月的身孕，
爲了我的失業，還得上吃茶店去掙錢養我，可是上次那樣的激烈的鬥爭後
像武田他們竟喪失了生命，大批的同志離開了××，現在就爲了每月數十
元的生活費，又狗似的無恥地回去麼？……痛苦攔擊了我，我用十二萬分
的決心去對這位老同學說：

「請你回去吧，我不要再聽這些話了，你要去你自己去，不用管
我！」

我對十多年的老友，竟說出這樣的話來，他嘴唇灰白了一下，穿上薄
薄的舊大衣，就頭也不回的走了。

胸口漲悶的很難受，站到窗口，看看外面的天，太陽不知躲到那兒去
了，灰黯的雲一塊塊的疊着，北風任着性拚命的狂括，寒冷像凍脂似的在
四週凝凍着；火鉢裏還有點星星的火粒，把廚房內的，炭簍裏的幾塊碎炭
加上；再找出妻給我留下的冷飯，沏點茶馬馬虎虎的吞下去了。可是心
上老有什麼東西攔擊我似的，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靠着火鉢默默地坐

着，各種各樣的想法和情感纏繞了我，我忘了冷，頭部燒漲的很厲害；我也忘了我抽了多少次烟，等聽得窗外一陣枯啞的廣告鋪的音樂過去後，一種難言的懷寂襲擊了我；推開窗門想呼吸口新鮮空氣，一層薄薄的白雪已鋪滿了各種建築物上了，大片大片鷲毛似的雪片還飄飄地在灰濛的暗空中飛着……。

到了後半夜，我在被窩內展轉着，我等妻回來，我有許多話想跟她說，不跟她說還跟誰說呢？心裏覺得異樣悽慘，這一天就像別了十年；可是一等到她很疲乏的回來時，我又不想說什麼了，讓她早點安息吧，於是我又裝着假睡了。

她在我額角上吻了一下，冰冷的嘴唇意外的刺激了我，我忍不住睜開了眼睛注視着她，她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還沒有睡着麼？」

我不響，再閉上了眼睛，我知道這時她需要一些安柔，可是我却特別的不由衷的故意地吝惜在我應該給她的撫慰，我不曾為女人流過半滴淚，我想我該在別的地方給她靈魂上的扶正。

在身邊她攤開了她的鋪蓋，當她脫下了化了半個月所得，買的一件綠色的，菊花形的毛線衫時，她像自言自語地：

「穿不上半個月，就給他們講成這個樣子……真沒有辦法！」

這不是明明氣我麼？在吃茶店裏知道她幹些什麼玩意兒！我禁不住刻毒地譏笑着：

「虧你說呢，他們不是很有錢麼？」

她擰滅了電燈，睡下她自己的被窩內，一隻手却在被底伸過來，捏住了我的手，平靜地說：

「秀雄，你怎麼的哪？早晨的氣還沒有消？……你想明白了沒呢？明天上午上三造那邊去，還來得及的，你聽我的話吧！」

「三造上你們店裏去過麼？」

「嚶。」

（這混蛋，又在我太太面前來運動我了，前次條件不答應，誰也運動不了的！）

「這傢伙……告訴你，我不去！」

「可是……我已經有五個月……的了，不去怎麼辦呢？況且，你不回去，人家也不見得就說你……」

「閉嘴！再說，我就揍你！」

頂棚上啣的起了一個回聲，我把她那隻放在被窩內的手摔開了，她就坐直了身子，半氣喘的說：

「難道你不為我想嗎？……一天到晚只在房子裏講理論，講什麼什麼×××，講理論也得顧到實際啊，……你那裏是講理論，你討厭我就是了……」

「媽的，你再說！」

她倒大聲地回答我：

「說！說！你討厭我，你為什麼討厭我？……」

空虛的憤怒填滿了我，我的手被魔鬼支配了似的，在黑暗中，伸過手臂就朝她的臉上劈過去……

咣！

一下，她就捧着臉不響了。半天，半天，她睡到被窩內，像蒙在鼓裏的聲音似的透出來：

「……好的，好的……」

這一夜，我不知道冷，也沒有覺得熱，也沒有聽見她哭——到現在我還沒有看見她哭過。記不清什麼時候睡去，到了白雪的返光映到窗上，我朦朧地醒回來時，她已出去了，昨晚的事被我遺忘了，腦子裏空空洞洞

的，精神也是疲憊的很……我搜盡了腦子，把過去的人物全想了起來，但舊的影子又一個個淡下去，直到消滅了！對於妻的辛苦，自己的職業的沒有辦法，我像沈在火鍋裏面，一切的毒油儘望我身上煎熬，快要把我的骨頭都熬爛了，但我不願望火山口去跳……有實無名的煩惱纏住了我，我不能老這樣過下去……

一天又吃了兩頓冷飯。不知什麼時候妻已把炭叫來了半簍，我又在火鉢邊過了一天，後半夜再淒涼地等着妻回來，她却一直到天亮還沒有回來，天一剛發白，我就跳了起來，急忙地趁着頭班的高架電車上那吃茶店去，前晚的事情一片黑雲似的貼到我的心上來，我的心意想不到的亂了，一夜不回來她是從來沒有過的。

早晨的吃茶店是最污穢不過的，從污穢堆裏爬出來的老板娘，打着呵欠告訴我：

「你的俊子昨兒下午就拿着包袱回去了啦。」

一顆子彈射穿了我的心窩，我幾乎倒下去，我從來沒有這樣軟弱過的啊，半天我才問：

「她說上那兒去呢？」

「回家啊，……真奇怪了！」

回到家裏，我像大病了一場，在冰冷的灰鉢邊我呆了不知多少時候，我想不清地上那兒去了，她在東京沒有什麼親友，地上那兒去了呢？這混蛋，回來我得揍她……可是，她會扔了我麼？不會的，俊子是什麼樣的人啊！……

終於在抽屜裏發現了一張字條——

「你既然討厭我，我就走吧，我不願意做你的討厭的人！」

等你成功時，那時再見吧！

俊子十一月十七日晨

在字條旁邊，還放着總數十元的零錢，我差點兒流下淚來，鼻子是酸辣的，在這樣嚴寒的冷天，我出了一身汗……

那也是在出一身汗的季節裏，紅色的鬥爭展開了，我代表着××的技術部，在跟××作殊死戰的時候，在危險的戰場裏，發現了她，其實是她發現了我的，我被她用一種迅速的特殊的毅力救了我的危厄……這些過去的染着血汗的往事，現在是徒然供在回憶的慘痛罷了，俊子不明白我，誰明白我呢？可是現在執拗地勸着我再去××的也是她，她跟三造他們一樣地墮落了麼？惡化了麼？或者被生活壓得過於厲害了呢？……想着這幾年來的酸辛恩愛，這許多潛伏的困難危急，一些過去的柔情和熱血燃燒了我，我衝出門就找三造去。

在三造安詳的表情裏，我猜透了他像煞預謀了俊子的出走的，我忘了他的壯偉，我過去一把扭住了他的領扣，大聲地說着：

「俊子上那兒去了？你說……你不說？」

「俊子上那兒去了呢？」

我幾乎要用拳頭捶下去：

「你說，你知道的！」

「我怎麼能知道呢？」他輕輕地放下了我的手，安慰着我：

「慢慢兒想法子吧，她怎麼走的呢？」

我喘着氣，把字條給他看了，他沈默了一忽兒，才說道：

「沒有什麼危險的，她不會去自殺的，她不是說還要見你麼？」

「什麼叫做成功？什麼時候才能成功？……別人的事你一點也不着急，等我成功了，恐怕她的骨頭早已成灰了！」

「別那麼着急啊……」

我再衝出去，買了當天所有的大報，在報上找不到像她這樣一個自殺的女人，我才放下一點心。我在寒冷的寂聊的房子裏過了一夜，這一黑夜！就像磨折了我十年的光陰！

第二天，三造又來了，切實地告訴我，他的確不知道她上那兒去了，在他忠實的眼睛裏我相信了他，試着在朝日上登了一段小廣告：

「俊子，速歸，什麼都好商量。」

也是杳然。日子像蹬在蝸牛的背上似的，遲遲地磨折着我的神經，很快就到了年底了，三造跟下田他們已經再回到××去了。三造曾經有一次怪有意義的說着：

「或者，你聽了俊子的話去做，她會回來也說不定吧。」

我默然。我的精神失了平衡，我憎恨着××，我又苦念着俊子，想着去年她還跟我過一個愉快的除夕，我深深的低下了頭。我的心情慢慢地起了變化，我痛恨着一切的事物，我連三造也不願意見面了。每天躲在家裏，只翻着一大堆報紙。我不能把這件事去報告警察，也不敢寫信去告訴在鄉下的俊子的母親，那會使她發狂的。

過了年，家家門前插着松竹，大街上紮紅白布，一聲兩聲的花炮又擾亂了我的不安寧的靈魂——現在我明白我自己的精神有了缺陷需要扶正我的人來！

在大年初一，我算是去拜年，我軟弱地告訴三造，只要她回來，真的什麼都好辦，求他替我想個法子。

三造搖搖頭，可是他答應替我打聽去。

我抱着慚愧的心情回到家來，一個冷冰冰的家！一倒頭就睡下，眼睛發花，我像煞病了。

妻留下的十元錢也快完了，我還沒有想到往後我將怎樣過生活……我

是在友朋之中稀有的有決斷力的人，但她的出走整個地破壞了我的安寧，我沒有後悔我所做過的事情，但我的心情騷亂到了極點……我徹骨地憎恨着××，卑視着三造他們，我深愛着我的俊子，可是她居然就那樣離開我了，沒有人來了解我的愛，也沒有人來担負我的憎怒……我在席子上胡裏胡塗的躺了不知多少天，我盼望着她回來，我沒有絕望。

元宵節了，我想出外走走，只有贖得幾毛錢了，做苦力也得出外找了，鏡子給我打碎了，我不知道我現在瘦了多少，我買了一點烤白薯吃了，我正想把那熟人似的，騙子般的，給人徒然以幻滅的希望的职业介紹所去時；隔壁油鹽舖的老板，鼓着肚子跑來了：

「山本君，你有電話！」

在電話裏一聽清楚了是在什麼地方，全身都起了痙攣，扔下了聽筒，我就望車站跑。當我發現那是一個產科醫院時，我的心狂跳着，跟着看護婦踏上樓梯時，我的腳冰涼，手是發熱的。

在第十二號房子的外邊，掛着小牌子：「山本俊子」，我像聽見自己的血管的爆裂聲，看護婦推開房門就回轉身下去了，我看清楚了那張熟識的臉，現在是慘白着，兩粒黑大的眸子沈沈地盯着我，那麼光澤地閃着我，我上前去，我說不出話來，只撫着她那露在外面的豐肩，在那明眸上灌上了又清又白的露水，閃爍着；終於還是她先開口：

「太對你不起了……我們的孩子沒了！」

我搖搖頭，吞下了一口凝結的唾水，才說出話來：

「沒有關係的，你什麼時候進來的？」

「我，昨天下午進來的，太累了，肚子痛得絞似的……」她換了一口柔弱的氣息：「昨晚就小產了，據說是個男孩子，太對你不起了！」

說着就把頭埋在深軟的枕頭上，黑髮披了她一臉，我坐在床沿上，慢慢的把短髮從她的眼睛上移開了，她胸部起伏着，忍受着感情的衝動似的

，不敢用眼睛看我，只俯在枕頭上說着：

「現在我請求你一件事……請你原諒我，請你不要問我這些日子那兒去了，我不會對你不起的，你，你答應我麼？」

「我當然答應的……」我輕勻地隨着她的半身斜側的脊背，才想起了問她：

「你沒有看見朝日上的廣告麼？」

「看見的……你沒有看見三造麼？我也叫看護婦打電話給他了。」

她把頭仰起來，在她的眼睛上蒙着一層冬日早晨的濃霧似的潤濕，我想起外面寒冷的天氣，我站起來把上面的窗戶關上了，她叫我坐下來，絮絮地問我這半個多月的生活情形，我難為情說出這二十多天的苦念的情緒來，我只說：

「等你身體復原了，我們再打算吧，只要你說什麼，我都願意做就是了。」

突然的她慘白的臉上紅了起來，細長的眉毛豎直了，伸出一隻手捏住我的臂膀，興奮地說：

「不，你是對的，我從前錯了，往後我聽你的話了！」

我一下就站起來，一雙手捧住了她的手掌，幾乎是狂呼的：

「是麼？俊子！真的，我，我……」

她接着說：

「不然的話，我為什麼還回來呢？」

我在地眼皮上吻了一下，忘神地幾乎要把她抱了起來，她用手按住我，叫我坐下了，於是我就懸河似的，忘了不好意思的，就把這相思的苦念和實備她的話全倒了出來，她微笑着聽着，聽着，就伸出一雙手來，撫住我的臉頰，紅紅的臉笑着，最後是一雙珍珠似的熱淚悄悄地滾了下來，我出神地忘了講下去，呆呆地望着她，慢慢地覺得自己的眼眶內也漲溢着：

……她抱住了我的頸脖，柔聲地：

「你啊……」

淚珠再粒粒的流下來，我也忍不住了，自己的臉上有兩條熱的河流盪着，這是悲歡的淚，感激的淚，也是心靈交響的淚，我的頭俯在她的臂灣裏……

等到晚上，三造也上醫院來了，他告訴我這是最後的一個機會，問我還願不願意上××去，我愉快地朗聲的回答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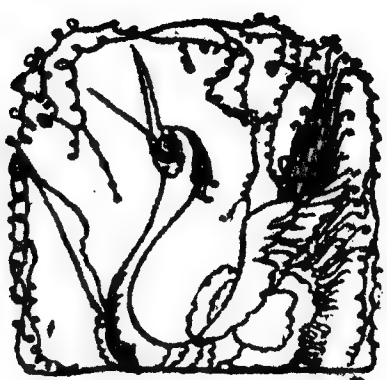
「不！」

我迴過臉去，俊子在枕頭上微笑着點着頭，我高聲地笑了。三造奇怪地投了我們一眼，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就出去了。

黛方山莊集

湘潭黎吉雲樾喬著。清道咸間御史。工詩，與曾國藩何紹基等唱和甚多。直言去官。詩集用同治刊本影印，其族孫黎錦熙據所存手書日記作校記，並輯文錄及日記之有關當時史事者為附記。全二冊，價一元八角。

北平府右街中海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總發行



在城市里 (三十二)

張大軍

可是他打算辨明幾句。哪個說的他看不起丁家？——這準是些小人膽說瞎說，想離間這兩家親戚。他眼珠子想逃避似地一會兒看着文丁侯張那紅臉，一會兒盯着紅漆地板。他怕他吐出來的聲音會打顫，故意放低了許多，那些字句就一飄一飄的，一個不留神就抓不住。不過他說得很熟練，他表明他自己的心迹：對大嫂他從來沒欺侮過。

「欺侮？——這兩個字真叫我萬死莫贖了！」

他一輩子祇是為母親為大嫂做人。這兩位長者就是他的生命：他們叫他死他就去死。這誰都知道。至於那一百塊錢——

「我馬上就要！」文侯老三插嘴。『你如今拿給我，當面點清！』

「這不成問題，老三。我當然要那個，我當然。不過——不過我身邊沒有帶錢。……」

「那你寫個字。」

唐啓昆用冰冷的手顫着寫好了條子，還給逼着打一個螺印之後，丁文侯又叫起來：

「茶房，茶房！……喊賬房上來！」

隨後他正言厲色地告訴那位老鸞着腰的掌櫃：他這兒的旅館賬問唐二少爺去算。

「他住在哪塊你曉得的。要是跑掉了——你過江到唐家裏去找他！」

「是，」那個很小心地答。他們全都知道丁三老爺的脾氣，誰都不敢

遲疑一下。前幾年他們待這位老爺太不客氣了點兒，有一次竟扣下他那口小皮箱算賬。自從侃大爺當了京官，連縣太爺也巴結得周周到到的，侯三爺就老是拿出這些難題來——把從前的事情算總賬來了。

這回他們可釘住了唐老二：這還容易對付。

可是唐老二臉子發了白，在肚子咆哮着：

「混蛋！該死的東西！簡直該槍斃！該槍斃！該槍斃！」

他胸脯要爆破似的直喘不過氣來。他老實要拿個什麼鐵東西把這些人都打死，把這家旅館槌碎。他要把這省城點火藥炸掉，讓他那所小樓房裂成一顆顆的火星子，連亞姐也死在裏面。

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已經走到了街上。

到處都是烟霧霧的。路燈發着紅色，看去簡直是一顆顆的爛瘡疤。馬路炙得他腳板發燙，叫人想到地裏下蘊着了一股火，要把這城市烤焦。於是他那所小洋樓就好像一架蒸籠，四面都悶得緊緊的，他覺得連心都跳不起來了。

他茫然四面一看，想找個東西來發洩一下。

亞姐可仆着睡在那里，腮巴子壓在枕頭上，嘴巴給擠成一個歪形，祇有艘小火輪在這時候突然一吼——聲音直衝到了天上，叫唐啓昆打了個寒噤。

「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一定要走——隨便到哪塊！我要走！」

肚子給褲帶綁得很難受，他動手去解開。可是他給拉成了個死結。

『該死！』

咬着牙一使勁——噢！於是他趕緊抓住了褲腰不讓拖掉下來。

『什麼東西都跟我作對！什麼人都跟我作對！』

然後他把兩個胳膊擱在桌上，托着腮巴，想起他一切的熟人來，眼睛不動地對着前面那盞電燈，牙齒輕輕地咬着嘴唇，這麼着一直坐了一個多鐘頭。他反復地對自己說：

『真不行，真不行。不作興這個樣子的，不作興。……』

第二十一章

到底唐老二接到了丁壽松一封信。裏面有這麼幾句話：

『侃大老爺未有家來。即要代錢家來云云。二少爺保重身體。念念爲幸。早家來至要至要。』

二少爺把信往口袋裏一塞，自言自語地說：

『唔，非家去不可。』

他覺得他的理由很充足，沒有什麼對不起亞姐。於是第三天就挾着皮包過了江。

家裏跟平常一樣，整個公館靜悄悄的。大嫂還是沒有回來，連祝壽子也見不了面，彷彿這孩子竟成了丁家的孫子。大太太告訴他：

『六月初十老太爺的陰生——那個寡婦都沒有帶祝壽子家來磕頭。』

她背地裏老是叫大少奶奶做寡婦。可是說話的時候儘疑神疑鬼地盯着二少爺，好像要看破他的心事。五二子在旁邊就用眼睛霎呀霎的，似乎叫她祖母說話留神點兒。

唐啓昆嚥下一口唾涎，拚命裝出付滿不在乎的臉色。他知道他母親的

脾氣：有什麼疙扭總不馬上發作，尤其是他剛剛到家，她怕兒子太辛苦。不過瞧她那付神色總有點不對勁，五二子也有點鬼頭鬼腦——彷彿她們祖孫兩個已經定下了什麼計謀的樣子。

『借錢的事她曉得了啊？』

就使她沒知道，他過節沒在家裏過——就可以成了他一個大罪名的。大太太可祇用種輕描淡寫的勁兒談到端午節：

『那天迎賓樓來要賬，我們說你不在家。』

『唔，這筆賬我當時忘記了。』

『端午我們到丁家去了下子。』

『丁文侃呢，怎麼樣？』

『沒有家來。他們說他們部長病好了。』

嗯，正好。他得趁丁文侃還沒回來，把大事情攪妥當一下。於是他又成天地在外面跑，心老是興奮着，並且顯得很有精神，好像大病之後——養得比從前更結實了的樣子。他很有把握地對十爺說：

『這回一定辦得好，你看。何老六到杭州去了，怎麼又要到這塊來呢，要是他不買田的話？』

請何雲蓀吃過幾次飯，他們慢慢地談得有點結果了。

『老實告訴你，』何六先生紅光滿面地嚷，『我是達觀的：田不田倒不在乎。小兒明年大學要畢業了，忽然異想天開，要買點個田玩玩。錢是非張羅下子不可，不瞞你說，我實在窮得要上吊，哈哈哈哈哈……十爺十爺，你說呢？——我們總是爲子孫作牛馬。我倒想得開：作牛馬——就作牛馬。你說我這個主意錯不錯，十爺你看，噯？』

可是那姓何的還居心要把這件事延宕一下，聲明要『從長計議』。

『總是好的，』唐啓昆想。『祇要他答應買——我就不怕。』

祇有一樁他決不定的：要不要告訴大太太呢？她老人家是個精明人，

也許會打出些好主意來。不過她常常談呀談的會把話題岔開去。她會打賣田扯到錢，扯到借債，於是哭起來嚷起來——

『皇天呀，皇天呀！我的兒子偷偷向華家裏借了債，不把我的首飾贖家來呀！……』

他想着打了個寒噤。這些盤扭頂好不引起牠。他這就對別人說話似地在肚子裏發揮這一層道理：真是的。何必呢，她老人家這麼大年紀，還要逗她生氣做什麼呀！他頂要緊是一個娘：他不能拿這件事來叫她操心。他得等到安排停當了再告訴她。

這天晚上他把丁壽松喊到他書房裏去。

『丁壽松，你去代我辦一樁事：——這個幾天裏面要代我辦好！』

他要叫丁壽松跟十老爺到何雲蓀那里去——有點個生意經要談談。他認為他要跟對方對面來計議可不好意思，並且這姓丁的在這方面是個行家。他已經打定主意把這瘦子當做親信人了。

那個可結里結巴的：

『何——何——何六老爺那塊呀？』

『小聲點個！』二少爺壓着嗓子叫。『怎麼？你不高興去啊？』

『不是，不是，』丁壽松輕輕地分辨着。身子縮做一團，不敢抬起眼睛來，祇看看桌上那本牙牌神數，又瞧瞧板壁縫——好像想要打那里鑽出去。

二少爺沒注意這些。他瞧了瞧桌上擺成一排的骨牌，脊背往後一靠。然後拿一付辦事老到的派頭關照丁壽松許多話。他叫別人知道葉公蕩是出名的好田，該探探何雲蓀的口氣——出到什麼價錢。老實說，他二少爺真有點捨不得出手，不過既然答應了人家，他當然不反悔。他已經寫信告訴管田先生了。

『懂不懂，懂不懂？——你把這些話都跟他談。懂不懂？』

『懂，』那個曇着右眼，很難着地笑着。心理總還是不服氣：

『怎麼的呢？怎麼偏偏要找到那個姓何的呢？』

他想了一下前次小火輪上的情形。何六老爺竟跟他談了那麼多天，還打衣袋裏掏出烟屁股來抽。看來那傢伙沒什麼了不起——跟他丁壽松一樣，連官船都不坐一個。於是他把下唇兜了起來，用手指抹了抹下巴。他覺得他可以像個老朋友那麼去找他：他記得何仁兄那次上船，還是他讓了點兒位子——那個傢伙才有地方坐的。

這時候二少爺顯得很高興的樣子：

『這回——我倒要望望瞧——看你到底能不能辦事。』

於是丁壽松全身都鬆動起來。他不好意思地扭了一下，往四面張望張望，蹣跚手走到桌子邊。

『二少爺放心：別的事不敢保，這件事倒容易。我跟何六爺是——是——我跟他早就認得的。』

『早就認得？——他辦盤金的時候啊？』

『不是的。在船上。在船上我跟他——我跟他——』

丁壽松生怕一個不留神會漏出什麼話來，頓了會兒他就改了口：

『他跟我搭朋友。』

唐啓昆『唔』了一聲。伸出舌尖來舔舔嘴上的鬚子，有種軟綿綿的感覺。他覺得什麼事都很順利，彷彿一離開了省城，所有的盤扭就都給撇到那邊岸上，讓他轉了氣運。這裏他挺了挺腰板，拿個食指在紅木桌上畫着，動手跟丁壽松談了起來。他告訴他做人的道理：對自己的人要忠心，可是對別人要懂得人情世故。他拿門房老陳做了個例子：噯，你別看他三輩子沒得兩句話說，做起事倒着實有分寸。他替東家耽憂，也替東家掙面子，掙好處。二少爺的對頭也就是他的對頭。

「這就是忠，」二少爺用力地說，吐出最後一個字之後還抵了抵嘴。

「忠孝總是做人頂要緊的東西。比如——大太太辛辛苦苦養了我，我怎麼能够不報答她？你想想我怎麼能够？忠跟這個孝，道理還是一個樣子。一個人存心忠孝就一定有好報：好運氣來了你都擋他不住。唉，是這樣子的。我啊——我是——呃，你來看我占的這個牙牌數。……」

丁壽松捧寶物似地捧起那本書來——接近了那盞電燈。眼睛可給燈光耀得很難受的樣子老鑒着，在第一句上面停下了分把鐘，這才慢吞吞地移往第二句。他幾乎用了全身的精力來幹這一手，怕一個不留神就會吃那些字句逃開去。嘴唇不住地掀動着，連漏出了唾涎都沒在意：

「中——平。……上——中。……上——上。……二少爺好福氣，二少爺——」

那下面寫着這麼一句話：

「八九元功已有基，頻添火候莫差池。待看十二重樓透，便是丹成鶴到時。」

他雖然不明白這裏面到底含着怎麼個意思，可是他也知道他該怎麼下

斷語：

「了不得，了不得，二少爺！好心總有好報，這個——這個——八九元功——真是的！要不是二少爺的孝心——唉，真是的！你看看瞧——十二重樓……別人哪塊有嘍。你老人家一定會——一定會——唉，了不得，二少爺！真了不得！……」

二少爺莊嚴着臉色，食指翹了幾翹：

「下面還有，下面還有。」

「是的，是的。……解曰：『雲佈滿山低……』真是的！真是菩薩保佑！……」

然後他把他所知道的讀語全都拿了出來，好像這些韻語是二少爺寫的。一面他感到身上有一股熱氣在滾着，連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也許因為看着二少爺走好運了，可是也說不定是因為二少爺待他太好。

「有了苗頭，有了苗頭，」他對自己說。唉，真是的！也得上勁點兒。二少爺要是轉了運——一定撇不開他丁壽松。

可是二少爺這時候有一個怪想頭：事情太順利了他就有點耽心。他抽了一口煙想：

「別的方面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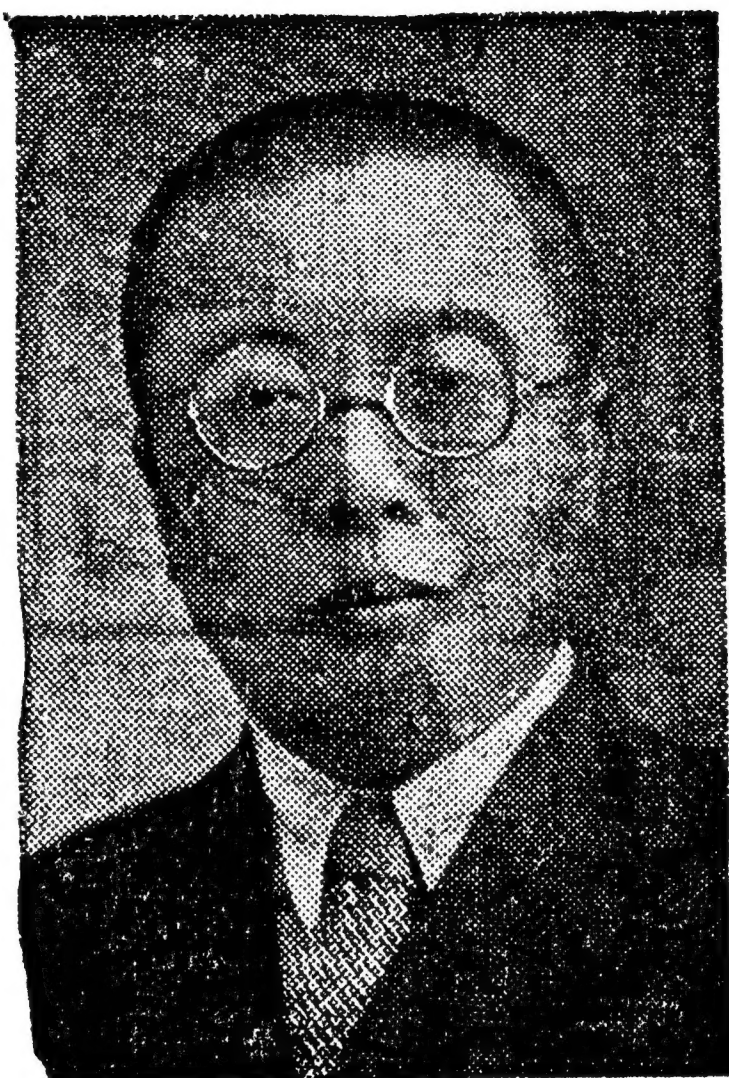
他似乎覺得世界上的好氣運有一定的限量：這件事太容易了，那件事也許會簡直辦不通。他緊緊咬着烟嘴子，想到了丁家裏的人。說不定蹙扭就出在那一邊。要是文侃一回來就跟他抓破臉子幹一傢伙——那——

「不會！」他自己答。

（未完）



時人雜誌



鄭裕孚

鄭裕孚，字友漁，年五十歲，廣西桂林人。曾任山西神池清源和順寧臨汾安邑縣縣長，天津特別市政府科長，津保磁沽內河航運局董事長，津市街村事務管理處副處長，中國國貨銀行津市招股處委員，市志編纂委員會委員，民國二十二年五月，簡派綏遠省普通考試典試委員，勸修歸綏縣志。著有抑過軒集，爲寧武南氏校刊劉申叔先生遺書七十四種行世。

編輯後記

國民大會已由三中全會決定於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制定新憲，這是國家的一件根本大事。本期費鞏教授的「評國民大會之組織與職權」一文，對於大會本身的批評，頗多深入的討論，足資研究。

× × × × × ×

胡步曾先生的「改革中國教育之意見」一文，可以代表多數教育界人士的意見。在今日全國努力建國的時期，改良教育實有迫切的需要。我們希望他的這篇文章，能收到良好效果。

× × × × × ×

德國要求殖民地運動，現已吐露端倪，受國際嚴重的注意。儲玉坤先生指出了這問題對於歐局關係之重要。

× × × × × ×

青年的苦悶，現在已經成功了一種普遍的徵象。金錚先生特地提出青年們應該反求諸己的一點，他所述的是有閱歷的話，於青年事業的成就上，大有裨益。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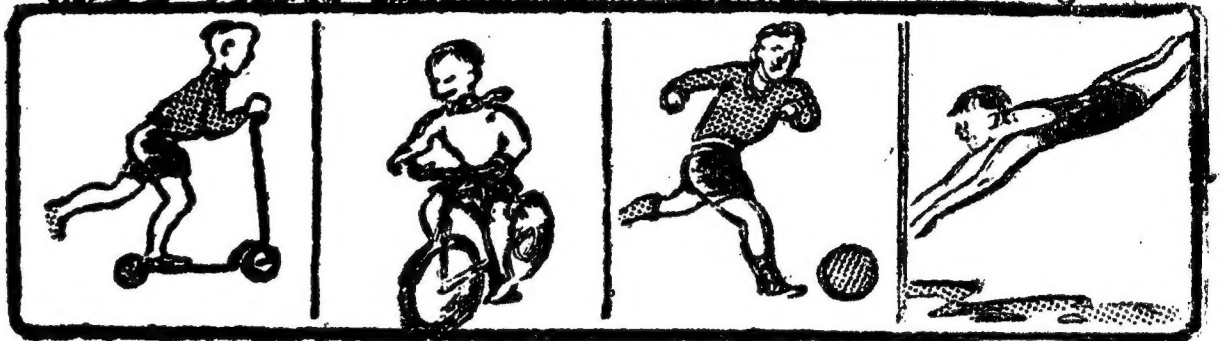
胡彥久先生論整理我國固有音樂一文，極饒興趣。國人有音樂研究的太少了，實有提倡的必要。

× × × × × ×

曹繼衡先生現紹黔省民政，他的「黎培敬與貴州」一文，介紹給我們一位治黔有功的循吏。

編者

彼常導余入
康健之路



兒童之健全者常喜運動游戲反之則萎靡不振殊可憂慮常服司各脫乳白鱈魚肝油之兒童其精神之活潑舉動之伶俐處處皆能勝人故欲造成兒童之健康非此品不敏達此目的蓋因其中所含維他命與磷質等多種名貴質素確於兒童最為滋養常服之能使身骨堅強發育健全凡為子女幸福計者宜即採用但須認明漁夫商標庶免歧誤。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中國總經理 英商卜內門洋碱有限公司

司各脫乳白鱈魚肝油

華 國 產 呢 絨

—觀—美—
—穿—耐—
—廉—價—

售出有均號商絨呢大各國全

司公織紡絨毛華華
號三三路川四海上

支店
場商陸大路京南海上
場市萊蓬路萊蓬海上
號二四一路平太京南
號三九二路漢江口漢

